



淮
海
集



秦
淮
海
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序

同郡後學張純撰

縱每進見搢紳先生未有不詢及秦公者流風遺韻隱然如高山巨川人皆識其為一鄉之望迺知地以人而勝也然公沒已數百年而盛名不泯亦以文之有傳焉耳北監舊有集板歲久漫漶近日山東新刻不全予迺以二集相校刻之郡齋序曰凡古人之文有緒餘有精華有源本得其源本則精華悉舉之矣况緒餘乎今夫江河之水東流入於海而岷陽崑崙則其發源之地草木花實之盛其得於地土之力必厚矣名勝傳世之文亦江河之流草木之花實也獨不有源本者乎故曰其源深者其流長其本殖者其末茂夫秦公之名世亦豈偶然哉今之後生聞風興慕者率惟其緒餘是好不復知其精華源本以是求公不亦遠乎蓋其逸情豪興圍紅袖而寫烏絲驅風雨於揮毫落珠璣於滿紙婉約綺麗之句綽乎如步春時女華乎如貴游子弟此特公之緒餘者耳至於灼見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與賈誼陸贄爭長沉味幽玄博參

諸子之精蘊雄篇大筆宛然古作者之風此則其精華也迺若孝友出於天性行義孚於朋友少年慨慷論事嘗有繫笞二虜回幽夏故墟之志方王氏用事時公能少貶其說可立登顯要獨守正不撓乃至謫死窮荒沒齒無怨是其曠度高懷貌萬鍾而弗顧堅操勁氣歷九折而不回中之所存有過人者浩然一傳其殆自見也嗚呼以此為文茲其所以名世者耶豈非吾鄉百世之師乎孟子論夷惠清和而稱其為百世之師他日又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何耶蓋暱之清和此其源本也隘不恭則緒餘末流之弊耳是以君子由其清和不由其隘不恭也夫公之文既已著於天下矣余小子其敢以謏陋贅言獨念公一鄉之望恐向慕者昧於所求序而論之使知公之名世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公名觀少游其字一字太虛高郵人淮海其名集云嘉靖己亥秋九月望日書于鄂之石鏡亭

宋 蘇軾

秦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矜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為親養始筮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為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即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為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觀字少章觀字少儀皆能文

淮海集目錄

卷第一

浮山堰賦 并引

寄老庵賦

歎二鶴賦

和淵明歸去來辭

卷第二 古詩

治吳興西觀音院

送周裕之赴新息令

送僧歸遂州

觀易元吉僮依圖歌

荅朱廣微

和王通叟琵琶夢

漫郎

田居

次韻徐仲車見寄

春日雜興十首

和虛飄飄 子瞻書

同子瞻端午日游諸寺賦得深字 子瞻詩附

寄陳季常

卷第四 古詩

同子瞻賦游惠山 子瞻詩附

秦觀 少游

黃樓賦 子瞻詩附

湯泉賦 子瞻跋尾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三老堂

奇魯逢原

司馬遷

夜坐懷莘老司諫

送僧歸保寧

醫者

記夢於劉全美

寄題傅欽之草堂

次韻邢敦夫秋懷

和莘老題召伯斗野亭

和游金山 子瞻詩附

子瞻詩附

馬上口占
別子瞻學士子瞻

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子瞻

送少章弟赴仁和簿
送李端叔從辟中山

卷第五 古詩

贈養法師
送劉貢父舍人二首

南京妙峰亭
次韻奉酬丹元先生

送裴仲謨
題雙松寄陳李常

徐仲車舍於學官吏或以為不可云云
送張叔和兼簡魯直

次韻有侯太冲
和東坡紅鞵帶

題驤夷圖
和王忠玉提刑

送蔡子駿用蔡子駿韻
題楊康功醉道士石

解齋并序
飲酒詩

和裴仲謨放免行

卷第六 古詩

寄寂齋用孫子實韻
南都新亭行寄子發

反初
寄尊薑法魚糟蟹

精思
送楊康功

偶戲
次韻普覺仲奇題順興步雲閣

正仲左丞生日
病犬

賜文冠暢師
和子瞻准石

徐得之閑軒
雷陽書事

海東書事
次韻曾存之嘯竹軒

游仙
次韻蒼張文潛病中見寄

送喬希聖
與子瞻會松江得浪字

卷第七 律詩 五言 七言
德清道中還寄子瞻
次韻子由斗野亭子由

鮮于子駿生日
輦下春晴

睡起
次韻莘老初至湯泉莘老

過六合水亭懷裴博士次韻三首

懷孫子實
對淮南詔獄二首

次韻芥米元章
宿參寥房

次韻穎叔南郊告祭上清宮
宿參寥房

次韻米元章齋居即事
次韻酬陳傳道

次韻傳道自適兼呈芸叟上
擬郡學試東風解凍

題虛樂亭三首
駕幸太學

題湯泉二首
懷李公擇次韻三首

流觴亭二首
題王欽之自園庵

游龍瑞宮次程公韻
游龍門山次程公韻

睡足軒二首
次韻朱李二君見寄

卷第八 律詩 七言

寄孫莘老
次韻馬忠王喜王定國還自濱州

寄李公擇
寄李端叔

寄題倪敦復北軒
寄題盧君斗齋

次韻周開祖
送王元龍赴泗州糧料

次韻子由九曲池子由

次韻子由蜀井子由

次韻子由摘星亭子由

次韻子由光化塔詳子由附 次韻子瞻贈金山寶覺

大師詳子瞻附 游鑑湖 蓬萊閣程詩附

謁禹廟 別程公闢程次附 中秋口號

子瞻欲使高麗不行

卷第九 雜詩 七言

顯之禪老許草庵見處 再用韻參詳附

和游龍洞寄孫傳師唱首參詳附

送蔣穎叔帥熙河二首 和劉僕射感舊言懷

上巳日詔賜宴集二首 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

上得風字 次韻羅正之惠絲扇

寄題新息王令藏春塢 送劉承議解職歸養

次韻王仲至侍郎 慶張君俞得子

寄題澄碧軒 寄張文潛

次韻裴君上向守二首 次韻向守登樓眺望

寄錢節 贈劉景文四首

卷第八 次裴仲諤韻 春日寓直懷參寥

次韻裴仲諤和何先輩二首

答闕求仁謝參寥彥溫訪於墳所

次韻劉遜父以寧齋 次韻何子溫

次韻宋履中謂大慶退食館中

與鄒慎思沐於啓聖遇李端叔

和程給事贊闕黎化去之什

再賦流觴亭 燕觴亭

會蓬萊閣 次韻侍祠南郊

與李端叔游智海用前韻 次韻范純夫戲卷李方叔

和黃冕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云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次韻范純夫戲卷李方叔

寄少儀弟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云

送林次中奉使契丹二首

送平仲學士

卷第十 絕句

寄孫傳師著作 泗州東城晚望

戲靈龍山人二首 和圓通白衣閣二首唱首詳附

照閣 睡足寄奇震唱首詳附

次韻參寥見別 與倪老伯輝宿九曲池有懷

春日五首 秋日三首

次韻子由召伯堞見別三首子由詩附

還自黃陵四首 元日立春三首

次韻宋履中題李侯檀樂亭

春日偶題呈錢尚書錢徽父詩附

原錢尚書和詩送米錢徽父詩附

擬題織錦圖古詩附 晚出左掖

次韻蔡子駿瓊花 處州水南庵二絕

三月晦日偶題 次韻東坡上元寫從三絕

卷第十一 四絕句 別牛司理

送酒與泗州張守

題柳陽道中亭壁三絕

又別牛司理

和工部侍郎新章

題金華山寺壁

次韻出省馬上有懷蔣

頤叔唱首

元祐三年召至京師云云

客有遺子以假山石盆

云云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題趙團練畫江干晚景四絕

夢中得此

寧浦書事

題務中壁間

題法海平閣黎

留別平閣黎

序篇

國論

主術

治執上

治勢下

卷第十三 進策

任臣上

安都

朋黨上

任臣下

朋黨下

朋黨下

朋黨上

人材

法律上

法律下

法律上

論議下

論議上

卷第十五 進策

官制下

官制上

財用上

財用下

卷第十六 進策

將帥

奇兵

辯士

謀主

卷第十七 進策

兵法

盜賊上

盜賊中

盜賊下

卷第十八 進策

邊防上

邊防中

邊防下

卷第十九 進論

龜錯

章元成

石慶

張安世

卷第二十 進論

李陵

司馬遷

李固

陳寔

卷第二十一 進論

袁紹

魯肅

諸葛亮

臧洪

王導

崔浩

卷第二十二 進論

王儉

韓愈

李泌

白敏中

李訓

王朴

卷第二十三論

擬郡學試近世杜稷之臣論

聖人繼天測靈論 變化論

君子終日乾乾論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卷第二十四傳

浩氣傳

卷第二十五傳說

陳偕傳

魏景傳

心說

卷第二十六表

賀坤城節表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代斬守謝上表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宮表

卷第二十七表

代謝勅書獎諭表

代賀元會表

代中書舍人謝表

代南京謝上表

代謝曆日表

卷第二十八啓

謝及第啓

賀蘇禮部啓

謝程公闢啓

賀雋學士啓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啓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卷第二十九啓

代賀王左丞啓

代賀京西運判啓

代賀簽書樞密啓

代賀司馬相公啓

代賀錢學士啓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代謝中書舍人啓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字啓

謝胡晉侯啓

卷第三十簡

卷傳彬老簡

與邵彥瞻簡

與黃魯直簡

與李德叟簡

與李樂天簡

卷第三十一文

謁先師文

賀呂相公啓

賀中書蘇舍人啓

謝館職啓

代賀呂司空啓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代賀胡右丞啓

賀京西運使啓

代賀蔡相公啓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代賀提刑啓

代回呂吏部啓

代賀運使啓

代參寥與鍾公實啓

與蘇先生簡

與孫莘老簡

與蘇子由著作簡

與蘇黃州簡

與參寥簡

祈晴文

祭馬通議文

遺瘡鬼文

謁宣聖文

告李太尉文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謁城隍文

謝晴文

卷第三十二 文跋

謝雨文

赦後省賽文

祭韓康公文

祭第後離謝青詞

正賜庫功德疏

蔡州進生辰疏

高郵長老開堂疏

乾明開堂疏

李狀元

葛宣德墓銘

虞氏墓銘

掩關銘

穎師研銘

卷第三十四 贊跋

龍丘子真贊

弔鍾文

祭洞庭文

告狄梁公文

祭勾芒神文

謁嶽廟文

祈晴文

獲賊祭廟文

祭歐陽夫人文

祭酺神文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興龍節功德疏二道

神宗功德疏

寶林開堂疏

醴泉開堂疏

慶禪師塔銘

徐氏墓銘

李氏墓銘

劉氏研銘

廬州任使君墓表

李潭漢馬圖贊

南都法寶一長老真贊

書王嬭後事

高無悔跋尾

錄壯隱劉公遺事

卷第三十五 跋

法帖通解序

書晉賢圖後

卷第三十六 狀

鮮于子駿行狀

蔡氏行狀

錄寶林事實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卷第三十七 書

上王岐公論薦主書

謝王學士書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卷第三十八 記

御書手詔記

雪齋記

龍井題名記

芝室記

羅君生祠記

游湯泉記

建隆慶和尚真贊

書輞川圖後

裴秀才跋尾

書韻學後

書韻學後

徐圭瀆行狀

圓通禪師行狀

代蔡州進銀絹狀

代薦蔡素議狀

上呂晦叔書

謝曾子開書

與鮮于學士書

五百羅漢記

龍井記

問軒記

祖氏先塋芝記

蔡州勅書擬論記

卷第三十九序

俞紫芝字序

曹魏州序

逆旅詩序

揚州集序

會稽唱和詩序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送錢秀才序

王定國注論語序

集瑞圖序

送馮梓州序

卷第四十哀挽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俞公達待制挽詞二首

陳承事挽詞

永壽縣君挽詞

曾子固哀詞

蔡氏哀詞

時宣義挽詞

中書侍郎挽詞

呂與叔挽詞

東平夫人挽章

開封李公挽章

孫莘老挽詞

陳用之挽詞四首

滕達道挽詞二首

自作挽詞

嘉靖己亥孟秋刊

淮海集目錄

淮海集卷第一

浮山堰賦并引

秦觀 小游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右衛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離而淮流湍駛漂疾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為然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新石沉之猶踰年乃合堰表九里水通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頓八公山餘民分就岡壠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聲如雷水之怪祿蔽流而下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而壞嗚呼異哉感而作浮山堰賦其詞曰

緊四潰之並醜兮寔脉絡於坤靈惟長淮之漫漫兮自桐栢而發源貫江河以下鶩兮拉泗沂而左奔走俾雷以赴海兮駕扶搖而薄山固元氣之宣節兮熄眾兆之災患寧蕭梁之服命兮抗比魏以爭衡信降虜之詭計兮阻湯湯而倒征依兩崖以受土兮羗合春於中央捷竹留石之不足兮又沈鐵以厭不祥表九里以中峙兮截萬派之奔茫大隄砥乎如墉兮杞柳慶其成行展源深而支末兮雖斲否而必通條鯨吼以奔潰兮與蒼蒼而俱東若燃犀之照渚兮旅自怪而爭道駢馬怒而嘯蹠兮虎蛟咆而相糾哀死者之數萬兮孤魂逝其焉游皆自然以司鑿兮固神禹之所惡世苟近以昧遠兮或不改其此度螻蝦怒臂以當車兮飛衛銜石而填海惜

梁人之不思兮卒取非於異代豈方迫於尋引兮不遑
議夫無窮將發臣取容以幸入兮公相援而欺蒙抑五
材囚壯之有數兮特假手於懂懂系曰敦阜寇冥天川
屯精氣扶輿變乾文運徒力煩潭無根潮波復故彌億
年

黃樓賦 并引

太守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
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為水受制於土而
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容高郵泰觀賦之其詞
曰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烈以橫出兮
干雲氣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
樓而不御兮爰取法乎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
而旁奔岡陵奮其攫擎兮豁谷效其吐吞覽形勢之四
塞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
繫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
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窟過而垂延微精誠
之所貫兮彘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
所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盛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得
兮姑從容而浮遊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
酒醪以為壽兮旅榘核以為儀儼雲鬢以待側兮笑言
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帳所思之
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繼故之相詭兮道傳馬之更
馳昔何負而違遠兮今何暇而邀嬉豈造物之莫詔兮
惟元元之自貽將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為臆哲

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視欽趾之過前兮曾不
介乎心思正余冠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斯
樓兮聊裴回以徜徉子瞻謝詩云水虛以黃樓賦見
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七
樓樊山以為城泗水以為池我詩無幾向萬景驛莫適
夫子獨何效甯散雷推雜雜今占中有屈宋安南
山多碧石清肩如流脂朱纒為摹刻細妙分毫體佳爽
有來者如

寄老庵賦

或問孫先生之遊湯泉山也嘗於佛祠之旁二松之下
誅籬草茅平夷土塗規以為庵曰寄老馬子時實從與
見其事願揚榘而陳之僕曰唯唯寄老之區在於湯泉
實惟壘陽東城之域山林鬱其修阻水土婉而滋息風
和氣平物無癘疫其出遊也南則峰巒經亘二百餘里
前望建業之部却顧項王之亭龍窟呀其旁出江漫漫
而徂征東則惠濟真相二刹相望殿寢中間四注脩廊
間從遊子於馬相羊沈燦茗飲樂未渠央西則緒落之
前三井天出幽炫白浪明晦如一旁輪有斜上庇有室
解衣入遊百疾為失北則瓦梁之河陰陵之澤水潦之
所聚會魚鱉之所充斥芡菱蒲蓴毛髮之富被及鄰國
其入居也則閉關却掃又聽收視內外既進與妙自會
湛乎若玉淵之澄湄然如槁木之廢其將也其居也無
所適而非道者世奚足以識之哉雖然先生方為侍從
之臣充諫諍之官論思獻納日不遑給雖欲復從二三
子於寄老之上未可得也一旦功成事畢引老乞身天
子憫之不煩以政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於國門之外

湯泉賦

酒闌升車望奇老而歸馬則僕也亦將負杖屨而從之矣
 大江之濟東城之野有泉出焉直回峰負深谷分埒引
 源迤邐相屬晨夜有聲涵雲注玉蕩為虎鬚狀為魚目
 鱗介莫嘗遇者斯浴此何水也故野老告余曰泓泓洵
 洵莫虞歲年不火而煥其名湯泉嗚呼豈非熒惑位於
 上耶燭龍隱於中耶夢通咸池日御之所經取幽精沈
 魄陰愜其負耶丹砂黃硫金石之氣酷悍之所激耶德
 有常仁惠公而決寒癡海芍不水旱焦山芍不竭其或
 燥濕外干精氣散越膚革瘡瘍傷筋注血吹漸汨之甦
 游悅幽憂之永脫以沐則髮澤以類則膚悅其羨流冗
 浸捐棄於溝壑者猶能灌蔬稻之畦已牛馬之喝此又
 何其然耶吾聞天下之水厥類是繁至於弱水儲陰投
 羽必沈火井萃陽爛石灼金祥標醴泉病飲而瘳異紀
 滋穴神漢以流焦溪之冒蔓之飾沸潭謝賢取之游其
 餘酒墨所發膠鹽是滋啜懷千金飲任一圍夏王乳以
 中涵橫金絲而徑度說品繆名紛莫為數哉受命於元
 精亦各私其所遇若夫匡廬汝水之旁尉氏驪山之
 下烟菲掩褥王孫鳥巢之所娛金穴椒房專寵靡曼之所
 占則湯泉之中又有顯晦者焉野老驟然而笑曰善乎
 齊給之士曳杖而去行歌於塗白漚沸浣沔奮此泉芍
 被彼山阿吾唯灌沐兮不知其他

子瞻跋云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
 與大虛之所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

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
 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猴之所飲惟驪
 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鷲獨為勝絕然坐明皇之累
 為楊李祿山所汗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為亡國
 之餘辱孰甚焉今東濟之泉獨為三子者詠嘆如此
 豈非所寄僻遠不為當塗者所困而為高人逸才與
 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汗
 泉豈知汗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所病也泉
 固無所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為拘羈適用而不
 擇所處者之戒元豐元年十月五日

歎二鶴賦

廣陵郡宅之圃有二鶴焉昂然如人處乎幽閒翅翮摧
 傷而弗能飛翻雖雄雌之相從常悒悒其鮮懼時引吭
 而哀唳若對客而求嘆圃吏告子曰此紫微錢公之鶴
 也公熙寧時實守此邦心虛一而體道治清淨而忘言
 既不耽乎豆觴又不嗜乎匏絃惟此二鶴與之周旋居
 則俛仰於賓採之後出則飛鳴乎導從之先故鶴之來
 也則知使君之將至鶴之往也則知使君之將還長時
 一郡之人好甚於姻戚愈於客如愛子之居家若寵臣
 之在國善從乎風亭之濱夜棲乎月臺之側謂此幸之
 可常頗超播而自得達公之去于今幾時人各有好鶴
 誰汝私具名物於有司雜鷺易而侮之傍軒楹而蒙叱
 歷階祀而遭麾惟主人之故客問一遇而嗟咨余聞而
 嘆曰噫嘻有恃而生者失其所恃則悲彼有啄乎廣莫

之野飲于清冷之淵隨林丘而止息順風氣而騰騫一鳴九臯聲聞于天若然者又豈衛侯之能好而支遁之可憐哉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分陽征虜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匹馬雄趨方傳呼而免宵諸羌駭服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循之主金縢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群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外施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披縶以徐行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甲想可汗未厭於繁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幢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鏃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據鞭以出若乘擒虎之驄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開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群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勳吐蕃由是而引歸師穢靈夏僕固扞馬而暴卒禍息并分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為鋒鏑之交下遠遺紀綱而不以羞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

向若然結不鮮徇連未央眷威嚴於將軍之稟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顧創病以何長符秦彘南伐之師坐投肥水新室恃比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為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祥之天畀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

和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眷眷歸兮今得歸念我生之多艱心知免而猶悲天風飄兮余迎海月烟兮余追省已空之憂患疑是夢而復非及我家於中途兒女欣而牽衣望松楸而長慟悲心極而更微升沈幾何歲月如奔嗟我宿昔通籍壁門賜金雖盡給札尚存愧此散木綬為犧尊屬黨論之云興雷霆發乎威顏淮南謫於天庖予小子其何安歲七官而五譴越鬼門之幽關化倭鶴之有日詎國光之復觀忽天明之生東釋纒囚而比還醜天漢而一洗覺宇宙之隨寬歸去來兮請逍遙於至淳內取足於一身復從物兮何求榮貴榮於不辱樂莫樂於無憂鄉人告予以有年黍稷鬱乎盈疇止有弊廬泛有扁舟渥予足兮寒泉振予衣兮古丘洞胃中之滯礙耿雲散而風流識此行之匪禍乃造物之餘休已矣哉枯樗俛仰無已時舉觴自屬聊淹留汝今不已將安之封侯已絕念仙事亦難期依先塋而灑掃從稚子而耘耜脩杜康之廢祠補田庚之亡詩為太平之幸老幅巾待盡更奚疑

淮海集卷第一

淮海集卷之二 古詩

秦觀 少游

泊吳興西觀音院

金刹負城闌闌然美栖止下山直穹窿若水相依倚霜
檜鬱其冥海棕鮮疑疑廣陰庇復陰飛棟明朝啓溪光
息驚邊天色孤蒲裏緒風傳書栳望月窺夜禮洩雲其
層空規荷鑑幽吐餘腥烟際下鍾磬林端起聳牙戲清
深嶽金撲空紫所遇信依然此生如寄耳志上耻溝瀆
征夫念桑梓攬衣軒楹問嘯歌何窮已

三老堂 謝少師張少師

堂室三元老業履冠儔匹蹇謬橫秋霜高明麗朝日並
道謁溫宣連科收甲乙東南黃籙服西北馳使驛解鞅
環堵安庠憤褒表屈群姦懾警歎象廢起咄叱至今頌
麾地謳吟遍蓬華出入雖異途歸潔固如一晚厭方內
遊把袂訪閑逸雲霞慶安車風川駛飛鷗鷺酬埃墟外
珠玉在揮筆風標傲松鶴顏髮移丹漆遂令吳越人藻
繪恣稱述邈然超世姿髮鬢得十七辟離禮寂滅麟閣
事蕭瑟茲焉出民願名實更炳蔚琬琰珠高詞龍蘭燎
深室福履既所綏光華無終畢

送周裕之赴新息令

丈人淮海英抗節浮雲外揮毫錯星錦抵掌參笑籍青
春抱脩能脫略無滯察晚營三徑資百里聊束帶扁舟
歲欲徂古刹夜仍文去去整羽儀行與高風會

寄曾逢原

孟夏氣候好林塘媚晴輝回渠轉清流藻行相因依叢
薄起踈籟衆鳥鳴且飛高城帶落日光景酣夕霏即事
遠興託撫已幽思微超搖弄柔翰徒倚絃金徽美人逸
雲耿志願固有遠丹青儻不逾與子同裳衣

送僧歸遂州

寶師本巴蜀浪跡遊淮海定水湛虛明戒珠炯圓彩飄
零鄉縣異晚晚星霜改明餐又西征孤帆破烟靄

司馬遷分韻得

子長少不羈發軔遍丘壑晚遭李陵禍憤悱思遠託高
辭振幽光直筆誅隱惡馳騁數千載貫穿百家作至今
青簡上文彩炳金牒高才忽小疵難用常情度譬彼海
運鵬豈復顧繒繳區區班叔皮未易議踈略

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叅天老木相樛枝嵌空怪石銜青漪兩伎上下一旁掛
兩依熟視蒼蛙疑蕭蕭叢竹山風吹海棠杜宇相因依
下有兩獐從兩兒花槍草啣含春嬉易老筆精湖海推
畫意忘形形更奇解衣一掃神扶持他日自見猶嗟咨
金錢百萬酒千鷗荆南將軍欣得之老禪豪取囊為垂
白書掩門初許規房攏炯炯明冬曦榛藜羽革分豪釐
成編未終且歸讀歲暮有問重借披

夜坐懷莘老司諫次韻參寥

六人宮家夏信茫昧中有日月無根抵古往今來漫不休
青髮素顏從此逝嗟予自少多遭迴氣血未衰心已艾
北渡長淮霜入屨南窺禹穴塵生袂日鑿一竅渾沌死

雖有餘風終破碎田車復路可無緣三問道人三不對
答朱廣微

廣微才華殆天賦十歲孤山有佳句又夢東林飲虎溪
歎息清風人不悟自爾所見無全牛桐栢崑崙日傾注
菴蘿曉景破新花踏踏老拳擒脫兔身勤事空竟何成
巧迫化工天所怒兩鬢星星滄海頭強學禪那慰遲暮
昨夜燈花吐金粟曉烹鯉魚得尺素笑我徜徉吳楚間
經卷酒危隨所遇人生注意十八九月得解顏能幾度
著書準易空自疲服藥求仙良亦悞北風老矣無能為
行看黃鸝語飛絮安得從君醉百場落筆珠璣不論數

送僧歸保寧

西湖環繞皆招提樓閣晦明如卧披保寧復在最佳處
水光四合無端倪車塵不來馬足斷時有海月相因依
上人弱齡已隸此心目所證惟瑰琦白玉芙蓉出清泓
天然不受緇塵擾坐客一語不入意目如明星視飛鳥
冠切雲兮佩玉難上人儼之真等閑應緣聊入人間世
興盡却歸湖上山伊余久欲窺禹穴矧今仲父官東越
行挽秋風入剡溪為君先醉西湖月

和王通叟琵琶夢

鷓鴣鳴時眾芳歇華堂斷音容絕風驚玉露不成圓
一夜美兼泣秋月金欵捍而紫檀槽曾抱花前送酒舳
更郎江冷費珠璧小砑紅牋揮兔毫風流雲散令人瘦
恐看麴塵昏錦綵楚水悠悠更不西上天破鑑空依舊

醫者

塊然一氣初渾淪散作六物相吐吞主承客衝勝渾存
是為萬物疾病原寥寥空岐遊寬魂此法術成軒轅
金書玉冊要煩煩如星宿不可捫時遷聖祖遂幽昏
僻俗竊以資利源余賞感契期明論世無妙質孰與言
因君乞詩置屋軒聊復援筆賦本根

漫郎公韻得

元公機鑿天所高中興諸彥非其曹自呼漫郎亦直率
日與聳叟為嬉遊是時胡皇殞木久關輔據櫛櫛弓刀
百里不聞易五段三士空傳殺二枕心知不得載行事
俛首刻意追風騷字皆華皇宮對月漏洩元氣煩揮毫
倚珥春深茂花竹九疑日暮吟泉傑紅頰白骨付清醪
一官於我真鴻毛乃知達人妙如水濁清顯晦惟所遭
無時有祿亦可隱何必鶴巖遠遁逃

記夢吳劉全美

歲逢困敦斗申指辰次庚辰補傳子夢出城闈登古原
草木榮天帶流水千夫荷鍾開久瘳前有一人狀瓌偉
素冠長跪丞酒殺云是劉郎字全美馬鳴車響斷還續
入境晦明秋色裏既寤茫然失所遭河轉星翻汗如洗
世傳夢凶常得吉神物戲人良有吉全美聲名海縣聞
閉久當開乃其理娟娟二十四橋月下吹簫聊爾耳
洗眼看君先一鳴九萬扶搖從此始

田居四首

雞號四鄰起結束赴中原戒婦預為黍呼兒隨掩門犁
鋤帶晨景道路更笑喧宿濟灌芒屨野芳替管根霽色

披窳靄春空正鮮繁辛夷橫阜錦雉嬌空園火壯已
雲趨伶俚尚鳴蹲蟹黃經雨潤野馬從風舞村落次第
集隔膝致寒暄春言月占好弩力競晨昏

入夏桑柘稠陰翳虛落新麥已登場餘鶯猶占墜陰
曦破會陰霽靄狀遠壑雌蜺卧踰漪鮮颺泛聚薄林深
鳥更鳴水漫魚知樂羸老厭煩鼓解衣屢襲礪陰樹濯
涼颺起行遺帶索家婦餉初還丁男耘有託倒荷備青
錢鹽名忌垂囊明日輸絹租鄰兒入城郭

昔我蒔青秧廉纖屬梅雨及茲欲成穗已復頽星暑遲
暮易昏晨搖落多砧杵村迥以過從客來旋炊黍興發
即杖藜未嘗先處所寒棠淺瀕矯首沒孤羽藜祠土
鼓悲野埭鷓鴣雜舞雉子隨敗夫老翁拜巫女辛勤一
稼穡事惻愴田疇語得穀不敢儲催科吏旁午

嚴冬百草枯鄰曲富休暇土井時一汲柴車久停駕家
家場圃空跼跼烏鳶下孤孫旁橫塘喧春起旁舍田家
重農隙翁媪相邀遊班坐醪酒醪一行三四謝陶盤奉
旨蓄竹筋羞雞名飲酣爭獻酬語闌或悲吟悠悠燈火
暗刺刺風颺射客散靜柴門星瞻耿寒夜富疑作富

寄題傅欽之草堂

河陽有洪流經營太行根盛德不終晦發為清濟源斯
堂濟源上太行正當門仰視浮雲作俯窺流水奔脩竹
帶籬籬石禽鳴朝瞰相望有盤谷李愿故居存主人國
之老實惟商巖孫班行昔供奉進逆耳言天子色為
動群公聲亦吞蕭條冰霜際不改白玉温出處士所重

其微難具論公勿思草堂朝廷待公尊

次韻酬徐仲車見寄

渭清非勝涇蘭芳本無慕我生季葉中乃與古人遇
當供洒掃免繫愧遲暮采音感存沒三讀淚如注

次韻邢敦夫秋懷十首以微雲淡河漢跡

驅車陟高丘却望大梁圻馳道入雙闕勾陳連太微夷
門壯下屬清洛相因依美哉吾黨士阜高良可希
暮有二客至俱以能禪聞一枝惠林出一派智海分言
各不相可往來劇絲棼謝客姑舍是妨余醉看雲

昔者會中書門戶實難嚴筆勢如長淮初源可觴盪經
營終入海欲語焉能暫斯人今則亡悲歌風慘愴
渤海有巨鼇其顛冠峩峩我宿昔嘗小拊八絃相盪靡忽

遭龍伯人一舉空潮波取皮煎作膠清此崑崙河
鏤蛇初螫手壯士斷其腕豈不悲毀傷所卹在解軀幹

西走沙鹵地置戍或煩漢維肋不足云阿瞞妙思箒
湯湯辟靡流中有學子居但說若稽古言猶三萬餘來
者轉相祖詞林日涓涓稍喜績溪今入校天祿書

匠氏構明堂石材入斤斧儻非豫章棟冗長亦焉取英

英范與蘇登守過識兼文武胡為先一州不用作霖雨
憚彼高句麗采脩裔夷織天都富如海勞汝送涓滴軸
鱸尾相銜遠近困供億止滂當絕新揚湯百無益
祖宗舉賢良充賦多名儒執事強言者此科為之無難

有仲舒鑄或橫江潭魚果欲鳴鳳至還當種椅梧
邢侯秋臥廁揮毫見深衷廢者二三子翕然筆聲同不

為兒女姿頗形四方風屬有山水念因之絲與桐

淮海集卷之三

秦觀 少游

春日雜興十首

飄忽星氣俱青陽迫遲暮鳴飛各有適赤白紛無數雨
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寒幃香霧橫岸晴雲峰度林影
舞窈靡池光染衣屢參差花鳥期踏踏琴鷓趣撫事動
幽尋感時遣近慕林馬膏余車行行不周路

結髮謝外好俛俛希前修繆挾江海志耻為升斗謀齟
歷難刻畫賤貧多豐充發軔皆伊闕解駘憇邠溝丹鈿
費未裂翹葉跋深秋壁月鑿籬樛珠星絡梧楸泯泯渠
水駛霏霏花霧淨公子悵何許撫膺徒離憂

潭潭故邑井荷倚上宮蘭不食自清潔吳服更幽閭志
士耻弱植卷跡耳饑寒佳辰追良覲觸物懸悲端川途
耿回遠經歲曠音翰豈不慕斐馬詭得非所安蟬冕多
怵迫絕樞憂患枉尋竟何補方杓誠獨難

吳會雖褊小海濱富奇峰天雞一號叫劔戟明遙空豁
谷相徑復深林杳擯叢猿吟虎豹啼雲氣迷西東中有
漚世士超然閑孤蹤被蘭服明月起坐松聲中夜銀吸
沉澀朝琴庇青蕊騎星文元氣巢許安可同俛眄區中
人飛埃集毛絳問津或不繆從子游鴻蒙

東方有美人容華茂春榮抱影守單棲含涕理哀彈聲
意一何切所歡邈雲漢徒然事膏沐孰與徂昏旦微誠
浪自持嘉月勿復晏巧轉度虛櫺飛紅觸幽慢歲歲芳
草滋夜夜明星爛合井會有時密居不必歎

淮海集卷第二

寢瘵倦文史 駕言從遨嬉 颯風舉遙淑 規日麗清漪 含
桃聚朱實 杜若懷碧滋 娉婷弱絮墮 圍園文魴馳 明霞
廓遠曠 哀禽攬離思 繚草天際合 孤雲川上移 寬閑絕
輪軌 重復多路岐 信美難久佇 歸歟從所治

昔我遊京室 交通五陵間 主客各英妙 袍馬相追攀 千
金具飲噉 百金星吹彈 纓弁羅廣席 當頭舞六竿 鮮粧
耀淥酒 采纈生風瀾 燈燭暗 夜女士女紛 相班歡娛易
但歇轉 眇如飛輪 疊疊負孤願 離離衝求歡 山鳥窺茗
飲 簷花笑 蔬殮棄 捐勿重 陳事定 須蓋棺

客從遠方來 遺我昭華管 吹之動人心 異境生虛竅 礮
礮青嶂橫 決決春溜漸 馬蹄交狹邪 車轍錯平坦 士女
競芳辰 禽魚萃修竿 依微認曉笑 凌沒見纖短 停吹歛
泯滅 耽耽復空館 靈物信所珍 顧恨知音罕

桃李用事辰 鮮明奪雲綺 繁華一朝去 默然慚杞梓 時
但虜化鳩 地遷橘為枳 獨有美門生 後天猶常一作不死
藝精爐 祖龍斯文就 淪喪帝 裕黔首 愚諸馬 雄 作出相
望楊馬 操宏綱 韓柳激 頽浪 建安妙 謳吟風 槩亦超 放
王繩帶 華月艷 艷青冥 上奕世 希末光 經緯得 無妄兒

曹獨何事 詆斥幾覆醬 原心良自誣 猥欲私所尚 踉蹌
拒飛鞞 精衛填溟漲 咄咄徒兩為 東海固無恙 鶴鷺日
彫滅 黃口紛冗長 投袂睇層霄 茲懷誰與亮

和孫莘老題召伯斗野亭

淮海破冬 仲雪霜滋 不平菱荷 枯折盡積水 寒更清輟
棹得佳觀 湖天統未竟 信美無與 娘濁醪 聊自傾 北眺

桑梓園 悠然白雲生 南望古 卮溝滄波 帶無城 村墟
茅竹孤烟起 晨暮蒼苔間 鳥聲落客子 念當行 攬衣視日
景 薄陰稍微 明何時 復來遊 春風發 鮮榮 綠草老 信云
景 薄陰稍微 明何時 復來遊 春風發 鮮榮 綠草老 信云

春風發 鮮榮 綠草老 信云 景 薄陰稍微 明何時 復來遊
春風發 鮮榮 綠草老 信云 景 薄陰稍微 明何時 復來遊
春風發 鮮榮 綠草老 信云 景 薄陰稍微 明何時 復來遊

春風發 鮮榮 綠草老 信云 景 薄陰稍微 明何時 復來遊
春風發 鮮榮 綠草老 信云 景 薄陰稍微 明何時 復來遊
春風發 鮮榮 綠草老 信云 景 薄陰稍微 明何時 復來遊

春風發 鮮榮 綠草老 信云 景 薄陰稍微 明何時 復來遊
春風發 鮮榮 綠草老 信云 景 薄陰稍微 明何時 復來遊
春風發 鮮榮 綠草老 信云 景 薄陰稍微 明何時 復來遊

春風發 鮮榮 綠草老 信云 景 薄陰稍微 明何時 復來遊
春風發 鮮榮 綠草老 信云 景 薄陰稍微 明何時 復來遊
春風發 鮮榮 綠草老 信云 景 薄陰稍微 明何時 復來遊

和虛飄飄

虛飄飄 虛飄飄 風寒飄絮 浪春暖履 冰橋勢緩 霜垂霰
聲 乾葉下 條雨中 漚點沒 流水風裏 綠雲鋪 透霄虛飄
飄 比時光 影猶堅 牢 到地起 虛飄飄 虛飄飄 飄飄不
比人生 命猶堅 牢 到地起 虛飄飄 虛飄飄 飄飄不
比人生 命猶堅 牢 到地起 虛飄飄 虛飄飄 飄飄不

和游金山 和子由同夜瞻

江流會揚子，泓泓東南驚。海門劃前開，金山屹中據。鼓
 鍾會萬指，金鱗棲千柱。夜庭游月波，曉觀搏香霧。天清
 猿鳥哀風暗，魚龍怒雲物。橫古今濤波，閱展暮三州。氣
 色來上下，端倪露偉哉。元氣間此勝，知誰聚念昔。懋精
 廬登臨，輒忘去及新。試團月飯，素羹野辛。妙興入芳藤
 真境在，芒屨別來星。暑換瘴瘵，經從處。忽蒙珠壁投了
 與雲絲，遇幽光炯。肝肺爽氣，森庭戶。區中多帶念，方外
 饒奇趣。寄語山阿人，冷然行復御。陪登 瞻遊金山子由
 隱隱大如樓，却來江上壓。高二千尺，僧居巖山。小面
 面點蒼石，虛樓三百間。正孤朝白清風，吹露濕曉日。
 自能風吹，浸魚龍。居似有鬼神，從我行。有程度，欲去空
 願平生足，遊倚壯觀。此云極致，誓本誰安。海門復誰推
 東南通滬，見遙與此山。仄滋送幾不遂，深愧幕府客歸
 時日已暮，正值江月黑。觀現天水，并坐恐星斗。濕使君
 何時罷登覽，不可失。子由同登，贈遊金山子由打詩
 幸章有使君，何時罷登覽。不可失。子由同登，贈遊金山子由打詩
 飛來大江心，怒濤發。子由化為金竹，籠家錯不見。風
 昔愛山水，江心怒濤發。子由化為金竹，籠家錯不見。風
 勝絕境，且遇相。望不意，一君子。和蕩一葉，龍高攀。躍
 雪梅開，視且遇相。望不意，一君子。和蕩一葉，龍高攀。躍
 淨澄湖，迷上下。更深月正，中山影。香無象，致四面。穴
 形勢三洲壯，孤島既難。窳丹青，殊莫狀。候諸高遠，即
 子雅趨向，奇觀絕無。是也。母端未收，浮生問。流水清話
 遠方丈，舉景趣。言歸晨星，猶兩漿。武功真好，商落筆。掃
 珠城持，語淮南。守茲道，不可遺。若
 思早晚，乘雨下一掉。扁舟信所之。

同子瞻端午日遊諸寺賦得深字

太史抱孤韻，暢懷在登臨。別乘載鄒枚，佳辰事幽尋。參
 差水石瘦，窈窕房櫳深。清聲發竦竦，妙香橫素襟。復登
 翠堵坡，環回曠嶽峯。雙溪貫城郭，暝色帶孤禽。涼颼動
 爽籟，薄雨生微陰。摩想澹清連，半愁洗芳斟。揮毫訂往

古援毫示來，今愧無刻燭。敏續此金玉，吝子瞻詩云
 遇勝留連，枕荷引幽安。酌茗細淨，凝微雨止。還作小
 窻幽更，如金山不見。日草木自著，然忽怪長高塔。眼界
 窮大，十峰照城。潭深，雲天深。尤既可喜，曠蕩亦
 所便。幽尋未云，畢燒煮注。脫烟歸來，所歷取眼清。不
 賦遊人亦未，寢

寄陳季常

一鉤五十牯，始具任公釣。搗竿趣濯瀆，與爾不同調。先
 生本西蜀，俠氣見英妙。哀憐世間兒，細點似黃鸝。侍童
 雙，擢玉鬢髮光。可照駭馬錦，障尼相隨。窮海嶠平生，鶻
 手好十七，登廡廟。小生相吏，取徒枉尺書。召暮年更折
 節，學佛得心要。需馬放阿樊，幅巾對沈煒。冷屋外泉
 兀兀原，頭恍欲知山中樂。萬古同一笑。

淮海集卷之三

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

海陵參軍不枯槁醉憶梅花愁絕倒為憐一樹傍寒溪
花水多情自相惱清淚班班知有恨恨春相逢苦不早
甘心結子待君來洗雨梳風為誰好誰云廣平心似鐵
不惜珠璣與揮掃月沒參橫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老
天分四時不相貸孤芳轉盼同衰草要須健步遠移歸
亂插繁華向晴昊參寥詩云朝風蕭蕭方振梅雪壓
山僧火病懶強持筆刀為寫臆句已醉何遲早碧桃
仙杏空自好香葉嫩香無比好先生勢酒修水最醉裏
雄辭驚電掃秦不惜山衣不謂仙江路遲逢以花歸醉
不飲為誰奪東溪不見蒲柳人更須遲逢以花歸醉
春風輕軟吳子瞻和先游詩云西湖處士骨鹿精
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清遲月生心出早江頭看樹春欲暗
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
今年對花還草草不如風耳春歸水拾餘香還屏吳
傾倒江南無雪春詩云造化未識蘇群梅先向梅花一
人見吳山道人似水服淨壺空無可掃故將妙語誇
爭好且然條脊瘦老東坡背氣除未盡時長益壽書
多情精練欲奇東坡老東坡背氣除未盡時長益壽書
小詩云老夫毛骨日凋槁愁見吳吟惟醉倒由和火
客賦寒梅感物傷春同煥燭江邊不識此風功掃掃
如南枝早開素質夜光明半落清香更好掃掃掃家小
先學開顏親看有長眉掃掃不見遊人醉芳草可憐物
性空花老若造機亂飛吳不見遊人醉芳草可憐物
語古木依岩竒點浮溪醉須倒野花幽草亦何為
香長篇空自掃誰知真矣了不好令我至今思
時起鳥四飛畢竟安能亂清吳

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

我宗本江南為將門列戟中葉徙淮海不仕但潛德先
祖實起家先君始繼掖議即為名士余亦忝詞客風流

以及汝三通桂堂籍汝弱不好弄文章有新格久從先
生存術業良未測武林一都會山水富南國下有賢別
駕上有明方伯千將入砥礪驥裏就啣勒勿矜孔鸞姿
不樂棲枳棘吳中多高士往往寄老釋辭才雖物化參
寥猶夙昔投閑數訪之可得三友益少來輕別離老去
重乖隔念汝遠行役惘惘意不憚道山雖云佳久寓有
饑色功名已絕意政苦婚嫁迫終從大人議稅駕芻溝
側追蹤漢兩疎父子老干陌

送李端叔從辟中山

人畏朔風聲我聞獨宵懷豈不知凜冽為自中山來端
叔天下士淹留莫無成去從中山辟良亦慰平生與君
英妙時俠氣上參天孰云行半百身世各茫茫然當時兒
戲念今日已灰死著書如結菴聊以忘憂耳駸駸歲道
盡淮海歸無期功名良獨難雖成定奚為念君遠行役
中夜憂及側攬衣起成章贈以當馬策

淮海集卷之五 古詩

秦觀 少游

贈蹇法師翊之

天都九經緯人物如紡績豈無仙聖游但未見高識蹇
師蜀方士鬼物充服役竭來長安城摩挲金銅狄大蛇
死已論葛陂囚且釋是事何足云聊爾恤艱厄方從馬
明生西去鍊金液丹成得度世造化為莫逆予亦江海
人名臣偶牽迫投劾去未能見師三歎息

送劉貢父舍人二首

虎去藜藿採珠在其川媚君子一誠信實繫天下事念
昔元豐間公初謫南裔託詞弔湘水聞者為心醉踰年
愴臣逐國老起相繼除公守襄陽士始有生意茲馬歸
法從乃是朝廷計在公何足云事業本餘棄撥垣美花
木入直春正麗同倚看家風立馬揮九制

觀也本諸生早與世參商方枘不量鑿交親指為狂未
路辱公知賜出非所望相期古人處豈止事文章汝南
雖奧區校官寔始張解鞅百無有栖栖寄僧坊築室從
有徒皆公借餘光一壺千金直所濟在倉黃萬里猶比
鄰別離無足傷何以報公德修好以為常

南京妙峰亭

王勝之所作
蘇子瞻題榜

王公厭承明出守南宮鑰結搆得崇丘巋然瞰清洛是
時謫仙人發軔自廬霍郊原春鳥鳴來此動象酌報投
一何富玉按金刀錯新榜揭中楹千載見遠託榻來訪
陳迹物色屬搖落人烟隔鳧鴈田疇帶城郭紅蕖隕風

漪砂礫卷飛籜青青陵上姿獨汝森自若人生如博奕
得喪難前約金鉞初控頤已復東方作大明昇中天龍
鸞入階閣深懲漁奪弊法令一刊削斯民如解懸喜氣
鬱磅礴公乎數登覽行矣翔寥廓

次韻奉酬丹元先生

金華紫烟客來作牧羊兒至言初無文弄繹自成詩二
景入妙解元氣含烟詞憐我鬣蒼浪黃埃眩蟲絲勸解
冠上纓一濯含風漪攝身列缺外倒躡蜿蜒鬚維斗錯
明珠望舒耿脩眉直游無疆界浩蕩天風吹

送裴仲謨

君子出於德妙高如匠石但見廣夏成不見斧斤迹厚
為諸兄奉自奉頗云畜三生陽九宗薄俗有慙色汝南
古佳郡月旦評一易爾來似揚州不辨龍蜥蜴短簿髯
參軍喜怒移頃刻正平竟復免是我文舉力念公多垂
隔憂思如紡績耻為兒女仁到此淚橫臆熙朝大烹飪
賢者不家食朝為郡縣吏暮作臺省客矧聞諸法從久
欲薦言責去去勿重陳九萬自此擊

題雙松寄陳季常

遙聞連理松託根黃麻城枝枝相鉤帶葉葉同死生雖
云金石姿未免兒女情想應風月夕蒲庭合歡聲

徐仲車食於學官吏或以為不可欲罷去之太守

不聽禮遇如初感之而作

許丞老病龍督郵白欲廢賢哉黃次公鑿裁實精詣殷
勤謝督郵此丞乃廉吏重聽庸何傷善助無失意古人

骨已朽來者復誰繼仲華天下士固非許丞類至行通
神明問學有根柢若充老更聘自革風俗弊太守前已
聞粟帛俄見賜奈何少年子輒効督郵事道喪賢哲窮
聞之為流涕人心如其面難以一律探所望在次公督
郵何足議

次韻夏侯太冲秀才

儒官飽閑散室若僧坊靜北窓腹便便支枕看斗柄或
時得名酒停午猶中聖醒來復何事秉筆賦興馬知
懶是真但覺貧非病茫茫流水意會有知音聽鐘鼎與
山林人生各天性

送張和叔兼簡黃魯直

汝南如一罷百千聚飛蚊終然鼓狂聞啾啾竟誰聞議
郎盛德後清修繼先芬未試霹靂手低回從此君學官
冷於水壘鹽度朝曠間蒙相煖熱破憂發欣欲君今又
復去冀比遂空群豈無一樽酒誰與通殷勤大梁多豪
英故人滿青雲為謝黃叔度鬢毛今白紛

題驥馬圖

雙瞳夾鏡權協月尾鬣蕭森澤於髮鞍銜不施韁復脫
旁無馭者氣騰越地如砥平丘隴滅天寒日暮抱饑渴
驥首號鳴思一發超軼絕塵入恍忽東門金鑄久銷歇
曹霸丹青亦云沒賴有龍眠戲揮筆眼前時見千里骨
玉堂閭闔相因依嗟爾龍媒空自奇鸞旗日行三十里
焉用逐風追電為

和東坡紅鞵帶

君不見相如容貌窮不枯卓氏耻之分百奴一朝奉告
使節笮駟馬赤車從萬夫仲元君平更高妙寄食耕卜
霜眉鬚兩川人物古不乏數子風流今可無參軍少年
飽經術期作侍中司御壺老披青衫更鬢鑠上馬不用
兒孫扶一朝忽解印綬去耻將詩禮襮襦襦懸知百年
事已定却笑列仙形甚臞東阡比陌西風入瑞草橋邊
人呼呼相見紅圍照白髮頽然醉卧文君壚

和王忠玉提刑

嵩峰何其高峰高氣充清冷昔秋欲老從公峰下行古
木上參天哀禽報新晴條塗雲外轉檣葉風中零曛黑
度伊水眈然古今情黎明出龍門山川莽難名信美非
吾土顧瞻懷楚萃美人天一方傷哉誰日成黃綬我聊
爾白鷗公勿驚槽醕可鋪啜古人忌偏醒

題馮康功醉道士石

黃冠初飲何人酒徑醉頽然不知久風吹化石楚山阿
藤蔓纏身鮮封口常隨白鶴亦飛去但有衣冠回不朽
異物終為賢俊得野老田夫豈宜有華陰馮公香按吏
一見遂作忘年友日暮西垣視草歸往往對之傾數斗
大夢之間無定論啟母望夫天所誘穀城或與子房期
西域更為陳那吼我疑黃冠友見玩若此堅頑定醒否
何當一笑凌蒼霞顧謝主人聊舉手

送蔡子驥用蔡子駿韻

越絕山川遠相屬萬壑千巖抱青綠卧龍一峰稱是奇
遠趾清漪如帶束鏡水春生鴈尾銜稽山日暮猿聲續

三休上與蓬萊接登眺使人遺寵辱我昔東游觀禹穴
痛飲狂歌得所欲上天何曾有官府鸞鳳日日遭鞭朴
僧坊書壁閱幾徧神妙難忘獨金粟華胥夢斷已十年
又見春風煮餒粥苦羅若耶固依舊可憐雲月誰追逐
故人淡泊出天性鷓鴣篋林一枝足不肯絃歌甘筵庫
還同市門隱梅福惟應月下小叢歌尚有哀音傳舊俗

飲酒詩四首

我觀人間世無如醉中真虛空為消隕况乃百憂身惜
哉知此晚坐令華髮新聖人難驟得且致賢人
左手持蟹螯屬屬雲漢天生此神物為我洗憂患山
川同恍惚魚鳥共蕭散客至垂自傾欲去不容問
客從南方來酌我一甌茗我酌初不啜彊啜且復醒既
鑿渾沌氏遂出華胥境櫟戈逐儒生舉觴遂酌酹氏一作
雷觴淡如水經年不濡脣爰有擾龍系為造英靈春英
靈韻何高蒲萄難為鄰他年血食汝應配杜康神

艇齋并序

予以典校史館俸錢塘邂逅得友丁君茂良於陳留官
舍丁君茂良年少氣舊誦詩文聲譽不休動有過人語
深恨得之晚也臨分以艇齋詩速予賦為寄題一篇
平生樂漁釣放浪江湖間兀兀寄幽艇不憂浪如山聞
君城郭居左右群書環有齋亦名艇何時許追攀釣古
不釣今所得孔與顏不然如爾祖跨鶴出塵寰

和裴仲諫放免行

兔饑倉山林免渴飲川澤與人不瑕玼焉用苦求索天

寒草枯死見窘何太迫上有蒼鷹禍下有黃犬厄一死
無足悲所耻敗頭額敢期揮金遇倒囊無難色雖垂儻
者意頗塞仁人責鬼兮免兮聽我言月中仙子最汝憐
不如亟返月中宿休顧商巖并嶽麓

和裴仲諫摘白鬚行

仲將題凌雲比訖鬚盡白陸展媚側室星星染為黑人
生如寄耳况復形與色澤壑藏山舟夜半輪有力龍眉
三不遇已矣何所惜二毛賦秋興自愛頗姑息聞諸古
正乾毛髮因地得數縮及其本蟻蟻得而食妙年光可
鑿炯若鴉羽戰映梳漸蕭蕭變化了無隙所以梵志云
昔人已非昔嗚然君勿笑子羽以貌失信美如客兒終
翦施摩詰我作白鬚行而得養生術

秦觀 少將

觀觀二弟作小室讀書直名曰寄寂作此寄之

用孫子實論二首

力田不逢年識者未宜閑他時歲在金百兩無虛糶士
生當自量天道平如準汝兄魯叔山正坐不前謹有琴
亦無絃何心尚求軫客來欲願王大白輒蒲引官長既
屢罵諸生亦時艱一口吸西江玄哉居士蘊嵐寒知蒼
松日暮識丹樓夢想八九椽森然羅玉筍孫子實詩
季氏或招聞此分骨中秋萬物既收種實藥偶如名草
如非近津才難不易得志大略細詳土生藥洪敷天地
如蓋輕馳令隨車聯井下知細引難詳時備會聯寄
然爾誰能恰前詩選婦而東臨吾開調黃鼎興陳及粉
權豈其供玉羞
而乘會稽笋

南都新亭行寄王子發

洛水云云天上動道入隋渠下梁宋宋都堦上十二亭

一一飛鷲若鸞鳳光華遠繼周王雅宴喜還歸魯侯頌
王觴嚴令肅衣冠金縷哀香統梁棟娟娟殘月照波翻
習習暖風吹鳥啼何處高此落文鷄誰家駭馬嘶征鞋
柳枝芳草恨連天暮雨朝雲同昨夢借問亭名製者誰
留守王公才望重胸中雲夢吞八九日解千牛節皆中
祥符相公實曾祖庭列三槐多伯仲承明厭直出荊州
轉守此都行大用此都去天纔尺五交廣荆陽歸引控
夷園事迹化黃埃清冷文雅堪長慟舳舻銜尾卓挂轄
昨日出迎今日送送故迎新無已時古往今來相戲弄
亭下嶽崎淮海客未路逢公詩酒共一樽明日難重持

豈恤官期後苦種今年氣候頗云早天矯梅花春欲縱
行見亭中祖帳開千乘送公歸法從

及初

昔年淮海未邂逅安期生謂我有靈骨法當遊太清區
中緣未斷方外道難成一落世間網五十換嘉平夜參
半不覆披衣涕縱橫葛葛當及初服仍先謝諸彭晞髮陽
之阿餽餒太和精心將虐無合身與元氣并陟降三境
中高真相送迎琅函紀前積金蒲錫嘉名耿光洞寥廓
不借日月明故棲黃埃裏絕想空復情

寄尊薑法魚糟蟹 奇子瞻

鮮鯽經年漬醃醃團臍紫蠟脂填腹後春尊苗滑於酥
先社薑芽肥勝肉鳧卵墨晶荷足道釘鉅盤噲亦時欲
淮南風俗事瓶罍方法相傳為言蒼魚鱸蟹醃薦豆
山歎溪毛例蒙錄輒送行庖當擊鮮澤居備禮無麋鹿
精思

精思洞元化白日昇高旻俯仰凌倒景龍行速如神半
道過紫府弭節聊逡巡金林設寶几堪璨明月珍僊者
二子子眷然骨肉親飲我霞一杯放懷歎如春遂朝玉
虛上冠劔班列真無端拜失儀放斥令自新雲霄難速
返下土多埃塵淮南守天庖嗟我實荷人

送楊康功守蘇

公於萬事輕獨嗜山水重寓直西掖垣滄洲長入夢廣
陵以都會厨酒萬斯變每歎闕登臨持此將焉用比持
蘇臺節論贊縉紳共翻云美泉石汜可小嬉弄忽忽治

行李草草別賓從乃知仁智心所樂異庸聚梅花發春
端百卉日興動公等行復及臺閣俟鸞鳳

偶戲

偶戲失班龍生謫崑崙陰崑崙一何高去天無數尋嘉
禾穗盈車珠玉炯成林天威時一拂清哀動人心一面
四百門官譙雲氣侵闕然竹使得難矣雙登臨群仙來
按行憐我久滯淫力請始云免反室歲已深親朋喜我
來感歎或霑襟塵寰君勿悲殊勝巢窟室

次韻黃覓仲寄題順興安雲閣

故山無期大刀頭黃鵠派暑未罷休步雲之篇忽我投
便見水玉懸清秋順興山川甲閩陞無風萬壑松颼颼
步雲之人人品優御風雲冠真其儔仙人乘槎凌斗牛
回環十見天星周倏鶴驚意意悵周家正要磻溪望

正仲左丞生日

元氣鍾英偉東皇賦炳靈靈敷十一萃榛茂八千齡汗
血來西極搏風出北漠之無分襍祿詩禮學趨庭妙質
珠遺海高材刃發剛初更芸閣秘屢直瑣闈青史筆開
凡例綸言正編經文昌穎異復京兆屢空函遂總臺綱
紀常參國典刑兩宮隆眷遇諸夏聳瞻聽武略驅雷電
文鋒掣斗星乞閑辭亢蒲分逸下青冥騎引雙朱服腰
橫萬寶釘明峰春蠶蠶汝水暮冷冷散策花間徑揮犀
水上亭壺觴延墨客燈燭按歌伶周豕歸公旦商巖夢
武丁久聞虛塔席佇見返皇局別數汾陽考重鑄宋父
銘魏然廟堂上未作世儀形

病犬

大以守禦用老僮將何為跟踰步於行曩然抱渴饑主
人恩義易乃為升斗資追隨不肯去猶若戀藩籬屠膾
意得逞烹庖在須斯糟糠固非意豚豕同一時念昔初
得龍青鞵纏絲絲飼養候飽動止常相隨胡云不終
始委遂在衰遲犬死不足道固為主人悲

贈女冠暢師

瞳人剪水腰如束一幅烏紗果寒玉飄然自有姑射姿
回看粉黛皆塵俗霧閣雲窗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
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滿地乳鴉啼

和子瞻雙石

天鏡海濱石巒若龜毛綠信為小仇池氣象死然足連
巖下空洞鼎張彭亨腹雙峰照清連春眉鏡中感疑經
女媧鍊或入金華牧鑑熏充雲氣研滴當川瀆尤物足
移人不必珠與王道傍初無異漢將疑虎伏支機亦何
據但出君平卜奇壘入華林傾都自追逐我願作陳那
冷吼震山谷一拳既在夢二駒空所欲大士捨寶陀仙
人遺句曲惟詩落人間如傳置郵速

徐得之閑軒

建安自古多俊髦徐子磊落尤其豪論兵說劍走湖海
身勤事左無所遭綠水五校已屠膾黑衣三衛嗟徒勞
歸來故山便卜築脫屣萬軍輕鴻毛橫前澗水漱哀王
傍舍老樾獵飛隼山蔬何用魏梁肉鶴髦未必輸青袍
追寒弄月有真意慎勿輕語傳兒曹

雷陽書事

駭越風俗殊有疾皆勿藥束帶趨祀房曆史巫紛若絃
歌薦爾栗奴主洽觴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雞骨灼
一笛一腰鼓鳴聲甚悲涼借問此何為居人朝送殤出
郭披蒼蒼磨刀向猪羊何須作佳事鬼去百無殃
舊傳日南郡野文出成群此去尚應遠東門已如雲豈
氓託絲布相就通廢勲可憐秋胡子不遇卓文君

海康書事十首

白髮坐鉤黨南遷海湖州灌園以餬口身自雜蒼頭籬
落秋暑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鋤人舊日東陵侯
荔子無幾何黃柑遽如許遷臣不惜日恣意移寒暑層
巢俯雲木信美非吾土草芳自有時鸚鵡何關汝
卜居近流水小巢依欽岑終日數椽間但聞烏遺香鑪
香入幽夢海月明孤斟鷓鴣一枝足所恨非故林
培塿無松栢駕言出馬遊讀書與意會却掃可忘憂尺
鏹以時誦其信亦非求得歸良不惡未歸且淹留
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鰕魚青
裙脚不襪臭味後與但孰云風土惡白州生綠珠
海康臘已酉不論久孟仲殺牛搗祭鼓城郭為滯動雞
非充曆須自我先人用大笑剖楚人嘉平徼雲愛
粲粲養摩勒作湯美無有上客賦驪駒王奮開素手那
知蒼梧野無查同芻狗荆山玉抵鶴此事繇來久
裔土桑柘希蠶月不紡績吳綃與魯縞取具網船客一
朝南風發家至相林迫半曹驚我藏信稱還君息

一雨復一晴蒼茫颶風發怒號兼晝夜山海為顛蹶云
何大塊噫乃爾不可遏黎明銀窳虛白日麗空闊
合浦古珠池一熟胎如山試問池邊蟹云今累年閑豈
無明月珍轉徙溟渤間何關二千石時至自當還

次韻曾存之嘯竹軒

翩翩曾公子子猷定前身嗜好準疇昔了然不緇磷寄
食平準官植竹當比鄰朝與竹相對暮與竹相親安可
一日無此君真可人

游仙二首

服形百神朝剗心萬緣盡我無退轉境何以有精進戲
為汗漫游八極一何近渺渺東海水疊疊比邱墳向來
歌舞處忽復成荒村愚人如鹿耳其死了無魂孰知九
霄間玄圃枕崑崙緇塵化人衣蒼蘿誰與押
雲車自天來駕言游混茫手持太一節身佩使者章龍
虎傍天矯馬龜伏以翔朝元紫微上所覩浩難量寶網
結萬珠參伍相焜煌花品不知數妙英拆玄房宮殿隨
人身處處輒清涼危髻擢貞玉高謝人間粧二三古鬢
眉冠雲帶含光憤我飛霞佩副以明月璫再拜敬服之
白毛餐靈香

次韻蒼張文潛病中見寄

與君涉世網所得如鉤温念昔相垂離俯仰變寒暄把
袂安可期寄書囑加殮三年汝水濱孤懷誰與言末路
非所望臨鑪金馬門校文多豫暇玄談到羨軒孰云苓
笮小史書垂後昆匪惟以舊聞抵牾良可判比枉病中

作筆端淮海奔亟駕問所首兀坐一室閑暗對不知夕
歸途斗星翻平時帶十圍頗復減臂環君其專精神微
恙不足論悵悌神所勞此理真如紆

送喬希聖

鷄翎蓬蒿非所悲鵬擊風雲非所喜貴賤窮通蓋偶然
回頭總是東流水我思田文昔相齊朱袍照日如雲霓
三千冠佩醉明月清歌一曲傾玻璃如今陳迹知何在
但見荒冢烟蕪迷又思原憲昔居魯門戶東西閑環堵
杖藜對客騁高談自覺胞襟輩堯禹如今寂寞已成塵
空有殷名掛千古送君去何時回世間如此令人哀我
徒駐足不可久笑指白雲歸去來

與子瞻會松江得浪字

松江浩無旁垂虹跨其上漫然銜洞庭領略非一狀恍
如陣平野萬馬擗穹帳離離雲抹山窅窅天粘浪烟中
漁唱起鳥外征帆颺愈知宇宙寬斗覺東南壯太史王
文盟諸豪盡詩將超搖外形檢語笑供頤頰頰頰棄追
逐撥刺亦從放獨留三百缸聊用沃軒曠子瞻得風字
與未籍又扶衰病遇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朝
西北風絕看對陽黃頃紅二子錄詩老更窮人間無
留連意縱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行等岸風人笑年
來吐長紅平教我輩一歸同知君欲寫長相廬更送銀
盤三出風天教我輩一歸同知君欲寫長相廬更送銀
盤尾紅紅參求得岸字
論連龜萬項故目失浪岸劍旋跨長紅吳會稱傑觀
珠誇瘦澤事無春旦被浪湧長鬚排空度飛輪肺肝
得凌九坡從公遊汗漫

淮海集卷第六

淮海集卷之七律詩

秦觀少游

德清道中還寄子瞻
投曉理竿棹溪行耳目醒蟲魚各齟散雲日共晶焚水
行重深翠烟山疊亂青路回逢短榜崖斷點孤翎叢薄
開羅帳淪漪寫鏡屏踈籬窺窳窳支港泛笳簫遠淑依
微見哀猿斷續聽夢長天杳杳人遠樹冥冥旅思搖風
旆歸期數月莫何時燃蜜炬復聽聽前鈴

次韻子由題斗野亭

滿市花風起平堤漕水流不堪春鮮手更為晚停舟上
埭天連廡荒柯木蔽牛杖藜聊復爾轉眄夕烟浮子由
細雨添春色微風靜閒流勞生兩蓬鬢生計一篇舟
飲食應魚鱗封疆八斗牛風波方在眼轉覺此生浮

鮮于子駿使君生日

往昔高堂夢熊黑北吉占氣鍾西蜀秀時應仲秋嚴江
漢揮犀尾風雲下筆尖微辭追屈宋精義到黃炎揆履
森寒栢名聲耿夜蟾擊彊鳴鸚鵡復治劇鸚鵡鈺使者旌
旄易將軍印綬添鴛鴦鴈步武虎豹入韜鈴錦履郎官
綬彤垂太守檐兩行分蜜炬十里上珠簾禮士常懸榻
誅姦或奮髯雨堂昏絳帳風帙亂牙籤銀漢星初換金
莖露已霑歡聲連北固壽邑豆東漸麗句充文几奇香
初王奩簪紳五福具躡組四難兼賤子真殊幸清標獲
屢覩誤家雕朽木得辱畫無鹽嘉運方熙洽英才豈滯
淹佇公歸法從行道慰民瞻

董下春晴

樓閣過朝雨參差動暮光衣冠紛禁路雲氣繞宮牆亂絮迷春闕鶯花困日長經旬牽酒伴猶未獻長揚

睡起

睡起東軒下悠悠春緒長爬搔失幽轉欠欠墮危芳蛛網留情絮蜂房受晚香欲尋初斷夢雲霧已冥茫

次韻辛老初至湯泉二首

夾路山重復參天樹老蒼一區成小市數埒引溫湯洗沐同幽容舖殮就梵坊未輸朝市子斗酒得西涼

年華行已老林莽尚蒼蒼地勝連龍洞泉溫注鬼湯人風遠城市鍾梵近僧坊九夏米拔錫棲心應更涼

川谷間深阻天時正森蒼聯同不運客來浴自然湯茂宰請依政道人獲淨坊悅如登十地熱極頓清涼

過六合水亭懷裴博士次韻三首 次韻辛老

昔同裴博士酌酒俯庭柯脫岫潭潭碧風池瑟瑟波蒼崖遺老沒白首故人過轉眄成陳迹勞生可奈何

晚愁孤亭上羸駘繫斷柯荒門寒帶路空檻閣增波往事青山在餘生白鳥過誦言成絕語疊疊追陰何

折柳相從地重來失舊柯林光延晚照岸影動微波隔浦擅樂密當層翳翠過主人成異物搔首奈情何

懷孫子賈

舉眼趨浮末斯人獨好脩青春三不惑黃卷百無憂王出方流潤鸞停翠竹幽相思自成韻不必寄西郵

對淮南詔飲二首

一室如懸磬人音盡不聞老兵隨卧起漂母給朝曠樊雉思秋野鞞鷹望暮雲念歸忘食事日減臂環分

淮海行搖落大書亦罷休風霜欺獨宿燈火伴宜搜筮動朱樓曉參橫粉堞秋更碎飛鏡破應得大刀頭

次韻荅米元章

嗜好清無滓周旋聚有文揮毫春在手岸憤海生雲花鳥空撩我草鱸正屬君惟應讀鴟蛭差不愧王筠

宿參寥房

鄉國秋行暮房櫳日已暝驚風多犯竹破月不藏星鉤箔簷花動抄書燭燼零非開相見喜自是眼長青

次韻蔣頴叔南郊祭告上清儲祥宮二韻

特起朝陽內祠宮極邃清高窻闕王女巨闈守昌明威掩秦諸時雄逾漢兩京垣橫天上紫淵露海中瀛黃帝初龍躍中原罷虎爭樵夫亦談道行旅不持兵此地修

禳禱千時保利亨栢梁災未幾陳寶詔重營御帟金縷出慈闈服玩弁標題動展輪撰次屬鴻生王刻黃冠印

金書祕殿名妙經藏洞觀真籙佩威盟山溜花間靜瓊枝物外榮肇裡承帝祉肆青順民情天施寧論報風行不計程近傳聞聲管時或見旄旌海嶽朝雙闕星辰集

上楹禮如尊太一事異寵文成大似圓丘報長於至日迎侍臣來祭告法駕欲時行釐事通元氣高真達孝誠

慶增黃帝系壽續太陰精西北夷門峻東南輦路傾雲行博山氣風卷步虛殿符貺方期應英髦各稟征謳歌

興法從行見泰階平

次韻米元章齋居即事

庭木凌株茂盆池一掬慳夫願魚出樂入皆鳥知還老

境行將及仙書讀未問因君歌鳳過通昔夢歸山

次韻酬陳傳道

白髮三冬學青衫八尺身誰知人上傑聊作吏中循揮
翰通元氣開編友古人寄轂張氏子曲逆豈長貧

次韻傳道自適兼呈都司芸叟學士

楚國陳夫子周南頗滯留弊袍披襦粟瘦馬兀扁舟藥
餌過三伏文書散百憂何人共禪悅居士有浮休

擬郡學試東風解凍

寶歷開新歲春回斗柄東漸生天際水東解日邊風浩
蕩依蘋起侵尋帶雪融江河霜練靜池沼玉奩空魚藻
雍容裏電膏俯仰中更無舟楫礙從此百川通

駕幸太學

原廟初更十三章還輿詔蹕幸諸庠法天璧水遙迎伏
應夜深衣不亂行風動四夷將遣子禮行三舍遂賓王
前知此舉追虞氏果有球音發舜堂

題閣求仁虛樂亭三首 前二首 幸老

禪房幽構徑彎環噪鵲鳴鳩盡日閑隱几冥蒙超物表
畫圖髮鬢見林間塞簾雲吐池中月岸幘天橫竹外山
秋興已闌成屢句板輿時此慰慈顏

長官平昔嗜林丘僧與開亭待勝遊脩竹回環扶碧瓦

小池方折轉清流春深鷓鴣催詩句夜靜鱸膾入酒舟
只恐政成留不得縣人空此憶常游

誰構新亭近翠微似教陶令狎天機池光引月來簷無

竹影疏風到客衣愛酒有時攜玉笋無絃聊自拂金徽

人間此樂應無幾肯向良辰與物違

懷李公擇學士

一辭行旆楚亭臯幾為登臨掛爵陶蓬斷草枯時節晚
山長水遠夢魂勞流傳王刻皆黃絹早晚金闈報大刀
宣室方疑鬼神事順風行看駛鴻毛

次韻二首

青髮從遊各白袍老來邂逅更陶陶尺書繼月傳雙鯉
相見何時詠百勞諫草十年聊閣筆坐宗三郡不更刀
靈崖樂水堪行樂時事紛紛劇蝸毛
畫船京口見停橈蕭洒渾疑謝與陶但把好山供勝踐
不將餘論掛塵勞諫垣天上經焚草藩國年來屢夢刀
北路近傳新政美未嘗因物疆吹毛

題湯泉二首

蒲斛冷泠注不窮幻塵乾慧洗皆空法流水接諸天上
神漢香聞一國中金粟示為除病幽跣陀仍已獲圓通
馬蹄又入風埃去回首吳吟謝湯泉有迨迨翁
溫井霜寒碧甃澄飛塵不動玉奩清老翁仙去羸驂共
太子東歸廢沼平據石聊為寶陀觀決渠還落堰溪聲
洗腸灌頂雖殊事一洗勞生煩惱輕

寄題王欽之自圓庵

誅茅比戶結圓廬從事風流入畫圖珠箔粉垣藏濕池
蒼巾藜杖造虛無春閣居士天花室畫靜山人白玉壺
遙想吏行鳧鷖散沈烟一穗對團蒲
流觴亭并次韻二首

縹緲雲巒欲盡頭
灑然華構別飛流
朱盤漱灑開水鑑
碧甃縈紆走玉虬
毛骨漸驚超濁界
風烟驟覺變清秋
更憐白足如霜句
可羨溪邊六逸遊

臥龍西畔北池頭
水聲華堂瑟瑟流
幾曲漪連盤翠帶
一峰孤秀浴蒼虬
香囊近午清無汗
素扇生涼爽入秋
待喚畫師來貌取
圖成便是竹溪遊

遊龍門山次程公韻

路轉橫塘入亂峰
遍尋瀟酒典無窮
樓臺特起喧甲外
村落陋生指點中
溪傍五雲清逗玉
松分八面翠成宮
歸途父老欣相語
今日程公昔謝公

遊龍瑞宮次程公韻

靈祠真館闕山隈
形勢相高對越臺
莓徑翠依屏上轉
藕花紅繞鑑中開
鶴啣寶箭排烟去
龍護金書帶雨來
夾道萬星攢騎火
滿城爭看使君回

次韻朱李二君見寄二首

東阡北陌坐淹時
偶為高風振羽儀
十大蓮花開處遠
三年楮葉刻成遲
鬢毛但速安仁老
錢粟難輸曼倩饑
尚賴故人遙省憶
發揮春色有新詩

萬古流空一鳥沈
衣冠常苦事遠心
七行俱下知君舊
四者難并笑我今
梅已偷春成國色
雲猶憑臘造天陰
美人綠綺煩遙贈
莫致南金增永吟

睡足軒二首

長年憂患百端慵
開斥僧坊頗有功
地撤蔽虧僧界淨
人除荒穢玉奩空
青天併入揮毫裏
白鳥時與隱几中

最是人間佳絕處
夢殘風鐵響丁東
數椽空屋枕清流
一榻蕭然散百憂
終日掩關塵境謝
有時開卷古人遊
鳴鳩去後滄浪飛
雨來初苗苗秋
此處便令君睡足
何須雲夢澤南州

淮海集卷之七

淮海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秦觀 少游

寄孫莘老少監

一出承明七換麾，君恩復許上彤墀。白衣蒼狗無常態，璞玉渾金有定姿。天上圖書森似舊，人間歲月浪如馳。鼇頭只在蓬山畔，行赴蟠桃孰後期。

次韻馬忠王喜王定國還自濱州

淮海相逢一解顏，紛紛歲月夢魂間。初驚漁艇迷花去，忽認星槎拂斗還。桂嶺暮登猿斷續，槐堂春到鳥綿蠻。石渠舊議行當復，未信佳時得自閑。

寄李公擇郎中

節旄淮畔脫秋風，忽跨鯨魚上碧空。華秀兩跗當重露，文成五色在高桐。江南又說衣冠盛，廷右仍瞻禮樂隆。朝覲既升淮海見，蘆花雨雪自消融。

寄李端叔編修

旗亭解手屢冬春，聞道歸來白髮新。馬革裹尸心未艾，金龜換酒氣方震。夢魂偷遶邊城月，導從公穿禁路塵。知有新編號橫槩，為憑東使寄淮濱。

寄題倪敦復比軒

倪郎才韻照冰壺，北向開軒頗自娛。簷度惠風鳴鵲鶴，壁經梅雨書蟬螭。觥籌交錯銀河掛，文史縱橫白蠟鋪。官舍私居同是漫，莫嗟三徑就荒蕪。

寄題盧君斗齋

俠氣軒軒翰墨場，還迴世路鬢成霜。出從車馬行千里，

歸與琴書寄一方。鳥嚙入簾春欲破，爐香侵夢日初長。扁舟會有山陽役，聊借狂夫挹酒漿。

次韻酬周開祖宣義

并州令尹古人風，淮海相忘十載中。麗句晚披花綽約，清談初扣玉丁東。追攀昔共倚犴子嗜，好今同桑苧翁。所惜華船輕解綵，未窺笠澤故書叢。

送王元龍赴泗州糧料院

子歆風味最諸王，試吏聊懷定庫章。鶯鶴峙碧桐初振羽，珠遺滄海漸騰光。淮山景眺千峰耀，洛水秋輪萬鷁翔。顧我行為大梁役，一卮薄酒話愁腸。

次韻子由題九曲池廣陵五題

蕭瑟通池闕茂林，岸傍無復屬車音。油春似恨隋家遠，漲曉疑連蜀井深。關草空煙冉冉，司花人遠樹陰陰。勞生倦仰成陳迹，縱有遺音可用尋。子由詩云：九曲池深廣陵家，水調宛家音可憐。九曲遺歌盡惟有一池春，水深風闊，蘆花春一，度尋一。

次韻子由題平山堂

棟宇高開古寺間，盡收佳處入雕欄。山浮海上青螺遠，天轉江南碧玉寬。雨撒幽花滋淺淚，風危清酒漲微瀾。遊人若論登臨美，須作淮東第一觀。子由詩云：堂上千里對憑欄，海門僅可一二墩。雲麥猶吞八荒，精光小棠陰蔽赤，空問遠壘。九淵人七坐覺風流盡，遠瀛細觀子。

次韻子由題蜀井

蜀岡精氣滯多年，故有清泉發石田。乍飲肺肝俱深雪，

久窺杖屨亦輕便吹成香稻流珠滑裏出新茶潑孔鮮
坐使二公鄉思動放杯西望欲揮鞭子由詩云信脚香稻樓歸田行逢蜀井恍如夢試裝山茶志自便短衣不次衣血濯紅泥仍許置清鮮早知翁 勝為客遊宦
何復更著鞭

次韻子由題摘星亭述樓書址

崑崙左右兩招提中起孤高雉堞西不見燒香成宿霧
虛傳裁錦作障泥瑩流花苑飛星亂蕪滿春城綠髮齊

長憶凭欄風雨後斷虹明處海天低子由詩云開角孤高將地速迷裁
渾忘日東西江流入海情無限暮雨連山醉似泥衰
興亡應未覺後來愁思衝難齊只堪留作遊觀地看過

次韻子由題光化塔

古佛悲憐得度人應緣來現比丘身水流月落知何處
花發鶯啼又一春方外笑談清似玉夢中煩惱細如塵

老僧自說從居此却悔平時事遠巡子由詩云山頭僧伽第二身處處金錢追晚供家家葦髮閉新春云是世外無心地一掃會中累劫塵方丈近聞疑老宿清朝
遙寄語

次韻子瞻贈金山寶覺大師

雲峰一變隔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宿鳥水干迎曉開
亂帆天際受風忙青鞋踏雨尋幽徑朱大籠紗語上方

珍重故人敦妙契自憐身世兩微茫子瞻詩云誰能
高與山阿曲香往事真同一帶處高談誰先五年 清風
歸路茫茫

遊鑑湖

畫舫珠簾出綠牆天風吹到芙蓉鄉水光入座杯盤瑩

花氣侵人笑語香翡翠側身窺淥酒蜻蜓偷眼避紅粧
蒲萄力緩單衣怯始信湖中五月涼

謁禹廟

陰陰古殿注脩廊海伯川靈儼在傍一代衣冠埋石窆
千年風雨鎖梅梁碧雲暮合稽山暗紅菱秋開鑑水香
令我免魚繇帝力恨無歌舞奠椒漿

蓬萊閣

雄簷傑檻跨嶂嶸巖席上風雲指顧生千里勝形歸俎豆
七州和氣入簫笙人遊晚岬朱樓遠鳥度晴空碧嶂橫
今夜請看東越分藩星應帶少微明程公闢次韻
晚晴景旋生湖暖水香春載酒月寒雲白夜聞鐘半
聽破海頭爭並王鷺排烟棹自橫我足蓬萊東道主倚
欄先占
日初明

別程公闢給事

人物風流推鎮東夕郎持節作元戎轉前倦客劉師命
月下清歌盛小叢裝弊黑貂霜正急書傳黃大歲將窮
買舟江上辭公去迴首蓬萊夢寐中程公闢次韻
按清談有阿戎曲水暢清林竹茂小山招隱桂枝叢與
時博擊飛絲遠隨虞登臨與莫窮人下天來鹿問得高
名已到
月華中

中秋口號

雲山簷楯接天空公宴初開氣鬱葱照海旌幢秋色裏
激天鼓吹月明中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
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正在廣寒宮

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
白罷之作詩以紀其事 與莘老同賦

要須盡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

和劉僕射感舊言懷寄蘇左丞左丞并守南京僕射方為幕客今同為執政作此詩僕射詩略寄其一聯云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

三禁提衡繫攫龍拜無燒尾有家風班行舊號青雲士賓主今為黃閣公炯炯坐屏雲母隔珊珊行佩水蒼同自驚初到蓬萊上便見驥珠出海宮

西城宴集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詔賜館閣官花酒以中澣日游金明池瓊林苑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人二首

春溜泱泱初滿池晨光欲轉高年枝樓臺四望烟雲合

巖幕千家錦繡垂風過忽聞花外笑日長時奏水中嬉

太平誰謂全無象寓在群仙把酒時次玉敏中

宜秋門外喜參尋豪竹哀絲發妙音金爵日邊樓壯麗

彩虹天際卧清深已煩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

猶恨真人足官府不如魚鳥自飛沈次王仲玉

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上得風字

病軀寒食百無悰偶到平陽舊第中池籞信為三輔冠

杯盤真有五陵風美人賦韻分春色上客揮毫奪化工

白髮漸於花柳薄但憐流水碧相通

次韻羅正之惠綿扇

吳扇新繡製素綿名郎持贈意俱圓有人充戶修明月

無文乘鸞何似烟供奉宜升清暑殿動搖合作御風仙

誰知揮却青蠅輩功在春蠶一覺眠

寄新息王令藏春塢

令尹才高寺為空歲時行樂與民同旋開小塢藏春色更製新聲寫土風客向樽前忘爾汝路穿花去失西東無言嬌女今馬在桃李相傳恨未窮

送劉承議辭職歸卷

征馬蕭蕭柳外鳴議郎歸養浴陽城登山尚記飛雲處罷史端如葉唾輕為米折腰知我拙下車入里見君榮堂前嵩少宜秋色獻壽還應羨製聲

次韻王仲至侍郎會李觀察池上

螭口清漪下玉欄隔花時聽鳥關關酒行寒食清明際人在蓬臺閣花間天近省開仲月麗春偏賊里將星閑忽思歸去焚香坐靜取楞嚴看八還

慶張君俞都對留後得子

天上吹簫王作樓蟠桃熟後更無憂內家報喜車凌曉太史占祥斗掛秋龍得一珠應獻佛虎生三日便吞牛魯元福祿何人似坐見張放數子侯

寄題趙侯澄碧軒

風流公子四難并更引清漪作小亭潤及玉階春漲雨光浮藻井夜涵星捲簾几硯成圖畫倚檻鬢髮入鏡屏何日解衣容借榻卧聽螭口瀉冷冷

寄張文潛右史

解手亭臯纔幾日春風已復動林塘稍遷右史公何忝初閱除書國為狂日出想驚僊發家風行應罷女爭桑東坡手種千株柳聞說邦人比召棠

次韻裴秀才上太守向公二首

東風已動北風歸寒氣侵尋自霽威何處管絃傳臘酒
誰家刀尺製春衣使君英妙開蓮幕別駕風流出粉闈
唯有廣文官獨冷終年如坐水邊磯

上客新從穎尾歸使君高會列南威風將沈燿鶯歌扇
雪帶梅香上舞衣繡樣雲團分御帶如椽蜜炬出宮闈
倉前方丈羅珍怪却訝犀燃牛渚磯

次韻太守向公登樓眺望二首

茫茫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入燒痕千點湘妃枝上淚
一聲杜宇水邊魂遙憐鴻隙隙穿路尚想元和賊負恩
粉堞女牆都已盡恍如陶侃夢天門

庖烟起處認孤村天色清寒不見痕車網湖邊梅濺淚
壺公祠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會多懷將相思
試問李斯長歎後誰牽黃大出東門

寄錢節時節出為揚州從事新錄蕭蕭參寥

論月柴門不浪開命車良為故人来茫然極目春千里
尚想愁腸日九回綠水池邊聊復爾黃梁枕上信悠悠
何時共約參寥子自擬青著作飯材

贈劉使君景文

落落衣冠八尺雄魚符新賜大河東穰苴兵法申司馬
曹植詩原出國風拈筆古心生篆刻引觴俠氣上雲空
石渠病客君應笑手校黃書兩鬢蓬

吞龔深之

深巷茅簷日漸長卧看花鳥競朝陽惜無好事携罇酒

頼有鄰家振燭光尚欠頗存書萬卷封侯正闕木干章
錯刀錦段相仍至小子都忘進取任

次韻裴仲謨

十年淮海間居草偶遣兒童次第成方愧倉家於散帚
忽蒙鄰壁借餘明文昌但願花前老張翰何須身後名
移病闈門參拜阻卧聽車馬去未聲

蒼會存之

環堵蕭然汝水隈孤懷炯炯向誰開青春不覺書邊過
白髮無端鏡上來祭竈請鄰聊復爾賣刀買犢豈難哉
故人休說封侯事歸釣江天有舊臺

春日寓直有懷參寥

觚稜金爵自昭蕘藏室春深更寂寥捫虱幽花歛露葉
岸中高柳轉風條文書几上鬢髯變鞍馬塵中歲月銷
何日一筇江海上與君徐步看生潮

次韻裴仲謨和何先輩二首

聞說何郎操行端蕭然環堵若為安烏啼花發阻携手
水遠山高空凭欄別後想多黃絹作春來尤厭惠文彈
兩章讀罷知高義貴賤交情自古難

汝南古郡寡參尋元元長如鶴在陰去枕星河橫醉後
入簾風絮報春深青山未落詩人手白髮誰知國士心
多謝名郎傳綠綺愧無佳句比南金

吞問求仁謝參寥參溫訪於墳所

老溲城西木半摧崑崙岡下路新開故人此地衝憂去
禪客他時問疾回聞為樹風增未感却因水鳥證西來

已謀策食驅羸馬細聽清談動王哀

次韻劉遜父以寧齋詩二軸作以還之

揚舡偶過海邊州一見名郎破百憂荀氏諸龍俱俊偉
河東小鳳最風流明珠白璧堪投報細草幽花入獻酬
別駕驚齋何足念文昌新府符公游

次韻何子温

一星就起海隅倭縣弩前驅過射陽行見斯民無重困
坐令吾道有餘光簿書不礙詩人筆徒鳥常窺使者章
談笑自然群吏請何須酒後次公狂

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退食館中

翠華初到殿中間三館諸儒共一班迎謁曉廷清蹕近
追穿春仗綵旂閑病來怕飲東西王老去慚陪大小山
知續春明退朝錄借觀當奉一鴟還

與鄧慎思沐於啓聖遇李端叔

羸兵瘦馬犯黃塵自笑區區夢裏身不是對花能伏老
自緣無酒可澆春校書天祿陪群彥輪髮陽阿遇故人
三百六句如此必更添香火坐逡巡

和程給事贊閣黎化去之什

風流雲散越王城珍重閣黎願力成不使鄧尼驚倒化
祇教白傅歎先行早因妙契窺曹洞竟以清芬繼肇生
迴首中庭旌騎散月華還可一方明

再賦流觴亭

仙山遊觀甲寰瀛不比人間日雨亭歌斷瑤池雲杳杳
酒行金谷水冷冷珠簾捲雨驚秋近羅襪凌波笑客醒

月下珮環聲更好應容揮麈伴公聽

燕觴亭

碧流如鏡羽觴飛夏木陰陰五月時清渭日長遊女困
武陵春去落花遲玉笙吹罷就篝籠錯管炬燒殘替珥遺
吳越風流公第一未輸山簡習家池

會蓬萊閣

冠裳蓋坐灑清風軒外時聞韻籟龍人面春生紅玉液
銀盤烟覆紫巖峰天涵秋色山山共樹覺鄉思葉葉重
便欲買舸江北去為懷明德更從容

次韻侍祠南郊

風馬雲車下九天郊柴初告帝心虔天如倚蓋臨壇上
星若連珠繞御前縹緗佩環參雅奏岌巖樓閣抱非烟
侍臣舉酒欣相屬醉看參橫左右肩

與李端叔遊智海用前韻

點目誰能化兩龍超然相見古人風紅塵稱與僧家遠
白髮偏於我輩公休計浮名千載後且欣湯餅一杯同
何時並築孤溝上引水流花半畝宮

和曹允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冷風三伏是清秋雖有炎蒸不汝留滿地溪山歸藻井
有時絲管下滄洲快哉便得逍遙趣偶爾還成汗漫遊
誰謂餐揮無妙手賦凌楚王有家丘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故人早歲佩飛霞故道長須致茗芽寒暑遽收諸品玉
午甌初試一團花著書懶復追鴻漸辨水時能勅易牙

從此道山春困少黃書刺校兩三家

次韻范純夫戲李方叔饋笋兼簡欲慎思

楚山冬笋斲寒空北客長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羨朱愧萬千里入貢當隨傳一封薄祿養親甘旨少滿包時賴故人供

寄少儀弟

一隔香塵月屢違忽收來問涕泫然栖遲册府吾如昨流落江村汝可憐夢裏漫成池草句愁來空誦棣華篇早飛暫爾無多恨會有高風送上天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寄王定國

長年身外事都捨節物驚心一煇然正是山川秋入夢可堪風雨夜連天桐梢撼撼增悽悽斷燈爐飛飛落小圓淪洗此情須痛飲明朝試就酒中仙

林次中奉使契丹劉仲平出倅鄆州同舍十有六人飲餞于丁氏園次少逢韻二首

送次中諫議

鮮車石乘使龍庭路指金燕古北平祖帳列山修故事行臺諸部奏新嚴留犁撓酒知胡意尺牘移書示漢情納節使應歸法從中途已報制書行

送平仲學士

須句別駕備儀刑陵谷初無見坦平七子建安推世藝五經中秘擅家嚴南宮參級端如夢東觀分襟空復情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淮海集卷之九

淮海集卷第十絕句

秦觀 少游

寄孫傳師著作

上林池籞富春風十里官青錯御紅應與少在修故事誤隨遊轂柳花中

泗州東城晚望

耿耿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處山

戲雲龍山人二絕

芳草未應羞鴉鵲潛鱗終是畏提壺蔡經背上痕猶在更念麻姑指爪無

選勝只携長腰鶴入廬還駕短轅車時人若問虛玄事笑蒼無過李老書

圓通院白衣閣

白衣閣外透朱欄人在琉璃箇箇問誰把此花為刻漏修行不放一時閑

無邊剎境一毫端同住澄清覺海間還是此花并此藥壞空成住未曾閑

一根及本六根同古佛傳家有此風滿目紅渠翠蓋不唯門裏獲圓通

照閣

彌猴鏡裏三身現龍女珠中萬象開未若此軒人散後水光清泛月華來

睡足窳昔震馬二弟

與物無營但欲眠客來從笑腹便便秋生淮海涼如水
得句還應夢阿連

次韻參寥見別

爐香冉冉紆寒穗篝火熒熒耀夜芒預想江天田首處
雪風橫急鷓鴣長

與倪老伯輝九曲池有懷元龍參寥

雲月娟娟淮海秋隋家池上共浮游可憐一段風流事
特欠支郎與子猷

春日五首

幅巾投曉入西園春動林塘物物鮮却愁小庭纔日出
海棠花發麝香眠

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差差有情芍藥含春淚
無力蓋微卧曉枝

袂衣新著倦琴書散策池塘返照初翠碧黃鸝相續去
荇絲深處見遊魚

春禽葉底引圓吭臨罷黃庭日正長滿院柳花寒食後
旋鑽新火爨爐香

金屋舊題煩乙子蜜脾新採賴蜂臣蜻蜒蚊蝶無情思
隨例顛忙一作過一春

霜落邗溝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舫明菰浦深處疑無地
忽有人家笑語聲

月團新碾淪花甃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
青蟲相對吐秋絲

秋日三首

連卷雌蜺樹西樓遂由追睛意未休安得萬粧相向舞
酒酣聊把作纏頭

次韻子由召伯埭見別三首

孤蓬短檝沂河流無賴寒侵紫綺裘召伯埭南春欲盡
為公重賦伴牢愁安眠置攤裏知有幾人家在此處持

青熒燈火照深更逐客舟航冷似冰到處故應山作主
隨方遠有月為朋子由詩云華嶧大字聯樓壁袖裏

還自廣陵四首

薄衾便當鳥程酒短艇聊充下澤車墳墓去家無百里
往來仍不廢觀書

南北悠悠三十年謝公遺堞故依然欲論舊事無人共
卧聽鍾魚古寺邊

邗溝綉繞上雲空坐阻層冰不得通賴有東風可人意
為開明鏡王侯中

天寒水鳥自相依十百為群戲落暉過畫行人都不起
忽聞水響一齊飛

元日立春三絕

此度春非草草即美人休着剪刀催直須殘臘十分盡
始共新年一併來

發春獻歲偶然同新曆觀天最有功頭上兩般幡勝影
一時飛入酒杯中

攝提東直斗杓寒驟覺中原氣象寬天為兩宮同號令
不教春歲各開端

次韻宋履中題李侯檀藥亭

陰陰數畝籜龍稠亭外危通一徑幽頗似竹林當日集
酒狂莫笑阮陳留

春日偶題呈上尚書丈丈

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
家貧食粥已多時

觀犀戶部錢尚書和詩餉祿米再成二章上謝

本欲先生一解頰煩分米慰長飢客無貴賤皆蔬飯
惟有慈親食肉糜

夢裏光陰挽不回掩關獨坐萬緣灰偶因問訊維摩病
香積天中施飯來

擬題織錦圖

悲風鳴葉秋宵冷寒絲縈手淚殘粧微燭窺人愁斷腸
機翻雲錦妙成章

晚出左掖

金爵軼核轉夕暉翩翩宮葉墮秋衣出門塵障如黃霧
始覺身從天上歸

次韻蔡子駿瓊花

無雙亭上傳觴處最惜人歸月上時相見異鄉心欲絕
可憐花與月應知

處州水南庵二首

行栢蕭森溪水南道人為作小圓庵市區以罷魚豚稅
采與彌陀共一龕

此身分付一蒲團靜對蕭蕭玉數竿偶為老僧煎茗粥
自携脩綆汲清寬

三月晦日偶題

節物相催各自新癡心兒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須恨
夏木陰陰正可人

次韻東坡上元扈從三絕

藉茜繖底望龍章不斷惟聞蠟炬香一片韶音歸複道
重瞳左右列英皇

端門魏闕鬱崢嶸燈火成山輦路平不待上林鸞百轉
教坊先已進新聲

仗下番禺各一群機泉如雨自縉紛細看香案旁邊吏
却是茅家大小君

秦觀少游

四絕

此贈道流蓋有四詩
意錄者失其存耳

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霏霏霰雪零遙想玉真清境上
白虛光裏誦黃庭

其四

夜深樓上撥書眠天在欄干四角邊風拂亂雲毫髮盡
獨留壁月向人圓

其二

天風吹月入欄干鳥鵲無聲子夜闌織文明星來枕上
了知身不在人間

其三

本是匡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事
請看先山十丈文

其一

奉別牛司理

堂堂先德擅才名詞賦高凌墨客卿之子妙齡初筮仕
好修文史繼家聲

送酒與泗州太守張朝請

莫笑杭州別駕村昔曾柱下數承恩而今雖是江湖吏
猶有當時七字尊

題柳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絕

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庭菊兩三枝行人到此無腸斷
問爾黃花知不知

哀歌巫女隔桐叢飢鼠相追壞壁中比客念家渾不睡
荒山一夜雨吹風

又別牛司理

半年淹郵越溪濱好愛如君只數人解手莫令書信斷

故園桑梓幸相鄰

和工部侍郎新章

覺棟相連數畝中出門遙見大明宮朝元雖共浮丘伯
煮茗名還同桑苧翁

題金華山寺壁

鸞鶴同為汗漫游天風吹散下滄洲金華有路通元氣
水繞高寒不斷流

次韻出省馬上有懷蔣穎叔

新淬魚腸玉似泥將軍唾手取河西偏裨萬戶封龍額
部曲千金賜褭蹄

制詔行聞隆紫泥簪花且醉玉東西羌人誰謂多警策
止有黔驢技一蹄唱首云 春雪京城一尺泥並鞍還
風送馬蹄 不說埃壙與金泥封印還家日
巴西豈此元 故碧油下盤盤統帳馬千蹄

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師從翰林蘇先生過興國
裕室院始識次師後二年復來閱諸公詩因次韻

聊移小榻就風廊臥久衣巾帶佛香白髮道人還省記
前年引去病賢良

客有遺予以假山石盆池者聞陳元發有石菖蒲

作此詩乞之
瑟瑟風漪心為清更短嵩峯眼增明可憐一片江山樣
只欠菖蒲十數莖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蒲城車馬沒深泥院裏安閑總不知兒輩未來鈎箔坐
長春花上雨如絲

題趙團練畫江千曉景四絕

本自江湖客宦游常苦心看君小平遠懷我舊登臨
鳥外雲峰晚沙頭草樹晴想初揮灑就侍女一齊驚
公子歌鐘裏何從識渺茫惟應斗帳夢曾到水雲鄉
曉浦烟籠樹春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

夢中得此

縞帶橫秋匣寒流炯暮堂風塵如未息持此奉君王

寧浦書事六首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榮達日長聊
以銷憂

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此

地烟嵐

南土四時晝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作石一齊忘

了家鄉

洛邑太師奄謝龍川僕射云亡他日歸然獨在不知誰

似靈光

身與杖藜為二對月和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

此何堪

寒暑更拚三十同歸滅盡無疑縱復玉關生入何殊死

莽蠻夷

題務中壁

醕頭春酒響潺湲爐下黃翁寢正安夢入平陽舊池館
隔花螭口吐清寒

題法海平閣黎

寒食山州百鳥喧春風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
寫得彌陀七萬言

留別平閣黎

綠盡山城且不歸此生相見了無期保持異日蓮花上
重說如今結社時

紹聖元年觀自國史編修官蒙恩除館閣校勘通判

杭州道貶處州管庫三年以不職罷將自青田以歸

因往山寺中修懺日書絕句於住僧房壁

郡後學張樂校正

淮海集卷之十一

序篇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蜩蟪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

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數應較不運三十幅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債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眾賢聚於本朝發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群聽作朋黨二篇烏有鳳魚有鯢超絕之材宜見闕畧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

篇爵祿者所以勵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乘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眾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為大冢作盜賊三篇究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織者就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毫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擲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考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忘言又不可以遽及然則後世入君有以

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禮名儒屏棄姦臣投巖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刊免後之今至於摘山者海冶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為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為詆欺之言悖亂群聽以為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遠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為大養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為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為達孝秦皇漢武皆以蓋世之氣關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粵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為暴主稱武帝為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况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下具以意作為明詔丁寧友覆如古訓誥堯舜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眾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辨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柰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又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踈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柰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為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為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為相十有九年顯政用事補闕

杜進上書斥為下邳今由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辨論大臣數絀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群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亦從中出輒為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為刻深慈惠側隱之意或壞而為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王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彊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彊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勢而無術者天下之至術也雖然御彊勢者必以寬而彊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

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喋血之餘除誹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擣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繼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存與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含脇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較強之弊必於崇寬之時較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夫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書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譚將去潁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款之獄果如誦言以誦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為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施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者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

欲無為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寓之心削平
僭偽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
氣在平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阮

治為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
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先皇即位之始
大講法度作而新之覈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
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

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鉤距以
為法術任惠文以取輪快上下迫脇民不堪命故陛下
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

忠鯁於謫籍平冤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
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
而過直矣何告訐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

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為守而國論未決也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隱忍羈縻藉養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惟此言之
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胥渾於冥冥之中矣夫

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
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
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緩

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
而救之以猛猶關高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
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
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關高不通再加涌泄正氣必傷重
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

遇通慢之原杜懈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
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
而用之

淮海集卷之十二

秦觀 少游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甫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蓋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為萬世計也臣竊以為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殺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紫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比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為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湊南與楚境西與韓境比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中車錯駘踴交道軸轆衝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為戰場洛陽左瀘右澗表裏山河扼穀颺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關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為重自古號為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為險矣夫雍為天府梁為戰場周為天下之咽喉

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為險本朝以兵為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不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皆道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為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為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夫以兵為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為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處曹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瞻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

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致誠相欺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為疑其臣不以為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繫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為國尉祈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孫監察御史為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嘆曰安違眾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苻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為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忤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竒材異行實為時輩所

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緣修莫敢授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為此風一或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竒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為三公父子為宰相感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為名臣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為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為劾則天下之竒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為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為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為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為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為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為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

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顛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克賦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伏節死諫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攘擊姦惡如報私讐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為之一空臣愚踈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惟陛下何取之難而去之易也且人非蒼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會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縱過失如此又况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末者王鳳之客也而讒斥帷幄劉桢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為凱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瘡病也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藥石者何哉

以其所愈者眾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脩短大抵搢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桢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贊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不免也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為一切之計小人接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聖明之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一陽之生則為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為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為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為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為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為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為慘舒為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為盛衰為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之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

有渾沌窮奇構杌鑿參西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鉤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李修朱竝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竝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摺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為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零晦卒不知訓注者豈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交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論籍而參侍從

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眾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眾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為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為小人一切指以為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為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數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為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為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象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杜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為黨人而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稷之端室中傷之隙求賢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汝邪情得而無所售其謀諂佞氣索而無所啟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為元老大儒杜稷之臣者矣

十三卷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勵聞學博而行治純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群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記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幸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書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廢礦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充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人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及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取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榱桷椽童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為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為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椽必以為担椽之杙稍脩則以為榱桷其短則以為侏儒至於被構軸解唾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榱桷椽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椽之故遂弃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

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欽歎靡頓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裨謀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不黃霸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臯陶嗜而為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誓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汗直如汲黯而有樞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叩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膝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耜之旁死於大山龕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即位以來屢下明詔舉監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可不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允異者用之而不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犯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歷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危榮辱之所從長又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

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告誓命之篇而其言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

法律下

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為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牧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為新語用叔孫通之說而使得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櫛振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為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詘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

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丞絕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其事皆孝弟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之所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

欲以報所惡之讎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讎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為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經術為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眾指以為俗吏而耻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柱後惠文之事父教其子兄詔其弟以為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戒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為本法律為末而近世以法律為實詩書為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為吏也而假之太優權之太峻至於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

見異塗循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及黠固爭以為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為闡出財物矣密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為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為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忝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為縱未能盡能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眩蠹起之說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稍復筆削著為一切之令取濟暮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系吝不能以至公為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後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後之法雖曰送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算困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國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為免

後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健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衰多以為寬刺厚積以為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為是而免為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為得而差為失私意既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恠也昔唐至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為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既隳丁口田畝皆失其寔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為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為非古租庸調為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為弊法以此易彼寔無益也今差後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為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築也其乙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建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扶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官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合一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棟者乎父以為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蓋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陛下若以臣言為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為一書謂之元祐

後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其材可棄某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管削雖有美姬無棄葦唯陛下擇焉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為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為輕浮好為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為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為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幻董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者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則問胥書之孝悌睦嫻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

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攷之於州長與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偽行之人弊車贏馬竄伏巖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慮慕而生子虛室之季或號嵩少為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起宋而不至者為賈馬斑楊學賈馬斑楊而不至者為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為謝靈運沈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唐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為切齒者也廡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為終之芻狗兩後之士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驪留駢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狎言殊技也鷓鴣夜投桑柘豪書出賤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并為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為今計

者其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為料以籠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力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並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淮海集卷之十四

淮海集卷之十五

秦觀 少游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為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偉偉之人或拘格而還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為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為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寄祿格為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為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為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為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為非則數十萬人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為郡守而仕官再為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為通判者相去

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遷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為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為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為三公學者以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秘常人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為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為雜榛名存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甚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汎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師乖違之條奏繆之目至不可勝數先自帝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緣實亦得其文可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向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大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大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

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為之寵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九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蓋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進故大臣為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別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殺而天下皆將汎汎然偷取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為己任此亦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為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為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為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蓋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為爵勸不為祿勉古之人有行之者蒙殺是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行之者在周是也今朝廷之臣皆得在周蒙殺而

為之則爵祿之器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略清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是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放舊制自正議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為三等之名如此則遷進煩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而資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禋廟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脯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禁大禁寡乎什一小貉大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禁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沿鑄以管山海之饒權酒酷以漁井邑之利筭舟車告繆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耐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今吏坐列肆販物以來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曹獲而踰侈酒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鍾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媿夫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易足惟哉本朝至和嘉佑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為寶實賦經

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為限量衣食器血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克効侈心自動於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劍以武斷於御曲畢弋漁獵毅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書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即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軍以培克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廩賸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遊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羞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為寒心此正人臣揚摧斂散以究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耻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為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為此乃姦人故為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頽閣言

錢不害為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為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洪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洪羊所為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為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為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闡闢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為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彊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為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行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為下而乃今以沃行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眾培養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養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况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

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愷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為代田一畝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晦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農之事而例為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為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為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為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為罷行之而罰其滯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取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閭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鬻產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減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

進策

將帥

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為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為之變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敦樸以為之率棄難得之貨却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為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皆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眾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元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鷺而蜀師劔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肥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

之將也。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衿犬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閭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有摩而較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為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為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邊事，則主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為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蕪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為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陲，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玄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雉鳥喙，董葛之毒，奇於藥，繁弱忘歸，奇於弓矢。鷓鴣莫邪，奇於刀劍。雲為山，奇壽為海，奇陰陽之氣，怒為風，交為電，亂為霧，薄而為雷，激而為霆，融散而為雨，露凝結而為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為計，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絕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兩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制，此兵之奇也。兵

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為主，無正兵為主，而用奇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鬪單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為敵破則精者却。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為奇，悉其冗怯以為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為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眾為奇之勢。長短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為眾，冗怯者亦為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吳彭沛都江而上，以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捨番禺，而盧循破李翹，越交成，戍殲張柴柵，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敏足以決勝，故能乘變接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強將勁卒，不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贖曰：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掉檄，批亢搗虛，形禁勢格，則自為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管者之解牛也，經首祭則以刀，遇大軋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於空虛而礫然已解矣。奕者之鬪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管奕鬪事也，有奇技則無與抗者，况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徂

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辯士

臣聞兵之大槩我為主彼為客是守之而已彼為主我為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觀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辦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也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轉御諭以禍福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審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掩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理志醫方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吊聞者違懷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替以美利聞者悅慄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忿然髮上衝冠目眦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鈞其所感傷聞者恣然涕下露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陶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捨之而行則恐其實也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恠也徒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田穰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穰然而發莫能禦也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已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

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恤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為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為縱橫之術諱問而耻言之則所謂因咽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未嘗廢辯特書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負摩而設擊兵之交則使其間若非辯士為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尚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又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為力思慮為謀語言為辯天下未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橫以七十城下葉陸賈使南越尉它去黃屋而稱臣曹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勤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為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

參酌廣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蠱端策灼之而辨
 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
 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况
 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
 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令者鼓音也旌旗鼓
 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物脉絡
 出聲音用耳目後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
 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飢飽勞佚
 之遇漫然而不知寒暑溫清之變宜然而不察冒犯水
 火嬰禍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
 通鼓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
 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脩
 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
 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
 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
 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
 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比之餘五載而成
 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為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也故楊雄曰漢留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
 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
 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
 事之遂攻燕齊袁本杓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
 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
 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

者勝也昔張綉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為不可已而果
 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為綉謀一
 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
 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
 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
 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
 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
 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
 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鬪茸取且之
 人一旦敵傳於陣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
 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
 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
 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
 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秦觀少游

進策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兵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為棋利革為鞠亦皆有法况於帥無罪之人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寬魄也精神失守寬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七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村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閔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封諸將貳師單于因為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云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禱山賊投獨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

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鷲以為矢傳膠合漆以為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為善射服在箱駉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為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有相摩挾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為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為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為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臺駟輪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避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

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
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
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
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
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
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
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
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攝
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
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
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
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
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
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
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
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
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
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
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
迫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
束手而受斃孰若遊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
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
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
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

盜賊中

曰穢厥渠魁宵從罔治穢染汚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
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確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
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
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臣聞自古盜之所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歛橫出徑
役數發故愚民為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為假息
之計自陛下即位以來輕徭後薄賦歛善氣既應年穀
胥孰是宜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之間枹鼓或驚
遊徼旁午未見休已者何也以臣思之蓋不任吏之弊
也夫任法不任吏為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
賊之法可謂密矣強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輒棄市殺
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案問欲舉者得減
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它盜者降除其罪為之裏寧通
行飲食者從未減若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輒戮考
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逸賞罰之格允數十條然皆
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為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
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惰卒
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為徒黨或
困於饑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
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
耳其間黃綠世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
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為輕重則宜殺而生
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則威惠

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全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能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爲吏於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爲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緝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十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十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虜掠閭里大則擅名號

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說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踉蹌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我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惟魯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爲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檀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於二十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畜夫邴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旌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多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

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為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棄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其選士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閱書歲月使得出任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入也臣嘗思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者竊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裁擇之

蘇按富鄭公蘇長公論彌次嘗有此說秦公謂有搢紳先生告臣者其實指蘇公殆非設言也

淮海集卷之十八

秦觀 少將

進策

邊防上

臣嘗以謂方今表伏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夫契丹強大幾與中國抗衡党項遺種假息之地不當漢之數縣而臣以謂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何也蓋大遼自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孽金帛綿絮他物之賂而一歲不過七十餘萬西邊自熙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熙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比邊歲賂七十餘萬而兵衿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邊歲費四百餘萬而羗虜數入逆執事如鷹行將吏被介冑而卧以此言之北邊之患孰與西邊之患重乎今天下謀臣策士議欲紓西邊之患者多大率不過有二臣請具陳其說而去取之有曰昔漢武以遼陽九百里之地斗碎難守棄以予胡元帝亦以關東歲饑納晉捐之疏罷朱崖郡蓋王者不以無用警所恃也狄道抱罕故為吐蕃諸侯之巢穴五泉會寧亦父為夏人所據若以蘭會之地復賜夏人用府州故事擇土酋以為熙河之守則數百萬之費可一朝而省此其說一也有曰狄道抱罕五泉會寧皆中國故地自漢唐以至國初不聞苦其難守者以靈武內屬故也今置靈武於度外者八十餘年蕃漢地形相錯如繡耕鑿則有蹂踐之患饋運則有鈔奪之虞是以苦其難守也若遂取橫山次復靈武則蘭會

之勢也

邊防中

熙河自為內地尚安有數百萬之費乎此又一說也以
 臣觀之以前說可以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
 於今日之後何則陛下即位之初羗虜各率種落交臂
 屈膝請命下吏是若赦其罪戾與之更始假以熙河之
 節賜以蘭會之區則外足以懷大羊之心內足以寬元
 元之力今則不然天奪其魄自干誅表相為輔車遊魂
 疆場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犁其庭而掃其閭夫順
 逆之勢殊則撫御之術異為今計者獨有取橫山而復
 靈武耳羈縻不絕之說可復道哉臣故曰前說可施於陛
 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也昔曹公征漢
 中而弗克乃下教曰雞肋楊脩以為雞肋者食之無所
 得棄之如可惜公將歸矣已而果然蓋是時成都方為
 劉氏所據曹公以為難得漢中之地必有輪糧之費禦
 捍之勤其勢未易久守故不若棄之便也及鄧艾襲取
 成都而漢中遂為控引輪寫之地豈可謂食之無所得
 棄之如可惜者乎然則曹公之棄漢中特以未暇取成
 都耳以此言之則知前二說者去取各有時也且天下
 之形勢固有不相關而實相待者飛者以翼而躡其足
 則不能飛走者以足而縛其手則不能走旣蹙則墨耻
 唇亡則齒寒矣橫山靈武亦蘭會熙河之手足而蘭會
 熙河亦橫山靈武之鬣齒也功成於彼則患紆於此矣
 杜欽議夜郎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
 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侯王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
 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絕之嗚呼是今日西邊

或謂臣曰咸平中賊繼遷者攻陷靈武進圍麟州朝廷
 檄召諸鎮兵討之僅能解圍而已逮寶元慶曆之間元
 昊偕逆兵罕而不解者數年竟亦不能致其頭於北闕
 下元豐初大舉弔伐之師五道並進輒無功而返未幾
 永樂陷沒詔使死者二人夫羗之勁悍不可以力屈又
 矣奈何輕議取橫山復靈武哉臣應之曰不然夫勝有
 勢敗有時聖人不能生其時時至而不失其勢昔咸平
 之時海內物離分裂之禍上下厭苦於兵俱欲休息而
 繼遷之黨以夷悍狡險之姿據平夏之全壤扼瀚海之
 要衝故其壤清遠而竊靈武也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復
 問寶元慶曆之間天下承平日久邊防之備大率皆弛
 將不知兵而兵不習戰彼元昊者雖生於砂磧牛馬之
 區而計數足以濟其發勇決足以成其惡料敵合變有
 古單于之風小羗入事請盟唯恐居後於是盡有河南
 之地又取河西之境乃歸節旌偃名號卷甲一出其鋒
 不可當者矣先皇帝自熙寧以來懲累朝之事為萬世
 之計申嚴武備命將出征戎軒啓行袍單請命于父再
 指五原內屬元昊之杓遂決策大舉夏人震懼不知所
 為然猶未即伏辜者其形勢已成其支黨具在譬如不
 肖子守其先人之廬雖終賣鬻而期月之間資用尚饒
 未可問也今則不然承先皇帝飭勵之後懲艾胡粵之
 餘將帥之銓擇士卒之蒐練器甲之犀利財用之充委

皆數倍於寶元慶曆之間而天方厭羗內難屢起權臣擅事蚌鷓相持既仇於永樂之後常以中國為易與耳

又謂陛下新即位方務休靖未能外事四夷大戰而輕驕與夫懈不設備在兵法皆成亡之道也由是言之彼

無敗形我無勝勢者咸平之時是也我之勝勢已具彼之敗形未成者元豐之初是也我之必勝之勢彼有必

敗之形者今日是也且時難得而易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柰何不議取橫山而復靈武哉昔漢武帝擊匈

奴追奔逐北者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漠破宣類襲王庭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

數築單于邸城於長安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逮宣帝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漢以威德覆之於是始有臣

服其露中呼韓邪單于遂來朝於甘泉之宮唐太宗伐高麗至身躡臺榭較結兩服雖拔遼東白崖諸城而駐

蹕之後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愴然思魏徵在朕豈有此行邪迨高宗時蓋蘇文死諸子閔狼怨禍

構連讎鐘頰仍災異並見於是唐遣勣等討之遂滅其國以其地置安東都護夫孝武太宗用武之主也宣帝

高宗守文之君也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高麗之所以存亡者何哉用武之主奮威而擊於前守文之君乘弊

而取於後亦其形勢使然無足怪也臣以為陛下親匈奴高麗之所以破則知夏國之可夷觀宣帝高宗之所

以克則知天誅之可致觀武帝文皇之功則先帝之志不可忘也願陛下擇大臣知兵者一人以為統帥盡護

諸將之軍使之毋顧小利毋急近功而專以橫山靈武為事不過三年河南之地復歸於中國矣

邊防下

臣既言靈武蘭會之形勢因請遂陳攻守之策今天盡堅悉銳傳壘而陣八部立進晝夜不息是知攻而已者

也增陴濬隍嬰城自固屈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已者也知攻而已者可以擒小敵矣而不可以擒大敵

知守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不可以保危城古之知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自養其鋒則雖大敵而可擒直

前逆擊折其盛勢則雖危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為攻以攻為守非天下之奇材何足以知之乎諸葛相蜀歲

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死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亡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迫強敵非數出

銳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為守者也漢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罷騎兵留步兵十萬人也田以待

其敵宣帝從其議遂滅先零蓋充國以先零窟窟急與之角則中國必有饋輓轉輸之勞故罷騎留屯而圖以

暮月此則以守為攻者也臣以為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而充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

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積粟儲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寇我小則掠羊馬大則拔障墜援

兵將至羗輒引去既解而歸則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數搖動而車甲疲非長久之道也為今之策莫若以秦

鳳涇原麟府鄜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

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却無久留務以
撓羗人而已夫以五路之兵歲各一出則是我之兵歲
一戰而羗人歲五戰也羗雖魁健豈有歲五戰而不罷
極者也彼既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地自然無事

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沒八十餘年其地
北距大河南抵環慶翰海七百里烏鹵無水泉岩誠舉
大兵徑薄其下則虜將嬰其巢穴竄伏不出而潛以精
兵擊吾歸路吾軍糧盡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

得非萬全也為今之策莫若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為必
誅之計今屯田白關中以至塞下往往而有然水利不
興人力未盡內無良吏為之教督外無遊兵為之捍敵

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願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搜
粟都尉之類專領其事凡要害之利盡發吏卒屯之濟
溝澮繕亭障煩出騎士以為田者遊兵積粟數百萬斛

則靈武在五掌股中矣此亦克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
羗以數縣之眾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
轉輸輜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贏斗升之糧負於

馬上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羗所長
者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既大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為
必誅之計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為撓賊之謀則
吾之所短者無慮彼之所長者無所施臣謂不過三年
羗必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武之地
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并取夏臺數州矣彼知我不得靈
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於朝廷如有迷悞不從則

以數萬人自邠時度塞門抵回東阪可唾手而取也傳
曰猛虎在深山百獸恐及其在陷窞之中搖尾而求食
積威約之漸也夫能以積威約之漸則羗雖勁悍將搖
尾而求食矣

後學張綬校正

淮海集卷之十八

淮海集卷之十九

秦觀 少游

進論

晁錯論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爰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父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皆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疆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自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者海為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為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自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爰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為冤此正棟梁所謂以毋言之則為是以妻言之則為妬夫言之者異而其意同也就使盎與錯素無睚眦之嫌其為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奈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

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為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為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潼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爰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祗足以危身矣尚為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為也

章元成論

臣觀章元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笑之以為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為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且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不足以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月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始終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

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請以為原廟又嘗出遊於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為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元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次之宮室為後將毀宮室廡庫為先宗廟為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元成等徒知陵廟園窳便殿祭祀之為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玉之為過也知廟在郡國月苴衣冠之為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基離宮別館日有餘區之為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侈異嘗罷角抵上林宮餘希御幸者而永元中辛長揚射能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宗譴責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用元成等為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為不足用嗚呼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真儒用之哉

石慶論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脩法

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洪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為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固宜牧丘鄙人耳為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偏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偏偏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主上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強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樞之中大臣取克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強臣弱陽勝而偏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唯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強臣弱陽勝偏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及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洪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譏聞其端使人主自擇不

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為幾何耶洪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五呂壽王朱買臣王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特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沒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洪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張安世論

臣聞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為賢以臣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彀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固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擠專為利而已此彀臣者也安世身為漢之大臣與聞政事當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竊焉專為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能致為臣而去乎臣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得薨而子禹謀反夷宗族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徵博陸之類方貪權勢在已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

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嗚呼其視彀臣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臣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為重為多者無所於德為輕為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魯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號不同而其於有心則同也昔叔向被囚析奚兄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謂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泣涕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析奚之於叔向霍謂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之於廖立李平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矣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群才皆濤所進而王通以為密不以仁子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濤則知臣之不與安世矣

進論

李陵論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斂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知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行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易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為強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為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塩水迎貳師未聞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為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荆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荆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為利哉以為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

以為鑊錐之劔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心耻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頽其家鼓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弊窘甚矣頽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子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司馬遷論

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誤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雜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摺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雜崇勢利而羞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以臣觀之不然後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久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

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谷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捕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為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為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世乃一切寓之於書

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虐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表吾極皓百里飯牛仲尼厄於陳蔡蓋遷自况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李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僕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正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况於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

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為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為乎有取也

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逐便利為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為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諫門生弟子貫械腰鈇鑽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眾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為也故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為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為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眾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為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為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輩皆捐覆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任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愠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不

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強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衰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鈞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為君臣者可不戒哉

陳寔論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物無意於制行其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行以和雖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為清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為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為清為和由其弊而言之則為隘為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史稱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穎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耻之寔乃獨弔焉

嗚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宦人而天下之士方以高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內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誦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復誅黨人張德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效蓋可見也嗚呼使東海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則寔為侯張而身誦也不為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得宰相亦不為過歟斯不然也昔孔子於衛見南子矣於魯敬陽虎矣至彌子以為主我衛御可得也則曰有命蓋見南子敬陽虎者身可誦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誦也寔於侯張亦誦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誦道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為道而或誦身於宦人者亦可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死取軫者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挾傷而死古之人耻其身之辱於刑也是故為伯夷之清而非其時者是隘而已若陳寔之誦身於宦人而非其時者是為發而已

淮海集卷之二十一

秦觀少游

進論

表紹論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為於世者雖負其

豪俊傑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

以為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

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

霸臣士者疆失士者彙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

皆以袁紹之亡繫於官渡臣竊以謂不然紹之所以亡

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

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犇比狼俱甚於袁

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

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

內修農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遂至於亡哉

魯肅論

方紹與董卓真議橫刀不施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

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

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

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確耳能聚人而

不能用臣竊以為知言也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王悔

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

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

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

毅然有并吞諸雥之心袁紹呂布皆為擒滅其能合從

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元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

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

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

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

豈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

悅項羽雖徙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

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

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

以人為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苦還公安吳為

赴海鳥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沂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之則為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為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徒先主置吳盛為築宮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文玩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諸葛亮論

見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竊以為不然大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焦鵬之翮拔而傳焉鵠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材亦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為蜀先主而委邪王通以為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與乎充非也臣以為亮雖無死曾不足以及取天下况於與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

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為小器樂毅為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齊然曠日持久不能下苦與即墨之間者得行檣燕之趙管仲樂毅雖得志於天下尚不能與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與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其蘊則彼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留則可以與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荊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關羽之死大舉伐吳亮曾不能強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復東行必不危矣所謂虎兕出於柙龜王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與禮樂亦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霸有荆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託孤義盡於主國無間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為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往杜稷之臣何以加諸陳壽以謂管蕭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其卒於渭上同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材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略不言可知矣嗚呼豈壽果狹見其父之故

耶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臧洪論

臣聞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臣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為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觸鼎鑊冒鋒鏑患有所不避者非不惡死以其所惡有甚於死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於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絕俗拂其所謂真情者耶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為易殺身之為難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為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為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為順布背朝廷其勢為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為救猶或可責劔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為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焉得與紹為仇乎由是言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為管亥所困太史慈為突重圍求救於先王先王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

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為媿禍亂不鮮為耻厥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為太史慈不成則為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人也楊子以要離為蝮螫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者耶孟子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足以悲夫

王導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為實其族宰非盾也看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顛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為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道之族導營求救於顛顛申救甚切而不與之言導心術之及敦得志問顛於導不荅顛遂見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顛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顛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麇賊之麇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為其不計穿乎傳以為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合首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為君子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為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為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

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毋坐趙氏死厲王以為辟陽侯力能釋之而不爭輒惟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入以為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為多特其殺周顛之事有似於盾而已

崔浩論

臣聞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之以晦至智而守之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肯與眾為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於元魏運籌制勝筭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為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傳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為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謨帷幃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詔亦闔門自守退無交私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者也浩

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既有功而奏五寅元曆章尤夸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錢石道傍公彰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益城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災惑之入秦彗星之威晉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遠定三秦滅項羽於垓下大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涼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而太武為國副主亦自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為子房而不知所以為子房者歟

淮海集卷之二十一

淮海集卷之二十二

秦觀少游

進論

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入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以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閱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主壻女為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為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出樞紳顧望不知所為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表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為親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朓褚彥回之屬物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儉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稱駸何異取六藝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為名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汚世而矯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

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為人蓋可見也

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為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為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為實錄此叙事之文如同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鈎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披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

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宏遠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李泌論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為唐室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鳥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然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入視之猶子之於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為反虜切齒懷快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為主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與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比身欲先圖范陽而泌為肅宗言之最悉此益天下之利勢乘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是以慶

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逆黨又稽天誅則偷為一切之計瓜分涓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為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完兖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兖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橐駝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杞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白敏中論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皆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主而殺原為卓之子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卓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

皆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豈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冤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為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臣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後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子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迫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李訓論

臣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強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

戴黃屋刺客公行景帝用晁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今未及行而七國合從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為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之李訓豈不踈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比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尚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德裕可以制佐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蹂躪觀闕之前不勝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故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為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庶免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林朱温之事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觀之事故敗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年訓之猖獗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以為德裕能不為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為太和之

時必矣

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具材也材而不適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充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眼邑不聽蓋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充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實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謂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掇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固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擾其人剽悍疆忍精急高氣樂聞而輕死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易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龍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龍矣何則虎躁悍易乘能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

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修法度而朴至於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復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後學張縱校正

淮海集卷之二十二

淮海集卷之二十三

秦觀 少游

論

擬都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也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應事物之變苟利社稷則遂事矯制雖若有所不從苟害社稷則伏節死誼雖身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時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況其它乎此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也楊子曰近世社稷之臣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楊子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歟料敵制變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歟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歟果在乎是則戰國之末士二介之庸人皆可以為社稷之臣矣豈楊子之意哉方高帝之時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決子房辭齊三萬戶願封於留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欲廢太子子房乃行少傳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其所以有取於子房者也高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深自相結卒能誅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有取於陳平逢侯勃者也後元元平之際漢室多故子孟攬昭立宣政繇已出前後二十年海內厭服此其有取於霍將軍者也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體死絕三年宗族誅夷勃免相就國不遠嫌疑陷於吏議致致顛覆

平多陰禍至孫而廢掌雖親貴終以不侯子房雖無三子之過然不能為漢制禮作樂追述三代之隆以聖人之道聚之皆未得為全人也故曰終之以禮樂雖然四人者或氏而字之或氏而名之或爵而名之或氏而官之何也此蓋楊子之深意春秋之大法也春秋之法雖貴而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然而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子因此等以寄褒貶焉氏者別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德名以言其體爵以言其功官以言其業張子房以智蓋言其德也故氏而字之陳平以無懷蓋言其體也故氏而名之逢侯勃以果蓋言其功故爵而名之霍將軍以勇蓋言其業故氏而官之四人者子房最優故獨字之逢侯勃為下故獨不氏焉嗚呼不知是何足以為法言

聖人繼天測靈論

古之語道德者未始不以聖人而論聖人者亦未始不以道德蓋捨道德則無以見聖人而微聖人則道德或幾乎息矣何者其體相俱而其用無以異也夫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化而不可知謂之神神也者其合則藏於無為其散則寓於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為也故疆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為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有得也故疆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已天者道也而於神為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於神為無用之用體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由此兩者而不能知百姓是也知此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

仁者是由而能知而能行而能盡靜可以繼動可以則此聖人所以至也蓋聖人者其聰無所不知其明無所不察積聰明而為淵則極天下之深盡聰明而為懿則窮天下之美夫人之所以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而一切事變之來不能以明辨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不足而脩所未至爾聖人既已具聰明之質而又加之以淵懿之修則尚惡往而不至耶是以合而為體則於上與造物者遊而無以為散而為用則足以遂知來物之不窮而各有得夫合於無為則固以天也散於有得則固以靈也以吾之天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猶棟五寸之矩求天下之方其不合亦以鮮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測靈也蓋靈與天其始也出於神其終也入於神而聖人與之俱焉故楊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夫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則靈也及乎天已至於可繼靈已至於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符而言矣何則極道德之精則粗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然其質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異是以雖有存乎人之大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於物之靈而不能盡之以器於有窮夫以有累有窮之具而欲繼無為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可明矣嗚呼於是知聖人之所以聖人也

變化論

萬物不能常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於有變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於有者也方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之間闕陰以為陽者有矣闕陽以為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入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剛以為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待為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煩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煩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並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宰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者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

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
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
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
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形形而道
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
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
以入無而兼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為用而已
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為天德
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
無成而待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
道變化而於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
地天既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
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
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
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
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之謂矣

君子終日乾乾論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於天而相之以人安於命
而輔之以力故凡乘勢以應變因時以立功雖一聽於
自然而進德脩業未始不以自彊不息為主何則力有
所不盡則未可以言命而人有所不至則未可以言天
故也乾九三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者蓋
亦以此矣夫天三以不中之位據重剛之險前有五之

可至後有二之可終非所至而至則失義非所終而終
則失幾失義則驕失幾則憂於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
其處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惕若也日者有為
之時夕者無為之時也於有為之時乾乾以致其力於
無為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
憂安安者危亡者存固天之理也外既有以致其力
而內又有以盡其心然則德其有所不進業其有所不
修而過其有所不補者乎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厲無咎而孔子亦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也易
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蓋當重於進而安於苟簡而不能
果於自彊能以無咎者寡矣嗚呼非深知天人力命之
說者何足以與於此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已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
終則蔽於為我見其未而遺其本則蔽於為人為我之
蔽溺於楊而為人之蔽流於墨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
該不偏一曲之所為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
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
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於己夫公於物仁
也私於己智也公公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
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
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
下皆知性之無不同也則其俛仰之際語默顰笑之間
固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

傳

浩氣傳

知故尊其卑者有至於上智而卑其賢者或至於下愚夫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於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故古之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於己既成則分之於人其大也以其所知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為人已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治身得其緒餘足以治國家天下豈固有求於外以為人之所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且上覆下大容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與之理之當然也彼聖人以德分人也豈固有意於是哉蓋以為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當然而已矣

氣之為物至矣其在陽也成象而為天其在陰也成形而為地陽沍於上則日月星辰之光輝陰沍於下則草木山川之精變氣也者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運也况於人乎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合也志者精之合也氣者魄之合也神虧則精不復精弊而魄不牽君子虛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探事物之奧內安性命之情浩然無際與道自會豈特通體乎天地同精於陰陽而已哉嗚呼氣之為物亦已至矣此公孫丑所以問之恁而孟子所以告之詳也凡進以禮退以義動而智靜而仁者皆性也窮通之有數廢興之非常者皆命也君子審去就之分循得喪之理以盡其性則寵辱於已猶蚊虻之一過死生於已猶夜旦之一易皆命之偶然者也烏足縶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自此霸王不與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對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傳曰色感者驕力感者奮未可以語道也二十曰弱弱則未足以窮理三十曰壯壯則未足以盡性所以窮理盡性四十其時也四十而不能斯亦不足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孔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內蔽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後已故曰不動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

知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為外焉然則孟子遂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即有而無即實而虛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於中也受而無止雖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為猶不為也安可以喜怒之形求樂之發而累其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以與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孟賁不動心有似於告子故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對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夫矢石相攻鋒刃相搏壯士遇之推入而不顧彼得全於勇猶若是况得全於道者乎故刺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逃其思已也一毫之挫若市朝之撻其視人也萬乘之尊若褐夫之賤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此北宮黝之養勇也視彊如弱進不量敵之大小會不慮勝之中否曰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孟施之養勇也昔曾子事親主於養志子夏之門人先於洒掃應對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故似曾子之約黝之所養者末也故似子夏之詳由二子觀之則本固宜可以勝末約固宜可以勝詳由君子觀之則三子之養皆氣而已未足以知義也故曰夫二子之養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知勇而已者有時而窮知勇知怯者無時而屈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慊焉所謂知怯者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所謂知勇者也夫曾子之守約所以異於孟施舍之守氣者豈有他哉勇而能怯與義偕行而已矣故曰孟施舍之守

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然則不言子夏何也曰黝養勇之詳固不若舍所養之約舍似曾子而不及則黝之不若子夏從可知矣蓋黝之與舍可謂不動心而與夫告子之養者同矣曾子子夏可謂知義而與夫孟子之所謂養者亦有以同之也故夫足問不動心之道而告以四子之養勇則孟子所以異於告子者固已存乎其間矣言心之聲也心氣之主也不得於本固可以勿求諸末不得於文則不可以勿求諸實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者外也人以心為君以志為帥以氣為師以體為國君欲虛而靜帥欲知而專師欲和而勇國欲實而彊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失道而亂莫大焉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以言志立於心而足以率氣氣後於志而足以實體志有彊有弱故以帥言之氣一滿一虛故以充言之夫帥之所適師之所從也志之所之氣之所止也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帥不專則銳師不能以取勝帥不和則良帥不能以有功志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特其志無暴其氣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喪志况情偽之感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持其志之謂也朝氣銳晝氣墮暮氣歸朝暮之變且或動其氣况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乎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無暴其氣之謂也雖然此猶有待也若夫縱心而動順性而游處衆枉不失其真與天下並流而不流其域若然者無特志

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氣之迹無暴氣之患彼且烏乎待哉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蓋可以善惡邪正久而遷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氣可以喜怒哀樂驟而干者氣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凡物變之則壹而相與鬻散之則疏而相與通蹶者動之逆也趨者動之順也逆順不同皆非志使之然也氣而已矣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以心爲本反者所以復本也夫知言然後可以不惑養氣然後可以不動心誠淫邪遁之辭莫不思見所謂知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所謂養氣也外不惑於人內不動於己雖孟子之長又何如于此故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對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天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論者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論則言之也易可以意致則言之也難故曰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言之雖難猶爲可言者爾彼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一者又烏可以言言耶大者氣之體也剛者氣之用也氣之體不可圖故曰至大氣之用不可屈故曰至剛夫畫動則氣擾夜息則氣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同也君子外不勞精於事內無思慮之患抵時接隙以自得爲功故雖畫動曾不異於夜息衆人反是雖一夜之靜且或不能息也矧且畫之所爲此非天之所與者妹也不能以直養氣使之無害而已矣夫能以直養氣率理而往循命而趨不爲貧賤富貴之所移威武之所屈則俯仰之迹六合

之遠固無適而不得矣豈不全其所謂浩然者耶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氣之養也亦猶是矣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然則亦有出于天地者乎曰方其配義則塞于天地之間而已矣及其配道則固有出于天地者也虛形萬物所道謂之道因緣無事天下之理得謂之德理生昆群兼愛無私謂之仁列蔽度宜謂之義德非道不神仁非義不立自義而入於天則極於道自道而出於人則極於義氣之養也直而推之則無不宜此其所以配義也擴而充之則無不在此其所以配道也集者自然而至也夫所謂配者豈固有因而求合於彼乎直而推之無不宜擴而充之無不在則自然與之合矣故曰配義與道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以其自然故於集曰生以其有因故於襲曰取心有餘曰慷慨不足曰餒憊則有裕於中而餒則有求於外老子曰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蓋虛其心者所以欲其樵實其腹者所以惡其餒故曰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子之所以數關告子何也曰君子惡似而非者使天下之人善如堯惡如桀微君子其誰不知天下之所以不知者疑似之間也邪與正同門情與僞同鄰至精莫之能分是以君子懼焉彼告子之不動心誠有似於孟子然而以生爲性以義爲外使天下相率而從之則將來性於形而求義於物矣此其所以關之也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唯於告子之若是乎其所以距

楊墨者亦如此而已矣夫所謂正心者有無為而自正者有有意而正之者聖人之心如衆猶然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齊則衆竅為虛其應物也如是而已所謂無為而自正者也彼衆人則不然有所距有所受有所將有所迎一事之至必欲正其心以應之弊弊然若操五寸之矩一尺之規以求合乎天下之形器者焉吾見夫心勞於中智盡於外而形器之不能合也此所謂有意而正之者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夫知天而不知人者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者無以與道遊夫既有意而正其心矣則於事也豈免以命廢力而以人勝天者乎故曰勿忘勿助長以命廢力是忘之也以人勝天是助之也莊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又曰為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害馬者而已然則君子之修身治天下鞭其後去其害可也必欲弊精神而求益勞智慮而遠成則命之分有所不安而害且至矣故曰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嗚呼人之於性也豈欲懷而使長哉亦去其害性者而已不平謂之陂有過謂之淫畔於正謂之邪逃其本謂之遁蔽於一隅者其言不平故僻辭知其所蔽陷於一曲者其言有過故淫辭知其所陷離道者其言畔正故邪辭知其所離術窮者其言逃本故遁辭知其所窮此四者淺深固殊然以一邪說之家則足以具之矣楊墨之類是也夫為我者智也兼愛者仁也雖孟子之道亦未始

離乎此而二氏之所以失者知其一不知其二有見於此無見於彼而已矣若此者謂之蔽其弊也為己者至於不拔一毛兼愛者至於摩頂放踵往而不知反焉若此者謂之陷其甚也則為揚者又以仁為失已為墨者反以智為失物始於毫末之差終以千里之繆亦其理之然也若此者謂之離又其甚也則為己者至於無君兼愛者至於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此者謂之窮其於言也蔽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遁其於心也蔽而後陷陷而後離離而後窮亦其序也以心對政則心為內政為外以政對事則政為大事為小生於內必形於外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大必及於小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君子之所以有言者豈固拂其所有而彊其所無哉亦述性命之理而已矣唯如此是以前乎吾者可以稽之而不悖後乎吾者可以俟之而不惑何者命無異性性無異理故也故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則又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何也蓋前則因知言而發原邪說之所起也後則以楊墨而言闢邪說之既成也原邪說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發而先政後事闢邪說之既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後政理藏於無形則疑於可違故曰必從事見於有迹則疑於可變故曰不易其言雖殊考之各有所當也雖然彼邪說者其所謂道亦吾之道也其所謂德亦吾之德也道德與

吾同而所以與吾異者倚於一偏蔽於一曲如僚之與

九秋之與奕各師其習而不能相通是以君子疾之焉

耳楊子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

道正與他雖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後世之學者徒見

君子之疾之也遂以為彼之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

者焉則亦已過矣然則孟子論不動心之道而止及於

知言養氣何也曰能知言則不惑於外能養氣則不動

於內外不為邪說之所干內不為妄情之所溺則吾之

心也復何為哉以此事上以此臨下退居而閒游進為

而無世固無施而不可此孟子之深意也蓋體合於心

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則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遠在八荒

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况詖淫邪道

之辭乎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

純氣之守也况卿相之位霸王之權乎雖然道也豈

唯聖人有之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與之命天與之性

書而動夜而息者曷嘗不與聖人同乎惟其外不能知

言內不能養氣是以予之則驚奮之則怨懣於操捨之

際汨於寵辱利害之交氣與魄俱攝志與精俱弊而心

與神俱亡若然者雖一語嘿一頓笑設之或不當也况

治身以及家治國以及天下乎嗚呼聞孟子之風可以

興起矣

淮海集卷之二十五

秦觀少游

傳說

陳僖傳

僖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僖與其弟獨喜學
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為業士大夫既喜其
畫且愛其為人往往稱之然非僖之好也其言曰予從
事於茲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敝
練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紙筆濡
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畫為事固其勢不得不然
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
從去無所詣一與一債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汨汨然隨
而畫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
且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
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
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眾矣余特教之必使縱心之
所動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疎而
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
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
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况有貴於畫者哉
其子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時畫
圖有一史解衣繫礴元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繫礴
固僖儻之所得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為真畫其意
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

淮海集卷之二十四

意蘭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
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
將內雖不克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
比夫術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
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
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為
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眇倡傳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毋西游京師
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
美眇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籍於有
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况眇一馬
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
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儂者遂行抵梁合於濱
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為解
鞍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變取置別第中謝
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
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朝
之曰間者缺然不見意有許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
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
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 贊曰前史稱劉建康嗜瘡
痴其門下二百人常遮鞭之取痴以給膳夫意之所蔽
以惡為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傳曰播糠眯目則
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魏景傳

魏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長六尺骨如削
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緇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
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曰劉海蟾海蟾之師
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自權至景凡五世矣景
問元翁曰余欲無忘其方奈何翁曰執汝身守汝一謹
而勿失景曰執守通守害變則知之何翁曰不然子以
為構中天之臺者土木未考則能無經乎適千里之國
者車馬未館則能無行乎故將欲通之必固執之將欲
變之必固守之此其理也於是景以為然乃述碧天之
意著書萬餘言論神仙事號太冲子云太冲子曰道者
盜也釋者識也盜天地陰陽之機謂之道識萬物之理
謂之釋甚矣人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天地
之生物煦之以陽肅之以陰然後乃成人心則不然一
舉而物已生矣故天生萬物地生萬物人心生萬物是
故人心之形象天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非陽不能養
陽非陰不能養陰故修陽法者去陰以純其陽修陰法
者去陽以純其陰陽用其精陰假諸物此陰陽之法也
水之性潤下火之性炎上象人離上而坎下故不交真
人坎上而離下故交死真炁也氣殺氣也真人真炁純
象人殺氣雜神仙之道有中玄無無中玄有死而不亡
者至矣一身而形二者次矣不死不亡一身而形不
者又其次也其天略如此同叟穎脫羣記得於自然凡
陰陽醫藥鍛鍊之技無所不精而能謹其術所以世莫

知馬頗解屬文亦工於詩其贈元翁篇云幽斷青松骨
鍊盡江月心佳句多此類也嗚呼自大道隱學者各師
異習鮮得其本真於是趨滅而不知生者為佛氏之緣
覺趨生而不知滅者為道家之神仙二者不同其蔽一
也然比夫生而行死而伏真然日用而不知者固有間
矣如同史者雖不足以窺老莊之藩翰亦葛稚川之流
乎余素與之友善別之且六年矣既思其人而不可見
又惜其事浪泯不少驟見於世如古之所謂隱逸者也
乃僕次行義并擇其言之雅者書而記之聊以致余之
意云

汝水漲溢說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為患異時道路化為
陂波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濕氣熏蒸殆與吳越間不異
郡人歲歲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程方進為相始
奏罷之郡人怨其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為灌溉之利羨
艾蒲魚之饒實一郡渚水處也大陂既廢水無歸宿則
自然散漫為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枝左別
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會汝形如垂瓠故號瓠城今
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泛溢之患亦
其勢然也在漢時為豫州刺史治之諸邑皆春秋時沈
江道柏之國事迹甚多暇為作記無文字檢耳

心說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不有說然而
神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為體即體而

有用其散為用即用而有體體用並存於不窮而俱止
於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已於物沉
真於偽而莫之見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目無外視耳
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
我然則目無內視耳無內聽馳神游精在物而已此其
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有色我因視焉物之
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
之間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間然則
心無所不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
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間而未始離乎
物我之間者此心之真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即之
不親遠之不踈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
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星之
於天而一塵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况於心乎哉
是故即心無物謂之性即心有物謂之性心有所感謂
之意心有所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
之慮故合精以止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為一
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不一出
入無常要皆以心為主爾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也
是以古之通乎此則動為一氣靜為二儀動靜有萬物
鼓舞有死生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
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
始終者不得友而况富貴之儻來死生之小變乎其不
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

安於近而迷於遠有見於外者則心於物有見於內者則求心於我又其甚則蔽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胸臆之間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宮棄堂而取室世必以為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宮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而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真在之過也由此觀之太上見心而無所取捨其次無心其次虛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虛心者遺實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真在而無所取捨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安得神人而與之說心哉

二侯說

閩有侯白善陰中人以數鄉里甚憎而畏之莫敢與較一日遇女子侯黑於路據井傍佯若有所失白恠而問焉黑曰不幸墮珥於井其直百金有能取之當分半以謝夫子獨無意乎白良久計曰彼女子亡珥得珥固可給而勿與因許之脫衣井旁縋而下黑度白已至水則盡取其衣巫去莫知所塗故今閩人呼相賣曰我已侯白伊更侯黑余謂二侯皆俚巷滑稽之民適相遭而角其技勢固不得不然於其所親戚游舊未必爾也而今世薦紳之士間居負道德矜仁義羞漢唐而不談真若無佞於世者一旦爵位顯於朝名聲彰于時稍迫利害

則釋易而趨險叛友而誣親儕人而售已更相伺候若奕奕然唯恐計謀之不二僥倖一切之勝而曾白黑之不若者武相仍袂相屬也則二侯之事亦何所准哉

十二經相合義說

易曰同敵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葦以謂知易之說則十二經相合或以相生或以相剋者固理之自然而無所可疑之矣何以知其然耶經曰南方生熱熱生火比方生寒寒生水西方生燥燥生金中央生濕濕生土是則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夫水之於土妻道也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與雲虎者陰精而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為能召陰中之陽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為能致陽中之陰故風從虎夫陰陽之道固有因同類而相感者亦有以異類而相感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同類而相感者也同異雖殊於其相感一也十二之經相合亦何異於是哉經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又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厥陰風木也位東方少陽相火也位南方火與木相生故厥陰與少陽合而肝膽三焦命門所以相為表裏也經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又曰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太陰濕土也位中央陽明燥金也位西方土與金相生故陽明與太陰合而脾與胃肺與大腸所以相

為表裏也經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又曰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君火也位南方太陽

寒水也位北方水與火相配故太陽與少陰合而心與小腸腎與膀胱所以相為表裏也蓋木位東方則陽之中也金位西方則陰之中也土位中央則陰陽之中也

水位北方則陰之正也火位南方則陽之正也凡陰陽中則和和則相生故金木火土以相生而合陰陽正則相配故水火以相配而合相生而合者所謂同類而相感也相配而合者所謂異類而相感也故經曰水火者

陰陽之徵兆金木者生成之始終蓋水火者日之與月坎之與離而男之與女也萬物之所以有也金木者因其有而生成始終之而已矣於微兆則以相配言之於

生成則以相生言之亦其理也又水火譬之則夫婦也金木火土譬之則父子也夫婦以異而相合父子以同而相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水火然後有金木四者

具然後有土同類雖殊其合一也嗚呼陰陽之為道博而要小而大數之可十者推之可百數之可千者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也然其要一也故遠之於天地近

之於父子之間又其悉也至於言笑飲食莫不具而有焉苟直而推之曲而求之則何所而不得也雖然今之所謂學醫者盡定以語此哉

淮海集卷之二十五

淮海集卷之二十六

表

代賀坤成節表

竊以聖誕當期嚴秋在序協氣蟠千空壤頌敬溢於華

戎中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斷豈

極追配於媯皇用楨濟川責成於傳說忠謀入而發

破弊事垂而嘉應來魏平在唐虞之間卓然出馬鄧之

右嘉辰既屬率土交歡臣僕綠肺腑之親叨分符竹之

寄前瞻觀闕阻奉萬年之觴遠託封童庶比千秋之鑑

代賀興龍節表

大呂飛灰爰屬星迴之序靈樞繞電當當聖誕之期凡

屬生成所同林蹈躅恭惟皇帝陛下裁成天地參並神

明以言乎道則持盈而守成以言乎時則重熙而累洽

昭哉詞服續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清

風發而群陰伏元首明而庶事康今節載逢鴻儀斯舉

加遵折俎物宜露酌之醇擊石彈絲始奏鈞天之妙可

謂一時之嘉會故得四海之歡心臣猥以既幸廁於藩

翰十章獻駭幸懷唐相之誠萬壽稱觴莫預漢庭之列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續繼

鴻休亘華表而共慶昭明鉅禮極天壤以均歡臣某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恭以太皇太后陛下鍾曆知之資御

休明之運以至仁而子養萬國以盛德而母儀三朝造

秦觀少游

舟為梁始作文王之合斷鼈立極終成媧氏之功忠邪辨而和氣通威惠行而頌聲作既增光於聖統宜受禮於神孫典童載崇靈海交抃臣猥被藩室之寄叨居肺腑之親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具表陳賀以聞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日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稽酌天人備嚴曲禮孝治既先於宮闈歡心自得於寰區中恭以自太后妙道生知英能天縱自長門而登長樂法度無違以太任而事太姜晨昏不辭至於躬成先帝之治保佑聖子之功幽通神明顯被動植施之大者報必厚實之富者名必隆位號既昭華夷增抃臣謬通屬藉叨假郡章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曆占星氣應元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言凡在照臨所同欣抃中賀恭以皇太后德符坤載位正母儀淵冲自乎生知慈惠本乎天縱躬成文考既隆逮下之風共養太姜益著思齊之美內宣陰化日嗣徽音矧當孝治之朝尤崇慶誕之節鼓鍾具舉瓊瑤畢臻歡鼓動於宮闈佳氣蟠於觀闕其繆通屬藉中叨守近藩匪惟宗族之同榮實與吏民而共慶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恩實賴一人之慶照臨所逮欣抃中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參覆

載昭哉嗣服續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擢英髦而共政革苛弊以濟時庶事用康善梓斯應物無疵癘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零茂九功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臣亦各來祭乃遵嘉典爰盡孝思時以季秋之良日用上辛之吉始告虔於原廟遂嚴配於合宮精意感通景貺昭於大賚而兆人富肆膏而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千載不逢之會臣在辭惟懼方守藩垣徒欣右饗之成莫預駮奔之列瞻望闕庭云云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日某日皇太妃於某殿受冊者史官揆自宗伯陳儀舉公曲於宮闈溢歡聲於方夏中賀恭以皇太妃挺生淑質休應昌期贊陰化於椒塗嗣徽音於彤管晨昏共養之禮簡在兩宮動靜謙肅之風形于六寢在先朝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聖主則有劬勞罔極之恩中外所瞻情文宜稱肆被冊書之美爰昭位號之隆臣猥被爪牙叨居藩屏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辭史官表

竊以史屬之除聖朝所慎若非承父兄之教品世守其言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材充厥職臣於二者實無一堪聞命若驚撫躬增懼重中臣少而愚賤長更屯奇積累歲時尚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為物議之所容以冀爾不勝任之材處灼然非所居之地必招信謗上累

恩私况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過於臣者甚多與其交菲薄以濫居不若擢英豪而改授伏望聖慈退寢新命檢會臣近申三省除臣一外任差遣

代蘄守謝上表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借之私祇荷寵恩載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疎遭逢昌辰叨竊劇任從冀事功之立靡思罪戾之成昨以出按荆車兼程鹽課猥虞曠廢妄致勤勞屬吏承風不無過當小民競利竟克尤雖不待於人言即行改正僅道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祈造物之恩猶竊長久之任矧蘄春之使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來者尚樂寬閑謫官居之真為倖倖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地之賜回日月之光黜陟不失其所宜輕重各當其所適察臣過舉止於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報徒撫已以增慚復路迴車顧迷途其未遠輸肝剖膽庶報効之可圖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耄老遽歸非臣子報君之義既衰猶仕豈儒生處已之方惟去就適合其時乃進退不愆於禮輒陳悃悃仰瀆高明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單微材尤綿薄早緣章句敲律之末技偶中上科繼以簿書獄訟之微勞誤更劇任三持使節八領郡麾以至承乏小行人之官備位大司農之屬山川陟涉幾徧於

五方日月推移殆踰於四紀遂叨蘭省之秩仍忝秘殿之名每撫心而自循縱沒齒其焉報昨以蒙恩罷守被旨歸班身雖寄於海隅夢已升於帝所非不知懷金結綬侍清光而足榮佩王鳴騶照法從之為幸但以風霜漸迫蒲柳遽衰爰及上印之期當此乞骸之懇日莫途遠顧已分之非安漏盡鍾鳴亦人言之可畏伏惟皇帝陛下恢覆載之量廓照臨之明憐其實知止而請身察其非偷安而避事俾還官政獲友里閭况臣北陌東阡推多遊舊左食右粥良給歲時是以誦歌真主之稀逢感迷聖朝之難遇馬方羸老徒結戀於軒墀木已朽枯或能蒸於芝菌臣不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臣聞緹紫納身贖父文帝因之變法王緹削爵請兄肅宗為之推恩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詭從女子輔臣之意哉蓋以子弟之願獲伸則孝悌之風寢廣天下忠順之俗於是乎始成故不以所輕廢所重也恭惟陛下神聖功德參並天地固非漢唐之主所能擬倫臣雖愚陋不敢自比於王緹然生遇休明名列仕版不猶愈於緹紫之女子乎輒冒死亡斧鉞之誅瀝血陳誠上干天聽惟陛下賜察哀憐不勝大願切念臣父昨於元豐四年得罪蒙朝廷放歸田里逮今已及四年矣初出於特旨有司既無叙法可舉而中外臣寮又以臣伯父待罪宰相懷避嫌疑莫敢言者臣伏覲陛下近以功成治定因時制作建列聖之廟而申以大蕭正百官之

淮海集卷之二十七

秦觀少游

表

代謝勅書獎諭表

制而授以新書其遠至於亡沒之裔尚被甄收其微至於胥史皂隸之能猶得自効和氣既洽頌聲並作符貺屢至年穀胥熟此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父獨嬰罪孽流寓江海天高日遠自新無路臣誠私心痛之臣昨自元豐元年蒙恩校大理評事繼奉新制改承事即逮及七年未曾磨勛臣願以合轉宣義郎一官回授臣父乞賜叙用伏望陛下推覆載之恩生骨肉之惠惻然憐之特垂俞允况陛下自臨御以來坐法之人未嘗終垂為親之請多所願從竊以近事言之王安國自著作佐郎放歸田里比踰暮年起承大理鄧忠臣以宣德一官為母求封奏書既上得邑壽昌以臣父方之安國則四年之廢父於暮年以臣比之忠臣則為父之請重於為母若獲遠繼緜紫王縉之事近依安國忠臣之例使臣父復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則臣雖身先犬馬填委溝壑無所復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淮海集卷之二十六

淮海集卷之二十七

秦觀少游

表

代謝勅書獎諭表

臣某言今日日進奏院遍到勅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云云特賜獎諭者捕賊兇徒蓋守臣之常職降領溫詔實聖世之異恩祗服寵靈重增愧懼中謝伏念臣稟材絲薄受性顛愚因緣肺腑之親昧冒藩宣之寄浩穰十邑每懷曠敗之虞僥免再蕃敢起覬覦之望憶昨凶年乏食任盜干誅物鼠竊於村墟俄鷄張於道路殺傷吏卒懷奪印革居民以此震驚列郡為之騷動至煩廟論申命使車輟悍將於山東募驍兵於隴右尚且遊魂疆場假息朝昏臣志欲掃除日思方略忽知囊橐之處近在掌股之間竊以為稽討蕩則荏苒而鋒七待會合則張皇而烏散遂令募吏潛引將兵從間道以兼行指孤巢而突擊凜魁格鬪既就殲夷餘黨散亡尋皆殄滅臣既不能如子賤任德使民不忍欺又不能如龔遂却兵致盜亦皆罷仰軼膚化方虞黜責之嚴豈謂宸音遽有旌嘉之寵比蓋伏遇皇帝陛下聖仁天覆盛德海溥欲庶職之咸修雖微勞且必錄是致鈇刀之割亦膺褒字之褒臣敢不効營儻之光竭大馬之力培虞虞指於軀命期補報於恩私臣無任

代謝加勳封表

宗祀以配上帝盛禮載陳大封而錫善人靈車具象龍

靈誤逮媿懼交深謝伏念臣學術本迂器能素拙徒屬
休明之運獲參英俊之遊發金匱石室之藏討論何補
承神州赤縣之乏瘵曠偶逃晚自喉舌之司亟更管轄
之任辱甄收之已過知報稱之尤難比出近藩猶通秘
籍會考我將之頌煩稽公王之圖路寢爰開總章斯寓
洵季秋而精享肅群后以駿奔與事備成既盡情文之
典甚恩汪濊遂周中外之臣曾見孤蹤亦膺殊祉崇勳
遽進真倉驟增奉綸綽以凌競仰雲天而隕越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天仁不冒海德包涵尚記春駕嘗陪於國
論更憐衰晚方守於郡章俾異數之併加示純禧之均
異其泉緬邈難望屬軍之應清都遂嚴徒夢鈞天之奏

代賀元會表

十三月為正前既稽於夏道二千石上壽仍參用於漢
儀盛旦載逢靈章具舉伏惟皇帝陛下財成天地參
並神明命羲和之二官謹春秋之五始調和元氣撫御
中區肆屬春王之朝肇修元會之禮雞人呼旦庭燎有
光外則虎賁羽林嚴宿衛之列內則謁者御史蕭班行
之容漏未盡而車輅陳蹕既鳴而鼓鍾作應籠高舉雲
氣畢從北極上臨星宿咸拱受四海之圖籍拜萬國之
衣冠歲月日時於焉先正聲明文物粲爾可觀邁康王
艱宮之朝檢高帝長樂之事誥頌敷而並作鬱協氣以
橫流臣比遠天光遽更年筭職拘藩國莫瞻龍象之升
心折宸居但想獸樽之列瞻望闕庭云云

代工部文侍郎謝表

入司太僕已慚稱效之虛進或冬官允愧選輪之誤顧
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弗容承命惟驚撫躬以懼神伏
念臣身承家訓世受國恩荷先朝特達之知蒙二聖生
成之賜左選都司之要既獲備員內閣秘殿之嚴更容
通籍以至外專兩郡內閱三御徒為歲月之淹莫負事
功之舉方虞罷黜退伏於田廬故意推遷遽陪於法從
材微任過恩重報難此蓋伏遇盛德海涵至仁天覆以
臣父某歷四朝而被遇登三事以退居知父子至情欲
慰桑榆之景念君臣難遇遂夜宵削之才豈惟一敵族
之榮時乃百執事之勤臣敢不鞭策駑蹇塗礪鈍頑以
捐軀報國之誠為竭力事親之義

代中書舍人謝表孫君孚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蒙恩
承乏方懷瞻職之憂拜命為真更竊非才之愧寵榮遽
逮驚懼交增伏以三者之典實先朝之盛典西禁之任
尤當代之要津上潤色於訓詞下稽參於政理日非文
章妙絕可先諸子之鳴吏術精通能最群工之課則何
以當文士之極仕備宰相之屬官如臣者地卑素寒資
材尤翹以童子雖強之技偶得科名用司空城旦之書
堂更州縣比從柱後擢立螭頭閱歲月之推移毫分
之稱効惟虞罷斥歸耕寂寞之濱豈謂遭逢入直禁嚴
之地尤增末路望過枋心此蓋伏遇百帝陛下在宥中
區統和元氣上則承周太姒求賢之意下則納召康公
用士之言耆老畢歸俊英咸事鑠錡蒲庫未忘一割之

鉞刀驍成群不棄十駕之驚馬遂令拔擢爰及鈍頑臣不敢敬佩德音恪居官守竭心思之逮及効耳目之聞知經宿進碑敢效矜夸於近世累年無草願希慎密於前人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左螭清近顏無咫尺之違右掖峻嚴言有絲綸之出皆一時之妙選為四海之登觀承命震驚撫躬愧懼伏念臣縉紳末胄淮海孤生弓必為箕冀奉父兄之教柝不量鑿莫為姻黨之容自亦笑其闒迂人或憐其任直分甘常調望絕顯途屬三聖之載莖收群英而自助巍然大老皆歸圖任之中草爾小才亦備兼收之數越從戎幕擢預憲臺優陳狂替之言屢瀆高明之聽聞宜罷去旋復召還惟是七年之間遂叨兩制之列而况訓詞之任政教所原除授不當者得以論而封還指麾或懸者得以白而改正號為要地當慎選檢壹伊鄙人所能堪克此蓋伏遇太皇太后德配任姒道稽唐虞用楫以濟大川斷鼇而立四極雖節儉正直在位若羔羊之時而思念憂勤進賢如卷耳之際致令頑鈍誤辱寵靈臣敢不慎出王言審求國體非特修異日祖宗之事亦以信平生師友之謀報德末期悵念歲時之晚捐軀有處敢懷家室之私

代南京謝上表

訓詞失當宜正嚴誅因貸特優止從外補任忝別都之重職叨秘殿之華祇荷寵靈載深感涕伏念臣猥以一

介之賤誤家二聖之知本出書生朝無黨援屢為御史身有怨仇間雖竊於科名實不長於文字因緣寵數冒昧班聯既不能被命固辭以防滙分之過又不能先時引去以避賢俊之升滿器難持孤根易毀及越樽而求治果代斲以致傷然猶冒文儒弄翰之名玷侍從均勞之地省循備至徒倖實多此蓋盛德涵至仁天覆念嘗更於任使遽未忍於棄捐雖去掖廷猶分官鑰天都甚邇常瞻佳氣之鬱葱鄉國非遙益見甚恩之汪濊永期廣濟用報生成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方為左史注二聖之起居遽入西臺命百官之進退顧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莫容仰對寵靈伏深震懼竊以周分內史出王命之策畫漢列從官參相臣之辨論後世放其遺意制此近班職分四禁之嚴事押六曹之重必得或遲或速文兼枚馬之長知古今學擅高崔之富然後可以與紫微之進畫贊黃閣之調和如臣者門地素寒資才充蕙早更州縣奉司空城旦之書晚玷班聯任柱下惠文之事物無補報紙取怨充身投輻輳之中足寄風波之上淮虞辭斥復奔走於東西豈意推遷備論思於朝夕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遇 關文

代謝曆日表

被命中藩方念調庭之遠家感吉胡重驚歲月之新仰服訓詞俯增愧汗伏惟欽崇天道敬授人時願大史之占前謹清臺之課依罷諸家之疏遠正歷世之緣差上

考鄧平法取黃鍾之妙下參一行術推大衍之微斗建龍蹕於焉有序珠連璧合由是可窺豈惟百辟之奉行足使四夷之承用臣復緣寄委叨奉寵靈宣布詔條預識金穰之歲省觀風俗不疑絳老之年

淮海集卷之二十七

淮海集卷之二十八

奉觀少游

啓

謝及第啓

光靈遠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惟祖宗熙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為儒材能咸耻乎末仕園冠方屢求自試者幾千萬焉血指汗顏獲見收者緣四百耳既其嚴其程度宜盡得於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末系志在流水嘗辱子期之知困於彊軍頗為伯樂之顧徒以為養而求仕故雖被黜以忘慙懲於羨者吹壘自知其交不量鑿而正柄人指為狂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舞大羨馬用以貴本而不遺昌歎甚微緣嗜備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吏議之旁連竊鈇致疑事非在我解駮見贖世鮮其人尚賴平反空蒙昭雪折劔既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燃究其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虞澤以橫流特免試言徑躋仕版技能莫効物如不戰而屈人名宦亟成更類無功而受祿退而省察殆有負緣此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材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為左右之先確鑿餘光復自比鄰之借致茲寒陋亦預採收敢不真操脩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智台相公啓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司林藪竊以緇

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不調
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
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當世大儒力足以扶持顛
危風足以興起貪儒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
金鑿議莫名其器既天資之篤實加地胃以高華四世
五公勲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
夷狄以為真漢相果從人望羨享天心方思左轄之嚴
遊踐礪臺之峻獻可替否而思矯激之過解紛挫銳而
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繇是
端人盆集異黨凌微膏人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
既得功而並立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
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
重 其猥緣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
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眾正之路開始信太平
之膏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
之頌

賀蘇禮部啓

伏審光膺睿命入拜儀曹凡有識知所同欣抃竊以大
儒之出處實為當世之重輕三仁去而商震微二老歸
而周始大長孺仕漢諸侯寢謀中立相唐列藩聽命殆
亦天時之有數豈伊人力之能為伏惟禮部郎中先生
道貫神明智周事物決科射策亟聞董相之風遂指犯
須屢奪史魚之節周旋臺閣而風采可畏流落江湖而
容貌不枯蓋好仁無以尚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

喪果蒙日月之照臨吾道將興更屬風雲之盛會既補
郡守俄遷侍郎雖未厭於人情漸當陪於國論昔神龍
失水幾為螻蟻之所侵今猛虎在山將見藜藿之不採
某久操笈篋獲侍門牆數刻鷓之未成念攀鴻而何敢
聞之不寐知告於人眼見日消頗動雲雲之態履成相
賀獨申燕雀之私

賀中書蘇舍人啓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
民先覺論議為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蕭夫
子之文章靈夷亦慕張使君之威望草木猶知始從記
注之嚴羨掌絲綸之重效邪聞命投已飭以自驚忠義
承風引壺觴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
堂蒙論次茲焉伯氏又復追攀竊聞進拜之崇倍切欣
愉之至

謝程公開啓

某啓比緣省覲薄游句踐之都獲執掃除叨預老聃之
役辱品題之已過慚報効之何從伏念某少也妄庸長
而屯賤枵方垂鑿人指為狂鈎直失魚自知其拙碌碌
抱箬中之恥棲棲街跨下之羞不謂修撰給事誤賜采
葑曲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俾參珠履之游蕭洒蘭亭
堂繼孫王而奉筆風流蓮社屢陪劉阮以焚香既令馮
子而出輿仍為稊生而設體至於升將軍之故第泛賓
客之舊湖與天橫情隨水遠牙樞錦纜擁南國之佳
人玉笋金壘醉西園之清夜往來乎十洲三島之上俯

仰乎千巖萬壑之間曾微瓊玉以報刀砥柱明珠而彈
雀從游八月大為北客之美談酬唱百篇未作東吳之
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勝血指汗顏徒為今日輪肝剖
膽期在異時庶追王國之風少盡門人之禮

謝館職啓

法同博七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龍
靈既建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
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
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
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
亟從引避幾至顛隳衰未就於豪華惡已成於瘡痍三
晷之內王尊佞俊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
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覩類以居未能投劾而
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
遇合東緼還婦難家假借之私微羨咬齏尚慮譏訶之
及竊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
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
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
錫類始憐貧文稍分秦薛之光終念播臣為激越江之
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為國士
執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鈐刀或冀
事功之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雀學士啓

伏審顯膺明命榮領近藩凡在庇庥所同欣抃恭以知

府學士妙德與精契道真斥百氏之奇偏傳七師之
要妙著于書者乃其糟粕見乎業者亦其緒餘即之如
渾金璞玉而難名望之如高山深林而莫測作歌而去
陋見董之不為應聘而與指鼻變而自許既參壁水之
直俄預道山之遊入則陪國論於五房出則督工徒於
二監世推前輩地號要津然而了不器於盈虛澹無心
於舒卷願奉二年之最固辭五兵之曹邸首播騰士論
聳歎矧汝南之奧壤為右輔之名區僊聖所棲英豪所
聚競欲識先生之杖屨匪徒瞻太守之旂於昔誦高辭
極大行之表裏行觀美化遍汝水之陰陽尚疑未駕於
征軛固已召還於法從某謬聽服役叨預婚姻顧罪悔
之方虞幸依歸之遽獲車逢峻阪空嗟兩耳之垂船在
中流實有一壺之望

代賀呂司空啓

伏審光膺顯命正位公台伏惟慶慰恭以司空相公學
師古始道造淵微以一代之人英為四朝之國老允迪
厥德克世其家言乎時則韋平豈可分道而行論其事
則表揚安得同日而語年高德邵而臣節益峻功成名
遂而帝眷愈隆進拜冬官非止居四民而時地利平重
國論實惟有一德以享天心聖王之文章具焉天下之
能事畢矣某叨分符節辱在陶鎔陪班謁以無緣第承
風而竊抃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右弼伏惟慶慰恭以中書僕射相

公器兼文武學備天人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議論為四海之輕重臨大節而不奪雖小善其必為荀氏群龍慈明為最河東諸鳳伯褒尤奇投閑散而聞望愈隆涉憂患而精誠益壯果濟世羨簡在上心昔執鴻樞既致干戈之戰今君端揆何難禮樂之興坦然眾正之路開行矣太平之責塞某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東省伏惟慶慰恭以門下侍郎星躔異章徽鎮殊鍾先朝藩邸之舊臣今日廟堂之耆老正直如羔羊之德信厚有麟趾之風解劇樞庭乃心不怠均勞輔郡報政斯成民心竒以旋歸國論倚之進斷粵從琳館入踐鸞臺薄夫撫已以自慙吉士舉酒而相慶矧同升之俊又皆妙選於摺紳三王之法本人情固無過舉六官之長皆茂譽茲謂昌期其辱在陶鈞叨分符節第承風而竊抃念稱慶以無緣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西省伏惟慶慰恭以中書侍郎智周事變道本誠明語默不愆其時進退必度於禮霜霜既降知松柏之後凋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君未比隆於二帝我則若捷於市朝民有失所之一夫我則如櫛於溝壑大任既降英毅飛豈止邦家之光實為天地之紀逮茲進拜尤慰具瞻庶難躋益致高堂之峻股肱克壯重增元首之尊某辱在陶鈞云云

淮海集卷之二十八

淮海集卷之二十九

秦觀少游

代賀王左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左丞太中風鍾間氣早擅英聲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班楊之伯仲周旋不撓出處可觀共推天下之中庸自得賢人之簡易其退也如陂萬頃燒不濁而澄不清其進之若火一然用彌明而宿彌壯大任斯降貴名益昭曉達吏方戴胃旋更於二轄潤飾儒術平津即至於三公某辱在陶鈞云云

代賀胡右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轄伏惟慶慰恭以右丞大中抱英傑之器屬休明之期智無不照而御之以寬學無不窺而守之以約待時藏器未嘗枉尺而直尋肆筆成書惟欲琢雕而復朴風采凜乎其可畏議論坦然而易行俄鑿柄之相投遽囊錐之穎出擢丞御史人無間言進轄文昌朝有故事面折廷爭已聞國士之風內平外成行見大儒之効某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京西運判啓

伏審光奉睿恩榮分漕計恭惟慶慰恭以運判道師古始識造澗微身兼數器而用之以時學備諸家而守之以約討論不乏宜編簡以成圖俯仰無心任摘山之變法屢奉三年之最亟更一道之權舉屬史以傾心跼前旌之入境矧是右輔實惟與區商則控引於荆陽西則

轉輸於秦雍秦嚴陵寢備繕河防於措置以爲難在選掄而尤重登車攬轡初承使者之風結綬懷金行被從官之召

賀京西運使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惟運使知周事變識照幽微挺忠鯁之一心兼縱橫之數器英標特出早膺神聖之知劇任屢更見事功之立比繇太府來領外臺回御月之餘光動使星之異色邱音初播屬部增欣夔駕輕軺坐使邦財之阜佇歸法從進謀王體之嚴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伏審光膺虞命進貳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樞密太中器賦宏博學術精微敏識照於未然奇節見於已試犯顏逆旨屢輸汲黯之忠別嫌明疑力折董宏之妄進退周旋而可度艱難險阻而不渝俄彼召以旄歸遽于霄而直上粵自卿曲是貳進陪樞管之崇邸音播騰士論欣快亟聞趙武越四等以將上軍行見千秋以一言而取宰相某叨分符節

代賀恭相公啓

光膺制書榮選內啟伏惟慶慰恭以判府觀文相公道貫精微智周事變以文章擅一時之譽以器業結萬乘之知姚元崇入贊鴻鈞初聞遠略霍子孟建承顧命益見忠謀勳業顯隆夷夏歡頌惟三郡均勞之夕當二聖圖舊之勤既奉綸言復幸直璽之舊物矧瞻繡衣交黃閣之故居某猥辱異知欣承嘉命屬縵分符竹阻祗慶

於門關系頌實深敷宣罔既

代賀司馬相公啓

顯奉明恩進陞上宰老成登用區夏均驩竊以大河之渾持寸膠不能以止積歲之旱待霖雨然後乃蘇故當大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輔伏惟相公望隆一代節著四朝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品果符物論克享天心伊尹得君耻一物之失所姚崇作相陳十事而後為姦邪失匕著而自驚忠義引壺觴而相慶某叨記省方預陶甄欣衆正之路開信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更上得賢之頌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均逸中臺承流右輔地接日畿之重職兼禁殿之華凡在庇廡所同欣林恭以某人智周事變道本神明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傳班之伯仲霜雪既至知松栢之後彫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既丞御史遂轄文昌語默惟時獨任天下之事卷舒以道有古大臣之風邸音播騰士類望歎矧是淮陽之郡實惟太昊之墟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屈英游而卧治優惠政之立成騰實飛聲已應半千之用贊元經體矧歸尺五之天某夙以單微宜蒙題品念使旌之在望嗟吏役之攸拘

賀錢學士啓

被渥帝宸升華儒館伏惟慶慰恭以學士天資英發地習高嚴翻然鵠止於碧梧卓爾珠遺於滄海申之以聞

見之洽重之以探討之精咸五登三出屬休明之運駢
四麗六允多絕妙之詞敏疾擅校臯之風雅健得子長
之體倚馬可待下筆不休所以特受春於先朝屢見稱
於元老矧冊府校讎之號洎刑曹勾稽之司惟實與名
既清且更兼魚鱗之美自古為難羔裘加豹飾之
華於今蓋寡絕彼文學之貴見乎諸史之中雖出異恩
實錄公議若臺畫省諒難歲月之淹鰲楚披垣行復風
雲之會

代賀提刑啓

光奉宸恩就持憲印伏惟慶慰恭以提刑器識深宏材
猷敏邵進退必度於義夷險不易其誠程董毅之工徒
丞聞善狀督江湖之冶鑄益著能毅既累效於事功肆
就分於使指矧茲右輔實號要區士林奉命以欣愉屬
部望風而悚跂傳車夙駕暫煩僕御之勞法從進聯諒
非歲月之義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天端肇正人統全生實萬類引達之期乃四序調和之
始恭以某官受時間氣為國寶臣天資英發而持之以
謙地胃高華而守之以約儀茲獻歲茂擁休祥治譽諒
聞已備賜環之寵恩靈下逮行膺錫馬之蕃頌願之私
敷宣罔既

代回呂吏部啓

密室飛灰見陽生於本律清臺課候知日起於杓躔恭
惟某官望重本朝材高當世一時千載羣平之遇已稀

四世五公表楊之興未艾既承召節仍屬嘉辰宜設駸
之駢臻願頌言而何既

代謝中書舍人啓

一時承乏方軼越俎以代庖數月為真更愧操刀而製
錦才微任過恩重報艱切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
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方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
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
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龜聊
為寄食多資嘗劔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
誤蒙一聖之知猥從冗官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摧
當路之豪彊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求罷退
聊避謗譏勿叨左史之除俄冒西垣之選曾非踴躍治
金偶就於莫耶惟是青黃蒿木遂成於槩象此蓋伏遇
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為今天下之計主
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令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
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勸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
輩正唐鹽法庶幾為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賀運使啓

伏審光奉制函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郎中器
猷宏敏道術精微資之以問學之優侈之以聞見之博
持綱憲府風鼓豈畏於悍彊督治天官水鑑無私於微
眇惟茲右輔寔號區祿廡兵食之資異時或屈陵寔
河防之費他路所無肆輟名郎出為膚使符檄未加於

一道威名已肅於列城外幹邦財願贊縉紳之論進謀
王體諒非歲月之淹

代賀侯刊落權發遣字啓

榮膺膏寵進華資伏惟慶紆恭以提刑風猷妙敏機
韻疎明智無不燭而待之以寬謀無不周而斷之以必
傑出名臣之後謁居庸使之前待節陝關倉廩疾馬充
實按刑淮海囹圄為之虛空屬右輔之浩繁屈高材而
刺舉既被賜環之寵仍蒙增秩之榮詔音播騰士論欣
快嵩山汝水既久滯於星軺金馬玉堂佇歸聯於法從

謝胡晉侯啓

伏審光奉明恩寵登上第伏惟慶慰恭以新恩先輩器
猷閱博問學淵深挺生旌表之門優入英雄之毅臂折
惟九終號良醫璞獻者二竟為美瑞雖邈迴之可歎逮
遭際以充榮而觀者昔陪絳帳之生近被棘闈之屬兒
寬早歲崑為楮大之徒夢得晚年翻作奇音之客矧惟
季弟又獲同年交情既重於他人喜氣亦殊於他日追
惟二紀有同夢寐之遊復會一時如閱簡編之事未修
鄙牆遽辱華緘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代參寥與鍾公實啓

伏承較藝數奇獻書遇合起家戎幕受職儒宮屢策動一
時寵踰三舍伏惟歡慶縹緲以文高徐樂才贍馬周性理
內融事機旁照扣角負禺無羨昔人轉海回天復聞今
日某夙親談讌猥與從游觀此盛隆竊深欣忭

淮海集卷之二十九

淮海集卷之三十簡

秦觀少游

荅傅彬老簡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錄示寄蘇登
州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婉近
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益增企
系屢迫賤事修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味陋不能具曉
盛意中間有未然處輒為左右具言之惟閣下恕其僭
易幸甚幸甚閣下謂蜀之錦綺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
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
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
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
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
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閣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
登州為最優乎此亦非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
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
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
道如元氣行於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
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為知言閣下試讀數日之
檄謂二公於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孰讀而精思之
以想見其人然後知吾言之不謬也文翁采詞杆思父
矣重蒙示諭尤增感愴時氣尚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
自愛因風無惜以書見及幸甚

與蘇公先生簡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二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王音釋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即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鄙陋不能脂韋婉變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園枘方卒以不合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嘆者但以再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不足奉棗棗供饘粥大馬之情不能無悵悵爾然亦命也又將奚尤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竊冬未由侍坐伏乞為國自重下慰僊情不宣某頓首再拜

同前

頃蒙不問鄙陋令賦黃樓自度不足以發揚壯觀之萬一且迫於科舉以故承命經營彌久不獻比緣材門多暇念嘉命不可以虛辱輒冒不韙撰成繕寫呈上詞意蕪迫無足觀覽比之途歌野語解頰一笑可也又多多不詳被水時事恐有謬誤并太鄙惡處皆望就畚政鼠庶幾觀者不至詆訶以重門下之辱素紙一軸敢與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幸甚幸甚

同前

某頓首昨所遣人還奉所賜詩書伏家焚與過當固非不肖之跡所能當也愧畏比辰伏惟尊候萬福某比侍親如故散鷹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饘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家貧素無書而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發不與世人相通老母

家人見其如此又得先生所賜詩書稱借過當副之藥物亦可以前所敗屣為不朽矣參寥時一見過他客既以奔軍見棄又不與之往還因此遂絕頗得專意讀書學作文字性雖甚愚竊亦時有所發明差勝前時汨汨中也懋誠集引尋已付邵君刻石畢寄上次黃樓賦比以重違尊命率然為之不意過有愛憐持刻之石又得南都著作所賦但深媿畏也文與可學士尚未至如過此當同參寥往見矣春初未侍坐間伏乞保衛尊重下慰悵悵不宣某再拜

同前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李獻甫過此甚得興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尋欲上狀而區區之情欲布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間斷而自春已來尤復擾擾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令其侍大父還高郵又安厝亡嬪靈柩在揚州且買地越今冬舉葬入夏又為諸弟輩學時文應舉而家叔至今雖已改官尚滯京師未還老幼夏間多疾病更遇歲饑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終日忽忽無聊賴本欲作書詳道至今不果其可笑也想必當悉此意矣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前所得所賜書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後屏去人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又李漕傳到城都大慈寶藏記文誦書讀記想見公超然逸舉於形骸埃壘之外雖欲從之不可得也辱誨諭且令勉疆科舉如某者實無所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顛為兒女子所嗤笑耳得

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
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
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
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有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十
有一二可得也前寄呈亂道繼亦作得十數篇未敢附
上子駿以公言饋遇甚厚嘗今作揚州集序并辯才法
師見囑作龍井記言師囑作雪齋記二記皆黃魯直為
書已刻成尚未寄到今且錄草去因便却乞并此書轉
則高安先生處幸甚幸甚子駿以保任不當罷去幸老
復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幸老云有兩書託公
擇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答但欲知達否爾
昨過此不多自然相聚甚欵未嘗無一日不數十次及
公昆仲也雖不求揚州為公作黃樓主人亦是吾輩中
一段佳事其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善魯直去
年過此出所為文尤非昔時所見其為人亦稱是真所
謂豪傑間出之士也但恨去速不得與之從容參寥在
阿育王山理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
聞說後來已復破戒矣其數日間便西行未緣侍坐伏
乞與時自重下慰瞻依不宣某再拜

與邵彥瞻簡

其頓首啓日月不相貸倍奉違未幾已復清明緬惟還
自諸邑尊履勝常欽企春色逐爾鶉然草木魚鳥
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背
古語有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又以風流

從事從文章太守游淮海佳郡豈不為七難并得乎甚
感甚盛邑中少所還往柱門忽忽無以自娛但支枕獨
卧追惟舊游而已欲南去屬私故未能同舟但增引悵
不宜某頓首

頃蒙以集瑞圖序文見屬此固盛時之前世詞臣墨
客所頌歎者不特為南方之美君家之祥也不腆之文
何以稱此然重逆盛意又竊喜託名圖上以為榮故不
敢固辭輒撰次并揚州集序寄呈中間尤惡處不惜措
示就與改竄尤幸或更手寫可先具素令畫史圖一本
異時澤水堂中為設清酒一樽為藥數枝可乘醉一揮
也揚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如無他
文似不若直之於前使觀者開卷便知作集之意也望
與史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幸甚幸甚

與孫莘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丈屢奉所賜教誨慰殷勤雖父兄
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
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身得中暑疾去之
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間而疲頓非常氣
息僅屬入事殆廢起居之間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
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
撓不知所為近聞得僧法嘗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
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丈行已二年比歸之期
甚近更善調護數月即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
頃蒙教以先至會稽迎侍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甚荷

留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然
昨蘇子田著作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其能自
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
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
也前日辱齒及亂道誨諭充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
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聞見日
益昏塞雖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謾錄呈左右
因風更乞指喻教育之賜幸甚幸甚

與黃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遠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雋尾聲帶兩
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
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
寄書中得次韻莘老斗野亭詩殊妙絕來者雖有作不
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雲齋兩記字畫不消美殆非鄙
文所當已寄錢塘僧舉勸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真
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
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
南如晉陵為留兩日斗野詩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
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字由金山詩并某所
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花詩
凡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擇李六不知
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勿勿殊無
佳意何時俟晤以盡所懷未間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
不宜某再拜

與蘇子田著作作簡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清重扁舟東
下迫於同行不獲欵聽緒言以厭所願但增於悒耳比
日苦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甚受性庸昧與世異馳昨
迫於衣食福出應書僕侍萬一之遇既而擯棄乃理之
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已老田園之入殆不足以給朝夕
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墮鬱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
不棄時教之以書使無師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未
緣侍坐伏乞為國自順以副輿願不宣

與李德叟簡

某頓首昨得遞中所寄書甚慰馳仰尋欲作報會得傷
寒疾甚重不食七八日伏枕又踰月乃平遂因循至此
首曾直去必能道所以然也歲莫苦寒伏惟榮養吉慶
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鄉里交朋皆出仕宦所與游者
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秋間本欲一至黃州因
過舒奉見不意遭此疾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
區區之意夫復何言別後所論者想甚多殊不寄一二

何也然觀所枉書詞翰妙絕足以知他比皆隼此矣仰服
仰服魚直過此為留兩日雖忽遽不盡所懷然有益於
人多矣其弊帚佳崖兩編文章高古逸然有二漢之風
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
覺人形穢信此言也未緣展奉願與時自重慰此馳情
十一月十五日不宣

與蘇黃州簡

某再拜自閣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
江比至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先生
之道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內不愧心其雖至愚亦知無
足憂者但慮途頓撼起若飲食之失常是以西鄉憫
憫有兒女子之懷始不能自克也比聞行李已達齊安
燕居僧坊水飲蔬食有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俱
亡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為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
物者又何足為左右道哉本欲便至齊安屬又難待下
未可遠適聞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宣
和氣臨紙於悒不盡所懷

與李樂天簡

某頓首昨在會稽游雖不數然誦盛文講高誼熟矣及
還淮南又得所寄書詞古而義高超然有從我於寥廓
之意豈所謂有心相知者邪幸甚幸甚僕散漫可笑人
也去年如越省親會主人見留辭不獲去又會此方山
水勝絕故淹留至歲莫耳非僕本意也自還家來比會
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

邗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
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
為之喟然以歎遂登椅星寺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
金陵海門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
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
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以閣下趨尚高
遠非復今時舉子之比得以發其狂言他人聞之當絕
倒矣未展晤間與時自重不宣

與蔡寒大師簡

某頓首懶慢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責
亦不加切參寥師真知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還
家人事擾擾所往還者惟黃子理子思家兄弟子思又
已分居困於俗事彥瞻每行縣輒得數日從游此外但
杜門塊處而已甚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
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事事俱廢皆
緣此也比蒙錄示黃州書并跋尾幸甚觀其詞意憂患
固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服爾僕所題名此却無本
煩囑聰師寫一通相寄為望仍并蘇公跋尾前所寄者
已為端叔彊取去矣昨聞蘇就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
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滌纒三程公便可轍四明之游
來此借往瑯琊山水亦不減雲賣天童之勝子由春間
過此相從兩日僕送至南埭而還後亦未嘗得書渠在
揚州淹留甚久時僕值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幸
老壽安君竟不起子實遂丁憂遠方罹此禍故殊可傷

淮海集卷之三十一

秦觀 少游

文

謁先師文

惟公聖神所鑄號古哲人凜然高風聞者為起諸生不敏承學累年依憑餘光以得名官時方尚德進爵既崇登重報先敢忘天賜祠以薄饌公其鑒之

折晴文

凡物平為福有餘為禍雖陰陽之大猶不免焉乃季春以來雨霪不止漫溝則漲川澮麥苗再敗將弗克有秋是用禱于爾神惟神廟食此土當赫厥靈以福于民民亦將有以事神而不敢懈尚饗

祭馬通議文

惟公盛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為高不詭為偏不見瑕疵器實渾然踐更中外垂五十年長者之風四方是傳始使六路國用充委旋師二邊羌虜唯亮許江都下車風靡法度具存頌穀未已我來此邦公適嚴事杖屨阡陌優游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詣執云奄然棄我而逝日月飄忽端如管絃承函未幾遽下新阡惟時淮海春御戒旋悲鳥號木愁雲蔽川念公此行無復來還冀觴薦詞用訣終天尚饗

弔鍾鍾文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乾涸而夜常有光惟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極之有古鐘鍾其形有

也傳師已聞作司農簿籍聞籍甚恐旦夕得一美除公擇近亦得書說秋初甚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顯之恨不與吾儕同此樂顯之恐十數日聞來此為十數日之會今已到天長矣黃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來相訪為留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馳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為人亦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黃詩未有力盡繼去且錄數篇葺一齋足知一鼎味也又為僕手寫兩記今封去如辯才無擇要入石便可用此摸勒僕自病起每把筆如雖不知何謂得此公為我書殊增氣也其字差瘦更為潤色聞時今畫畫為妙中間更未安及不是處但請就改之若開得成囑二師各寄數本李端叔在楚音問不絕比如毗陵過此相見極歡揚州太守鮮于大夫置人甚賢有文僕頗為其延禮有唱和詩數篇今錄一通去當一笑也頃聞公不作詩有一小詩奉戲又已便破戒矣可謂熟慮難忘也聰師有書來要序僕近日無好意思明年又應舉方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語今但為渠取字曰聞復蓋取撈嚴所謂聞復醫根除者也錢塘多文士可求人為作不必煩僕也蔡彥規已卒聞中令歸葬山陽可傷朋友彫落如此獨有僕數人朴鈍落魄者無恙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耳何時合并以盡此懷不宣

淮海集卷之三十一

即後學張綬校正

兩鑾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絃舞鋪銜旋斡之類考之不與樓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實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鮮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那得背時物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類忠肅之碑材實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弔之以詞予悲夫鍾鍾古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土至有振車鐸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鑿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

嗚呼衆方之生鑿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為姜姬夕為憔悴或奇偶之相續或九舛而一躋清餓和黜刑王眇貴坐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參差蒼循環於一氣傳曰黃鍾毀棄瓦在雷鳴余始以為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鍾鍾何世所為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鑾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曷所擬之壞偉而偶沉於幽陋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鱗之腥臭嗟旬虛之一辭遽月絃之幾殺幸陽怒而水涸天日悅其復觀謂庭育之是充獲效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劍而莫雋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秦壺漢劍趙璧隋珠健為之磬汾陰之鼎曲阜之履天澤之孤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斗錯刀羯鼓之捲破鏡缺符遺箴墮珥信無益於經綸猶見收於好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

舞獸儀鳳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矧牛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為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精之純燥氣之喬雖從火華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既然值而復起可無畢年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為樂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政象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為錢為鍾為錐為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為鼎為鬲以效烹飪之功乎豈為浮圖老子之像窺然瞻仰於緇素乎豈為麟趾裴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為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為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泯草亡木卒嗚呼鍾鍾又將奚邨

遣瘡鬼文

邦溝處士秋得瘡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凄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沍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穿蟻屈奮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方媒毒尚禱祠爇躁外渴中已已復與欲拔斗杓東適淳解酌以注盃未足為快但西盡成泖然瘡汗然後乃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連斤鼓蒙磨綆注在揮以大箒跳踉而進曰嘻良苦惟子昔年學道名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懸鬼以嬉我籍喜怒恣睢間隙之日久矣孰為爾來荒

唐是師所地是友果於自為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鏞木柝嘗於禁戒隨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崖然怙不為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若失所以對者眾鬼大笑處士叱之曰米汝鬼物向吾示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而汝朋傳漫不復省瞽矇之前漢繪徒旋叩官流徵而贖者勿知普以為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于幽玄明師我違以弱奇偏疑信相寇于茲有年披收氛霧乃親青天樊然故藝一昔棄掄飮食酣寢以還本原若夫嬾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食馬有副車有二人所同好吾亦勿避又官無成家徒望立彈劍而哦援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求好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曹可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辰陰開陽何獨遠繆自喪耿光依馮草木為此不祥於是眾鬼相視失色涕泗交頤哇而不合悔其所為稽首再拜稱弟子而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祭洞庭文

紹聖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奉朝散以錢馬香酒茶果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敬祭于岳州境內洞庭昭靈王青草安流王湖德侯順濟侯忠潔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頃緣幸會嘗願朝列備官備節承之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劾蒙恩寬貸授官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十久抱末疾盡室幼累

幾二十口不獲俱行既寓浙西方令男湛謀侍南米敬惟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擘流有禱如響觀之得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濟仍願神貺早被天恩生還鄉邑觀以疾走便道不呈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故修薄奠以伸悃愾心切詞迫瀆浼至靈俯企惶懼惟諸神明鑒之

謁宣聖文

郡守被命于朝既至治所則必告于境內之明神禮也矧惟宣聖實我儒帥薦見之禮敦後拜祠是率僚屬爰及士子躬趨於庭以報祀事尚饗

告狄梁公廟文

惟公昔以盛德為唐名臣嘗刺此州風流具存越王之禍玉石俱焚二千餘人賴公獲免宜千萬年血食茲土豫之子孫報仰何窮舊祠迫隘不稱明靈爰覓新室以安貌像敢治時日薦告于庭

告李太尉廟文

唐之中葉盜據此方歲行四宮天誅不訖公時銜命實帥西師披此莽市不易肆蛇豕黃種化為平民公於蔡人厥功懋矣廟貌雖久棟宇穿頽易而新之得是元奕千秋薦歲公其安焉

祭勾芒神文

日窮于次歲時肇與爰下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成震治于民有功敢稽禮經用修常祀尚饗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既集六藝斯明內聖外王所同憲法山川鳥獸咸亦裕如萬世尊親天下通祀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棄餘作為藝業有司論定天澤遂置推本所從實王芘既敢消時日薦見廟庭

代蔡州太守謁嶽廟文

維神望秩岱宗實長群嶽有嚴祀事在于此邦守土之臣既見民吏敢羞牲酒進見于庭

代蔡州太守謁城隍文

淮南古城形若垂瓠帶以汝水生靈實敏惟神廟食此土芘庇一方敢致酒牲用嚴薦見躬趨于庭疇敢後時

代蔡州祈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真敢昭告于某神粵自去冬陰氣為沍雪積袤大逮茲獻歲集不時歸雪又復作道途梗塞物價翔踴四郊農事茫然無期是用奔走乞晴于爾明神廟食此土宜赫厥靈揮却慘鬱屏除翳昏還我大明毋使斯民久罹重苦

代蔡州謝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真敢昭告于某神間者久陰不鮮大雪荐作寒氣摠至民不聊生於是率僚屬吏士奔走分告乞晴於神神享其誠答以景貺閉陰啓陽變慘為舒清風既驗大明遂昇一方熙然僅有生意吏實不德何以克堪敢憑酒榖以謝神貺

淮海集卷之三十一

淮海集卷之三十二

秦觀 少游

謝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真敢昭告于某神惟大荒落陽氣愛驕沮傷天和怒風鳴條川池既耗土山行焦念土之毛民慘不聊祇奉明命爰率我僚禱雨于神惠此東臯日走祠下莫敢告勞神享其誠精稜且交油然作雲遂不崇朝其散如絲其沃如膏雋卷二變蔚為美苗罷遣兒曹無復叶號巫覡反室藏緘鼓請秋成可期玉燭遂調樽有古酒豆有嘉穀拜貺于神神鑒其昭尚饗

代獲賊祭諸廟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真告于某神之靈乃者群盜竊發剽劫間里遊竟疆場境內騷然賴神威靈咸伏其辜鯨鯢既殲民以休靖敢用牲酒以答神休尚饗

代蔡州赦後省賽文

維今日德音云謹以清酌庶羞之真告于某神祇奉綸言徧修群祀導迎善氣加惠元元敢不蒸進酒牲備嚴薦獻以承休命神其鑒之尚饗

代祭歐陽夫人文

吁嗟夫人出于華宗來婚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一世之師道德餘事發為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四方以正萬物為新吁嗟夫人其德惟稱內宗外姻俱承厥慶文忠前薨朝野涕瀾今夫人逝士亦永歎矧在敝族晚通姻好承凶屢憂然舉室驚悼新鄭之原文忠之室歸合有

期千車送行守土汝南征駕莫違故致薄辭以冀一觴

代蔡韓康公文

嗚呼我宋受命網羅群英諸夏用康有餘年間異人間
出左右辟王公以盛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為上宰
厥有不績盟府是職出為長城臨制萬里姦孽銷亡伯
氏仲氏迭秉國鈞榮吳與元功成事畢奉身而退與道
翱翔歲在執徐爰請于朝言還許昌百官奉古祖道供
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即窀穸漠然聲光二聖震驚
法駕臨奠哀動周行哲人其萎實舍于許里門相望遲
公之歸執爵承飲稱壽公室承計法然涕泗橫集精遊
出疆許道如砥喬木交覆比通大梁不見安輿乃見喪
車人具盡傷悲來填瘞辭不成文聊侑一觴

祭輔神文

比者蒼氣始應霖潦降厲流通事既有望矣而越
自雨闕以來飛蝗蔽天敢為妖孽土之毛髮所過為盡
嗚呼其不仁也哉大旱之後而得霖雨是大有意於恤
民也惟爾有神亦當上承天旨驅率醜類入于江海自
求多福無或違天以速行咎

登第後青詞

竊以天運至神固不期於報効羣生多故實有賴於祈
禳敢伸悃悃之私仰瀆高明之鑒伏念臣生而固陋長
更屯奇奔走道途常數千里海留場屋幾二十年既利
欲之未忘在過愆而奚免深懼風霆之譴竊謂材賴之
心乃與母親戚氏爰自往年願修醮事今則得塵科第

叨預仕塗豈微軀之克堪皆造物之冥賜輒取甲寅之
歲祗就海陵之宮依按靈科酬還素志伏願上真昭荅
列聖顧懷增壽考於慈親除禍殃於眇質私門安燕無
疾病之潛生官路享通絕諉傷之橫至臣無任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貝葉微言善會權而歸實業珠妙旨能却老以延年方
茲誕聖之辰可託効愚之意恭趨精宇嚴備淨筵梵唄
徹於紫霄龍蘭鬱平藻并自帝陛下伏願皇圖鞏固慶
筭增新下感群生與松椿而共茂上通列宿將箕翼以並明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歲功告備方圖歸報之因誕節屆期當具祝延之禮爰
修勝會用達愚衷切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遍行香
飯何煩金粟之遺人助以風林水鳥之音雜以玉珮金
鐺之韻皇帝陛下伏願聖躬如月宸筭後天日闡萬歲
之呼歲受千金之贐

興龍節疏二道

號登元祐鬱佳氣以橫流節遇興龍翕頡頏而並作非
具祝延之禮莫輸請報之誠爰詰梵坊仍趨真境儼朱
紫以具在布紛緇而畢臻合覺皆塵探寶王之妙教長
生又視發藏室之靈籙萬物循而其轂不窮四海竭而
此飯無盡庶因勝會稽致愚誠自帝陛下伏願慶命增
新皇圖鞏固警蹕所至日闡嵩嶽之呼丈軌攸同歲効
封人之祝
雷音繞樞協氣已蟠於穹壤瘞今向日頌駭復溢於華

戎恭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開西土具菓
之文妙會惟修愚衷斯罄次願睿圖肇固神筭增隆日
月無私末照臨於下土風雲不問常感會於中天

代蔡州進生辰功德疏

格王休日更夏同瞻文母誕辰夫人合慶非具祝延之
禮莫輪歸報之誠肆就寶坊具伊蒲之盛饌遂延緇侶
聞貝葉之具文梵之音清越以千雲香穗縈回而成蓋庶
憑妙會稍達愚衷皇太后伏願景命逾新清躬益固導
迎戩穀豈惟如月之就盈增續年齡將見後天而難老
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

高郵長老開堂疏

宮車晏駕率土崩心爰輸碩裂之誠用結精嚴之會伏
願皇靈妙湛天仗超擢大圓鑒中既證無生之甚妙高
峯上更旋不退之輪慶運邦家澤流寰海

寶林寺開堂疏

棒頭取證尤為瓦解冰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况
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錐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賊而叫屈
豈知填溝塞壑無非碧眼胡僧積獄堆山盡是黃面老
子伏惟和尚脚根點地鼻孔遼天真匠子之銓錐實作
家之鑄鑄諸方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眾證明但看一場敗關
彌勒開門惟善財而能入毗耶文室非摩詰以難居寶
林禪院南宋遺區東吳勝槩本惠休繡經之地實澄觀
肄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峯孤秀下奩玉鑑極日月於昏
明傍穴金蚪化風雷於呼吸既川源之綉錯仍丹履之

鼎新飛閣浮塔就山為勢方疏圓井因木成安即之而
智慧生望之而塵勞破九重鴈塔現多寶之莊嚴萬石
鯨鍾示觀音之方便允非開土難稱覺場大師雅稱聖
箭素號禪關投虎峯而出家遇龍浮而得法祖師衣鉢
昔因書壁而傳首座山林今以躍瓶而獲了無異議實
有聖緣往開大摠持門以繼鑠迦羅眼

乾明開堂疏

竊以離塵求覺已乖調御之心即幻見真方契飲光之
望聖因時遠人與法差執空而取者依一精明任相而
求者認四顛倒守癡禪為定力運乾慧為悲光習以自
欺久則難變既安邪解沉迷有漏之因宜得正宗開示
無生之忍昭慶上人洞該真際圓證法空於旋流轉徙
之途得妙湛摠持之力反聞聞性體已徧於塵沙自覺
覺他功未周於毫剎軌勤三請願繼一音說現在心作
將來眼

醴泉開堂疏

毛端寶剎曾何新故之常天下大禪安有去來之累惟
古佛廟實今醴泉自百年香火之餘治一國風煙之際
塔閣連環之王骨駸藏及錦之具文然而飛鳥銜花空
存勝境真珠撒帳未遇明師逮軍旅之荐興獲法筵之
初啓芳公長老少通教相晚悟宗乘密行則鄉黨之所
依歸妙法則天龍之所回向遊方既久訖海滋願離
雁腫之居亟返歸來之駕為談不二以度為邊
淮海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淮海集卷之三十三誌銘

秦觀少游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凡數百人而廩延李君為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自嘉祐中舉進士數為春官所却至是始獲奉大對於庭上刺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通當世之務其詞與衍有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為舉首天下莫不異之是時朝廷者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臣君於斯時年踰知命寔然得雋於翰墨之場世以為萬戶侯如以契券取也而君釋褐授宣義郎簽書直學軍節度判官是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以聞詔賜錢三十萬卹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困於科舉蓋三十年其得名宦纔數月尔嗚呼何起之難而償之易邪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起名動海內其視碌碌無聞而歿者亦可以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事親孝於二舅交愛為人恭儉潔廉其取予一毫不妄也曾祖諱益祖諱知進世居開封廩延不仕考諱永昌始仕為從事郎鼎州司戶參軍夫人秦氏先夫承議之女也後君四年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端烈類如此子二人長曰炳有學行次未名女二人尚幼以卒之年葬於開封府雍丘縣太善鄉裴村西谷山林之原先府君之兆初君襄事期迫不暇納幽堂之銘逮夫人附葬始鑿銘而納之銘曰帝初臨軒策士于庭有器晚成冠我

群英大道孔夷其御又良閭闔玉堂行矣翱翔慶者在門中者在閭胡亟只且世為嗟呼如寔忽厲風雨奄至俛仰而闕孰知其自大椿久榮朝菌暫敷竟復何殊同於空虛隋渠之壩杞國之疆佳城蒼蒼者刻文焉藏

慶禪師塔銘

師諱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也少耽弛以氣自任嘗與鄉里數人相結為晉自閩粵航海道直抵山東住來海中者十數年資用甚饒皇祐中祀明堂恩度天下僧師為兒時父母嘗許為僧名隸漳州開元寺籍至是輒謝諸賞以財物屬同產使養其親徒手入寺毀鬚髮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曾曰出家兒當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匏繫一方乃土偶人耳遂去開元過參知識至禾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話忽然有悟以為道妙盡於此矣及見黃龍惠南禪師示以佛手驢脚因緣輒漫不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黃龍之道故師後出世法嗣黃龍云肥寧中遊淮南往來廣陵天長高郵之間三邑之人見師如舊相識莫不靡然心服願為弟子而高郵之人遂以軋明請師出世凡三住道場初高郵之軋明次烏江之惠濟取後廣陵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至心樂居之軋明建隆皆為檀越士大夫所疆逐去不獲非其好也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為入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下至種種一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示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而

已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時雲門苗裔分據大剎相望於淮淝之上臨濟之後自江以北惟師一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為然師聞而笑曰此吾所以為臨濟兒孫也晚歲多病謝住持事寓止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一日召安師及諸禪者以偈兩首示之明日飯後奄然歸寂實元祐四年八月十六日也俗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一其徒智勤等二十有二

人與廣陵檀越奉師靈骨歸建陵起塔而葬焉明年智澗自廣陵走京師乞銘於某嗚呼始師出世其之外舅故潭州寧鄉縣主簿徐君賡實為檀越首及師在惠濟某窠從故龍圖閣直學士孫公學莘老錢塘僧道潛參寥訪師於湯泉山中時烏江令則今承議郎閻君木求仁也高郵士大夫孫閻諸公皆參問於師而為役之文綠契最深者殆莫如某然則銘師之塔某何敢辭乃為銘曰嗚呼我師法妙難思與物並作而不磷緇經論老莊卜筮方藥是皆黃龍佛手驪脚我從中證決定無疑非遷陀客當大笑之山河既露水鳥又談能事畢矣汝復何參少賈之雄老禪之伯求其異相亦不可得有岡崑崙南直海門蓋末來際我師長存

葛宣德墓銘

君諱書舉字規叔姓葛氏其先廣陵人唐天祐中遠祖濤始徙常州之江陰曾祖諱祥不仕祖諱惟甫贈吏部尚書考諱密承議郎致仕承議與其兄兵部侍郎官相繼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善壽考為播紳所推諸子若

孫行學聞於時者相屬闔門百口有古雅睦之風今東南大族稱孝友者曰江陰葛氏君弱不好弄五歲感遺夫入憂哀毀如成人與輦血輒揮去不食及長篤行力學敏於文詞熙寧三年中進士第調杭州餘杭縣主簿詔舉學官侍臣有欲以君克賦者檄取所為文君嫻於求售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二浙水利議者謂茗雲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二塘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茗雲之水達于漕渠穿錢塘之市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為然部使者檄君行視君以為吳興之水原於太湖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頃旁占數郡其所灌輸非獨茗雲也書稱三江震澤說者不同就如議者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比二江之任祇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塘其來久矣大役之興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寢故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常時守吳興聞君之說貽書嘉歎而部使者亦知君而交薦之移衛州共城縣令丁承議憂服除授淮南節度推官知蔡州真陽縣事改左宣德郎知開封府長垣縣事三邑皆有惠愛民到于今思之長垣有地訟更數令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書契為證君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偽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耶訟者誣服更大驚君之為政明多此類也元祐六年六月十六日卒於長垣之官舍享年五十有

四君為人篤於孝悌而毅然有守不為利害所移觀其風節議論朝廷器也而間開數色以卒悲夫娶夏侯氏故司門員外郎洪之女子男三人張仲牧仲子仲皆舉進士女四人在室以八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江陰縣屠村之原前期諸孤以狀來請銘余舉進士時常與君同學在汝南復與君同官君之登科與僕仲父同年而張仲又余之婿也然則非余其誰宜銘者銘曰苟以國氏其支輩亂離瘦矣遷江南崛起貳御諸第參長垣詞德如不慚有地百里如子男侯挽不來迄今談其積如京發二三有如不信銘斯鑿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真州楊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孫太子左清道率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清河張氏為內殿承制諱文英之夫人治平三年閏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人清臣良臣克臣舜臣禹臣堯臣舉進士以學行聞舜臣應天府軍巡判官監楚州五柞鹽場女二人長適進士王構次適進士王諤早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附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里承制君之墓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卒既升朝故事得封妻為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君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而卒後二年以恩始追贈壽昌縣君銘曰懿懿壽昌女子之師渾然半夷不妄咲嬉約在厥家孝諱是處連嬪德門益踵前武維親及黨不汝瑕庇豈伊詭倂大實我資承奉實事嚴且飭以

身先之曠敢不力既美于躬又相其夫子多俊影亦澤之餘崑崙之西岡阜蟠踞鐘詞幽墟以照不腐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麗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昱之季女年十九歸同郡陸氏為承議郎知高郵縣事佖之夫人踰八年而卒卒後十年葬于山陰縣野人原其舅朝議公所生母袁夫人之兆實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元豐六年天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陸朝恩封仙源縣君云承議君嘗謂予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亡妻婉慙恭儉如出寒素之家仰事舅姑勞接內外之宗姻下撫僮使之眾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女嫁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封邑而葬時迫其幽堂之銘實尚未刻子與予故人也願為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予意焉是時予將赴汝陽治裝薄遽雖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以仙源之銘為孺至于八九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父矣仙源之歿幾三十年而君尋繹悼念眷眷不忘如物非風義之厚出於天性何以至此耶乃為之銘曰惟夫人胃東陽嬪德門家有光命雖絕慶未刻斯文誌幽荒

李氏夫人墓誌銘

至和中先君遊太學事安定先生胡公歲時歸觀其言太學人物之感數稱海陵王君觀及其從弟觀有高才力學而文流輩無與比者余時為兒侍左右聞而心慕之願即見蓋不可得後數年二君相繼舉進士中第其

試於有司皆為關封第一名實既發所與比且時之豪余
遂以故人子獲從之遊元豐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寺丞君
觀之母李夫人卒宣德君觀以書抵余曰世母葬有日
矣伯氏荒迷不能請願有銘嘻先君友執之命也其可
以辭謹按夫人李氏諱仁用世為秦州如皇人年二十
六歸王氏為府君諱惟清之夫人享年八十有三以卒
之年九月四日附葬于如臯之赤岸鄉府君之墓子男
一人寺丞君也女四人其婿趙世昌為內殿崇班漆實
丁傳夏侯煦皆舉進士孫男一人曰譚孫女二人一早
卒次尚幼夫人性通達治事有法度凡內外之宗姻下
逮婢使靡不得其歡心子既出仕供養其厚及坐法免
生理蕭然恬不以介意雖高年視聽不衰手足便利迄
終無一言亂者銘曰於維夫人間且穆來嬪王宗祗厥職
內嚴外順宗姻懌既壽又康時酒食變故相詭獨處廓
氣形逮交超不失藏從其夫古原宅詞詔後來有幽刻

掩關銘

元豐初觀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杜門却掃以詩書自
娛乃作掩關之銘其詞曰門有衛霍兮蹄踵懸世不我
謀兮地自偏渾沌是師兮機械焚何以玩心兮有討論
揮架萬軸兮星宿懸口噍目披兮遊聖賢備與意會兮
欣忘食植芳樹美兮亦既蕃執耒搏虎兮更衆難自覈
不迷兮邈考槃養民多艱兮戒求全高明家室兮鬼笑
喧速成丞壞兮理則然蔓蔓荆棘兮上造天莫歛一非
磨牙兮交術吁勿應其求兮啻深窞掩關自娛兮鮮憂

患醫救飲水兮頽俊歡優其游哉兮聊永年

劉氏研銘

溪之精石之靈紫雲氣聖明星為穎寔作刃礪永寶用
琢斯銘

銘穎師研

穎師十二歲以書窺坡大條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哉
子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人時於
此處轉大法輪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弟之罪至於斬特帥絀監司兩
蜀騷然四年而後定余嘗怪乞弟裔夷耳兵不過二千
人非有冒頓强悍之威結營狡險之謀蛇豕徵種乃為
邊患如此及觀瀘州使君任公事迹然後知累年之役
實部使者為之裔夷何足責也任公諱俊字師中眉州
眉山人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與
其兄孜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時眉人敬之號二任
而蘇先生洵尤與厚善熙寧其年其察訪使熊本薦知
瀘州州上接犍道下連南平控引蠻夷千有餘里如甫
望箇怨羅氏鬼主沙取諸郡皆歲來互市而守將任輕
無節制之權非有奇略遠謀則不幸往往有事公既至
威信大著夷夏便之歲滿當更詔留再任比滿又特轉
一官留之元豐二年納溪皆互市有歐羅胡苟里夷人
死者故事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償其資謂之骨價時
若將欲勿與夷人大志爭謀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

福曉之相與投兵請降辭者八毋其六既聽命矣而轉運判官意與公異乃移瀘州不與措置事專為攻討之計公爭弗能得乃歎曰邊患自此始矣即具奏言羅胡苟里本瀘州熟戶夷也比因投傷求索骨價為侵境上故是常事與異時生夷反叛不同臣招納番畢而使者貪功生事因欲討之臣恐窮迫無所竄伏轉投生界則南望簡恕諸部更相結連益鴟張而難制矣會文孫卒不果上七月詔涇原路副總管韓存寶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在瀘攻羅胡苟里滅之諸夷驚潰巢奔南望簡恕其年冬簡恕之西乞第遂稱兵反皆如公所料云物乞第自納溪砦互市還過江安縣縣令犒之既去數十里遣親信楊節一毛以一馬謝令今辭不受一毛去至夷牢口為土夷所邀一毛死馬楊節者本嘉州卒吏避罪亡入夷中夷人愛之用事號為羅判至是節自度不免乃以矢房中乞第所入馬二千縵券來降公以中國不失信于小夷宜斬節歸券責以納亡之罪則乞第憚威而愧德矣而轉運使固執不從三年乞第果以一毛為辭入寇路分都監王宣以兵二千人禦之戰于羅箇牟國為賊所敗宣與其子某及裨將十有四入死之於是詔韓存寶復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至瀘逗留不進陰使人誘乞第以書降遠分屯秦功天子得書怒甚更遣環慶路副總管林廣代之命御史何正臣中人梁從政至蜀雜治獄具斬存寶于瀘州流監軍韓承式於海島除轉運使董鉞名四年廣進兵

抵乞第之巢賊空壁遁去廣不得已竟納其降而還天子亦不復責矣自是瀘州守將始加公邊安撫之名專治軍政部使不得輒與未幾使者復以開邊田賦生稅為請天子一切不許而西南夷復安堵矣由是言之前日之役豈非部使者實為之初公既奏羅胡苟里之事雖不果上而使者聞知內銜切骨日夜謀中公以法公知其謀乃鋒使者不法事關瀘州十有五條上之使者薄遽不知所為即誣奏公乞第過江安時不時掩擊及延儒生講書疑有私謂朝廷疑之乃先免而下童於它部各窮竟所考未具而公既卒矣時當途者以公既歿為使者地公之子大防三詣闕上書陳冤狀獄不敢變使者竟免公為史通敏吏民畏而愛之其通守齊安也嘗遊於定惠院既去邵人名其亭曰任公時蘇先生之長子翰林公軾以謫遷齊安人知其與公善也復於其側為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公卒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公於庵而蘇先生之少子中書公轍復為之記余嘗從翰林中書公遊聞二任之風久矣後為汝南學官始識大防於是得公之行事公以元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遂州西禪佛舍享年六十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葬于光山縣准信鄉午步原其世次官邑御史頓君既為幽堂之誌此不復著著其瀘州之事與誌之闕不書者捐于墓原以備史官之擇云

秦觀少游

龍丘子真贊

惟龍丘子以大塊為輿元氣為駒放意自娛遊行六區世莫我疎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蒼天之民

李潭漢馬圖贊

前一馬驪就樹摩癢百駭佳快厥意可相中間四馬或顧或嬉飲嚙自如不相瑕疵取後一駢尾鬣奮鬣鬣背而號鳴若聞其殷寬間之鄉木遠草長無羈無繫繫未湍央

南都法寶禪院一長老真贊

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庵今為法寶文雅甚遠清吟池畔大地山河且舉一半

建隆慶和尚真贊

大因緣十八年結跡座帶刀眠汝鼻孔未遑天呼我作無事禪

書王蠋後事文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創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比于于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願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比于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比于焉學

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鳥窠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却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特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切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欺於伯夷比比于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其可恨也且夫誦政刑軻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讎而懷匕首鐵椎白日殺人

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膏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暮為秦相不以謙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予環駟稟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况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子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書輞川圖後

元祐丁卯余為汝南郡學官復得賜瘵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携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闕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悅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固經孟城坳誦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皆絕矣並茫茫隔槐陌窺鹿柴皆返於南北坳航歌湖戲柳浪濯纈家瀕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仍里館轉辛夷塢抵深園幅巾杖屨其亦若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為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詩高氏

高無悔跋尾

無悔將家子為人沈鷲有奇略習知邊事結髮與羌人戰大小數十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橐駝動以萬計與其兄館使皆為邊人所推號一高云元豐五年延師與二詔使城未樂問於無悔對曰未樂羌人必爭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守詔使大怒以為沮議遣歸延安既城未樂羌人數十萬奄至城中成者纔三萬人館使謂詔使曰虜衆十倍於我若其盡至不可當也我豈破其衆於無定河川今前隊嘗其若懼我心及未定擊之雖衆可走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不鼓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曰事去矣已而城外圍數重諸將出戰無生還者俄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不復泉士卒飢渴困甚不能執兵城遂陷二詔使及館使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乎詔使之不能用也元祐二年余為汝南學官被詔至京師以疾歸無悔亦以失邊帥意徙內地銜轉比郡兵馬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何絕口不挂時事余酒酣悲歌聲震林木無悔噴自熟視髮上衝冠人多怪之余二人者自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以下百餘番屬余跋尾余欣然濡筆因以未樂之事載之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

裴秀才跋尾

裴本秦之別姓自漢以來世有顯者在唐尤為望族五房之裴為宰相者十有七人裴氏衣冠於斯為盛而東眷房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君晉公之裔孫也少篤學

鋒氣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舉進士屢不中乃嘆曰人生如寄耳用是區區者為哉於是退居許之陽翟葛巾藜杖日閱佛書惟以專精神養壽命為事元祐三年冬君之弟朝散君通判蔡州君自陽翟歸過之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散君曰吾絕意世間事久矣比聞簾中故人書札見麻温故郎中昔所贈詩憮然感心不能自已聞秦少游方為此郡學官頗因第丐一言庶幾里時有知我者余聞而嘆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鷲跼蹐墮水中即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起家四十為郎聲聞籍甚所謂功名富貴蓋未易量而君羸老疾病卧於衽茅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既不求人知人亦莫君知者第兄出處無異然以二馬觀之二表之事孰為得失哉麻君博雅君子其所以稱道君者宜不謬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莫年之心云

錄壯愍劉公遺事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為常州無錫縣尉有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日霽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衆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

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興州境上遇群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帙布數匹賊魁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劫公時在後聞變馳至瞋目叱之賊眾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去雍帥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復遇盜劫倒橐得一銀釵劍泊一礮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賊於主有司以聞時陝西轉運使員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真宗曰是人為郡守而止有一礮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隰州使君其與余會於京師堂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缺云

淮海集卷之二十四

淮海集卷之三十五跋

秦觀少游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摹前代法書集為十卷摹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木賜之其後不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事者又往往自為別本矣今可見者潭絳二郡劉丞相潘尚書師旦家劉御史次莊家宗將世章家凡六本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為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私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刻本之枯槁也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苟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偽蹟濫列其間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技莫有論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輒以其炳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

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于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浪釋辰宿一帖興嗣文也豈得為漢章帝之書即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

倉頡書

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元始中楊雄作訓纂篇班固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今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為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亦可疑爾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史而說者或以為書契始於伏羲或以為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迹則書契遂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住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自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奇字義書佐書經篆鳥書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覬竇當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在三字不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劾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簡書十餘萬言案魏氏所出猶有髮鬚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齊文惠太子為雍州時盜發楚王家亦得竹簡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

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仲尼書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曆中蕭定又刻于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効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又况依倣為之者歟

史檣李斯

史檣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為政而字畫之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檣大篆或頗省改是為小篆是時天下多事篆字難成長安下士人程邈得罪繫獄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秦之始皇以為善出邈為御史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包匭隸書等凡八體焉倉頡爰歷博學三篇至漢時閭里之師并為倉頡篇而檣文至建武時已六篇矣今稱史檣之迹者惟

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為真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嶧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檣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為秦人書

鍾繇

鍾繇質捷表其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歐陽文忠公宜問孫集賢思恭云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集賢精於曆學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三曆皆閏十月文忠以陳壽三國志考與集賢之言合然文忠考魏吳二志乃權以是歲閏十月方征關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陽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疑此表為非真焉

懷素

懷素唐僧字藏真此帖稱王右軍云吾真書可比鍾繇而草故不減張芝之儔以為真不如鍾草不如張又嘗見其一帖云漢時張芝言書為世所重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張芝而過右軍矣昔栢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此孔琳之齊高帝謂張融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前世善書者蓋嘗欲與右軍抗衡矣而每不謂公論所許懷素此言其果然歟歐陽文忠公宜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祇非用意自然可

喜後人乃弃百事而以學書為事如一未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是其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文忠此論可謂名言然天下之事畢竟亦何所有孰為可學孰為不可學者自古以藝自名家至於文章學術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從事於其間也曷嘗不棄百事而為之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也由後世觀之其異於懷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

書晉賢圖後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霄醉之態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蓋以唐畫家畫評有毛惠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圖也非叔時疇能辨之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為不然此畫晉賢宴居之狀非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余舊傳聞江南有一僧以貲得度未嘗誦經聞有書生欲苦之詣僧問曰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然生曰金剛經幾卷僧曰不知卒為所困即誣生曰君今日已醉不復可語請俟他日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房問知卷數詰旦生來僧大聲曰君今日乃可語耳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曰然則卷有幾分僧茫然瞪目執視曰君又醉耶聞者莫不絕倒今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橫被沉酒之名然後知昔所傳聞為不謬矣雖然余懼叔時以余與文潛異論亦將以醉見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也叔時好古

博雅君子其言宜不妄豈評此畫時方在醕酌邪圖中諸客洎予二人孰醉孰不醉當有能辨之者

書蘭亭叙後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使琅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丞公孫綽與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鄒曇重熙太原王蘊發仁釋支道流林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製序用盤盞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為比丘俗呼永禪師永卒傳其書於弟子辯才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唐正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帖摹搨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辯才詰之固稱存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徵服為書生以詭辯才始得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臧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等所搨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

鮮于子駿行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子仲食采於于為鮮于氏世家滎陽唐初詔為閬州刺史歿于官子孫家焉遂為閬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演祖瓘皆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為蜀名儒以公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莊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重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科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大旱有詔中外臣僚實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厥咎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皆蔽言甚切直移歙州歙縣令歙俗喜訟善持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公為歙又嘗攝婺源其治皆為諸邑最豪強畏之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秘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通判綿州左綿遠郡自守將以下皆日課吏卒供薪炭芻豆蔬菓而贏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聞之亦罷其風遂絕清獻趙公使蜀首薦之朝轉屯田員外郎賜五品服英宗初為皇嗣公上疏言儲號未正橫置未宜今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護羽翼乞妙選賢德以為宮僚陛下清躬小有寢食不順朝夕左右固淮婦寺願復漢侍中之職今二府番休宿衛羣

恩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郊帥永興辟公簽書其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員外郎覃恩轉屯田郎中代選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神宗初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曰納諫諍以輔德訪多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考實去貪暴以崇厚重臺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闕守宰以求治慎邊易以去弊重根本以圖固復選舉以澄源申武備以警姦治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內練將帥以禦戎其末曰願陛下事兩宮以孝待大臣以禮待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壬上愛其文出以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減王陶東宮舊臣上所信重故以公擬之而陶亦雅相知宜薦公明經術知治體切直不阿宜備顧問後為三司使又奏為其判官不從熙寧初有詔侍從之臣各舉所知范蜀公時為翰林學士以應詔降利州路轉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有章疏在執政乃不敢言王荆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為憂慮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它逆治體而起人心者不可槩舉又曰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群臣無實生之才西方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關陝無年未宜輕動乃移書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雁門故事遠斥候謹烽火堅壁清野使寇無所復密戒諸路選將訓兵蓄銳俟時瀆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帥果無功未幾慶州兵叛關中震擐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

要處書檄勞午於塗公一皆止之示以無事蜀人遂安
 公以劍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今帥劍南者舉
 全蜀之權以畀之非便宜循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帥
 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後青苗
 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後錢之數轉運使李瑜欲
 以四十萬緡為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矣與
 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判司農寺曾布
 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後書可為諸路法遂罷瑜而以公
 為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後事而青苗之
 法復久之不行執政怪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稱願
 取即與利路之民無願取者豈可強與之邪歲滿有旨
 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州
 事周未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凶狡置不敢問公具
 得其姦賊即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未懿竟除名編管衛
 州初利州以蕪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為守至是
 公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事別置路分都監以懲未懿
 之弊又言劍門關設節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文
 法宜各置令專領節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文
 遠畫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蓋不可悉數十餘年使
 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變也蓋
 公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別之公奉使
 九年聞為名郡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處之
 鄉人無異議者今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
 下不廢親為三難云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過關陞見

回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決曹村梁楚之地被害
 公移檄諸郡具為科條所以拯救之術甚備議者或謂
 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性宜勿復塞公曰東州平衍充
 鄆單濟曹濮諸河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澗夏秋霖
 潦猶能為害矧縱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為魚
 乎乃作議河一篇數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閉塞
 上皆嘉納初京東分東西兩路後以財用虛贏不相通
 和詔復合為一路升公為轉運使更盡領其事召還賜
 對勞問甚厚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知揚
 州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賕免降為朝
 散大夫方在謫中又聞故吏以賕敗者或勸公宜懲前
 事自陳公曰吾專刺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寧盡
 保其性耶然既已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為自全計卒不
 首也復朝請大夫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公之在西
 京也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溫公提舉崇福宮
 三人相得歡其擢紳慕其游及二聖臨御國任老成於
 是拜溫公為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環慶復除公為京東
 轉運使溫公曰子駿不當使外館東土承使者聚斂之
 後民不聊生煩子駿往救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曰福
 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公至則奏罷萊蕪利
 國監鐵冶乞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逐旬當公事之刻
 薄者二人發濰州守姦賊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
 令瀕海州郡為禮不煩朝拜若其自欲商賈聽往閩越
 州麗人無以辭矣召還為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神

宗配享功臣或欲用王荆公吳正憲公者公曰富文忠公勲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遂定因上言本朝舊制配享雖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止用富公一人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右議大夫既拜命即以辨邪正之說為獻其言君子小人相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為艱宜許六曹寺監長史各舉僚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達官之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蓋宰相擇臺省長官臺省長官薦舉僚屬知人安民之道於斯為得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即為官戶免役時祥符縣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依進納官例充役如故湏其陞朝乃免有旨治諫官直廬不得與東兩省相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武帝嘗命文學之士遞宿禁中凡公府欲行之政俾之閱視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文章爾雅詞訓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故正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諫官使與兩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開言路以副聖上納諫之義又劾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天下其餘乞復制舉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獄以省事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嚴出官之法減特奏名人數以抑濫進再言京東鹽禁不宜弛以利民許蔡河撥發統制縣道以便程督罷戎廩保甲以卹民力行浙中舊法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沙汰學官

以熄異議事多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俞章三上乃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旨滿歲除待制夏五月辛未終于州寢享年六十有九累勲柱國賜爵清源縣男前數自語諸子曰吾心無不足者惟以不得歸老陽翟別著易說為恨無心言公忠亮果斷出於天性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具利害務諫官御史其言或用或不用未嘗小加損益為政以經術自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熙寧元豐之間士大夫驚於功利更其素守者多矣公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新進少年之中號為正人晚登侍從益厲鋒氣知無不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不疾病且死得大用於時其勲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為諫官供奉仗內言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當軸處中初無益於縣官者蓋得失相萬也由是言之雖病疾且死弗克大用於時亦可以無憾矣喜推轂之士之游其門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為詩與楚辭充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術未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及讀公元誦以謂有屈宋之風今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適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又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德善於是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故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藁二卷刀筆集三卷其餘未編次者尚多娶陳氏太常

寺太祝潘之女恭儉婉嫕治家有法封其君前公一年終男五人復早卒諡河南府偃師縣尉鳳州司法參軍綽假承務郎焯未仕皆有學行而頡尤自立士大夫多稱之女四人長早卒次適趙氏次適蒲氏皆前卒次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男一人崧孫女二人公兩得任子恩皆以予兄之子故焯猶未仕凡嫁內外親族之女若干人諸孤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頡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之原前期頡以書走汝陽請狀公之行義將之銘於和公者某被遇最厚又嘗辱薦於朝義不敢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能謀議過人者甚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君子云

徐君主簿行狀

君姓徐氏諱某字成甫其先秦州興化人遠祖相自興化徙揚州之高郵家焉相生嗣嗣生亮亮於君曾祖也咸不仕祖元吉有厚德鄉人尊愛之終於高郵軍司理父格前通州司戶參軍參軍磊落豪縱不耐細務自司理之沒事計多以委君家既右族金錢邸第甲於一鄉公私欵施交錯重復君操其綱維批繫補隙扶剔舍負日縱月收市筭么麼無所遺漏於是參軍以偽能謂所親曰吾有子矣將不復與家事毗寧其年以入粟試將作監主簿又五年始至京師授潭州寧鄉主簿皆非其好也君事親至孝四時甘新未進不以輒嘗待昆弟族人一主於恩義叔父某為不悅者所構刺史惑之會有

人誣君皆殺家奴刺史大怒以君屬吏諷并致其叔君曰罪緣某不繇叔也榜脅萬端不服獄吏嘉之為請於刺史得脫友人以貧不能葬其親者君聞之曰是余過也即為買田出錢以辦喪事而友人之親得葬者五喪此其可見者也至於字親族之孤急交遊之難賴其施者甚眾而能諱不自言雖妻子有不得而知者矣雅性寬厚不給使早諱或時犯之殊不介意婚姻之事不幸至於其難處者君指顛從容頽色不變而事以兩全繇此見其材智度量信有以過人者焉頡涉傳記陰陽醫藥筆術之學無所不窺晚節尤厭人事思與佛侶處士杖屨相從蔬食清淡為忘年之計惜乎未及而卒矣實熙寧八年閏月十八日也享年四十一杓娶張氏有賢德前君若干年卒更娶蔡氏節行益奇君病殆時至取毒藥自引後君二日卒於是又見所以刑諸冢者也子男五人曰文通文仲文剛文饒文昌女三人曰文美文英文柔物君好學問聚書幾萬卷欲舉進士而父祖不從乃嘆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其後四子藝業蔚然有成而文通尤自立又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葬有日矣文通泣謂余曰惟先人行義可贊諸幽明不幸以多憤之故士大夫以嫌自戒者或不能究言諸孤良懼淚滅蓋為我圖之余既相與泣下因撥其充著白者為行狀以俟夫自信之君子考而誌焉

蔡氏夫人行狀

夫人姓蔡氏楚州山陽人故潭州寧鄉主簿徐君諱某

之妻而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諱中正之女也幼聰敏

有才藝父母獨奇愛之異於他女年十四適同郡環生

生故疾病成禮十六日而卒夫人雖幼居喪事舅姑孝

謹如成人已而其舅又卒為之斬衰蔬食誦佛經無復

更嫁意於是其母與諸昆弟率親族數十人即環館奪

之曰若十四而適入十六日而夫死為夫之喪三年舅

之喪又三年若為人婦亦至矣又不欲更嫁無過過乎

且環父子俱亡嗣若雖欲守志特誰與居夫人悲哀迫

不得已遂去環氏一年而歸徐君徐君高郵人號佳士

所與遊者皆一時之豪夫人既得賢夫所為益進宗族

甚重之俄而君病且殆夫人曰身踐二庭女子之辱也

矧又如此生復何聊吾其決矣因不食潛使一媪市砒

霜給曰吾侍君疾將佩之以厭惡氣媪為市與之遂以

自服家人大驚亟求解藥以進夫人曰是豈復欲生耶

趨使持去強之終不肯下徐君沒二日而夫人亦卒矣

卒之日里巷相傳皆歎曰異哉若人者豈前古所謂烈

女者歟時熙寧八年閏月二十日也年三十九夫人性

卓犖新斬不為兒女事既生大家而所適又皆富賤金

續服玩取足於身餘輒以散親族作佛事無一毫愛惜

既死篋中素然徐君前娶張氏妾生一女一男夫人所

出才一女而已既撫諸子猶己之子又奉張母虞氏時

節勞問知已毋故其卒也諸子洎虞氏及余哭之如君
云仲兄繩亦以操行知名於時出殯自山陽屢來因得
訊夫人之舊事而并余之所見書焉

圓通禪師行狀

師諱懷賢字潛道俗姓何氏温州永嘉人也在潞祿中

能合掌僧坐父母異之時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方

白蓮淨觀行甚高眾歸之勤號嗣仁杜主乃以師從社

主出家天禧二年普度天下僧徒落髮受具戒時年四

歲也師既得法器又幼得高僧為之依歸藝行日進同

輩無與比者有講肄輒往聽未幾盡傳其學及長慨然

有游方之志即辭社生去過承和識所至處延居上遊

最後見達觀禪師曇穎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初

潤守王公琪雅聞師名乃具禮請傳法於甘露而太平

之繁昌亦以隱靜名師以其露近城邑而隱靜僻在深

山中遂從太平繁昌之請闡掌於邵之瑞竹院初師從

瑞新禪師遊十有二年具和宗門承襲實主之事自謂

無以復加矣比至達觀會中聞所開示類皆世緣俗諦

或雜以鬼瑣談諧之言又嘗以事斥一僧去每升堂輒

追罵至累日猶不已師心陋之乃潛詣文室請達觀曰

為人天師當只說法本何預以世俗間事且僧有過斥

去則已矣何足追罵至累日乎達觀頷而不答師因此

省悟至是以信香詞達觀法云居隱靜七年王公移守

金陵後召師以清涼辭不赴明年達觀自明州雪竇徙

金山之龍游州人乃以雲竇召師既行道過龍游留一

月會達觀示寂潤州之衣冠縉素因以狀詣郡守請止
師繼焉而龍游主者故事常稟於朝廷郡守以白部使
者上之報可龍游自火災之後棟宇灰燼瑞新禪師實

中興之功未既而卒師至修新公故事大興土木積八年殿堂廊廡皆具今宮室之威冠絕淮海者蓋始於新而成於師然其地當孔道客至無虛日師頗厭之熙寧元年遂謝去隱於金牛山去丹陽縣數十里人迹罕至

事委其徒覺澄主之師一切不問庭衾餼鶴孔雀鸚鵡

白鷗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為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見者就山中訪焉三年劉公述謫守九江以圓通召師

師素聞匡廬山水之富常以未至為恨得疏欣然從之題詩鮮間而其卒章云歲晚當期返竹門至圓通二年

果謝去復還金牛明州復以雪竇來請固以疾辭史館

刁公約謂師曰雪竇東南名山明覺遼觀嗣居其地二

十年間請者三至可謂勤矣今又不赴無乃孤其望乎

師素厚刁公心善其說遂登舟由海道去北轉海門遇

大風卒起風檣摧敗夜漂至慈溪之東岸舟破從者百

餘人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從者還救之乃免居

雪竇一年復謝去還金牛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寂

俗壽六十七僧臘六十三覺澄等即以某月丁未葬師

于金牛之西壠累塔塔焉師操行卓越而遇人有恩

意雖對賓客未嘗與眾異饌夜輒從眾僧寢于堂中不

入大室雅性樂施所得金錢繒帛率緣手盡其徒以此

歸之又多才藝工於詩字畫有法問居絕口不掛事

雖交至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者當時賢士大夫聞其

風皆傾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訥奏賜紫

方袍又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師凡十被

請從之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剎道化方行輒託事隱去州郡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第子五十有五人所著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號釋耄典記以自見云謹狀

錄寶林事實

寶林禪院始於宋元徽中浮圖惠基得郡人皮道與所

施它因山以造梁大同中賜號寶林寺唐會昌中廢訖

符中復興更號應天寺本朝因之其山一名寶林一名

飛來一名龜山上有鰻井歲旱積雨輒應事見圖記熙

寧十年八月丙申一夕火棟宇灰燼十月給事中集賢

修撰程公來領州事登其山故址而歎悼之於是郡之

衣冠縉素數十人詣州自陳請修復故幸公為具其事

以聞逾月賜號寶林禪院遂以明年三月興工復率僚

屬親至其上勸勞之眾皆感激思奮奔走承事下至刮

摩墀石之技咸盡其能而貧富各以財力施其制蓋即

山巔為多寶塔塔有環屋其北為羅漢殿殿旁如塔之

制其南降而夷山腹為法堂法堂之東為寢堂又東為

方丈又降而南得平地為佛大殿殿有兩廡以達于東

西序前為三門其左則鍾樓幡刹厨庫之所相望也其

右則轉輪經藏僧堂之所相屬也繕以高垣甃以方甃

未踰再期而金石土木之觀侈於舊三倍都人士女俯

仰瞻歎疑有神鬼相之凡吳越之間塔廟以火廢者其

復未有如寶林之遽者也蓋越之城南左右數十里疾

謁于越越城之中能與秦望為主客者凡三山卧龍寶林誠山也卧龍為郡守所治而戴山少東不能正受秦望之謁是越之形勢自卧龍已下未有如寶林者其地如此宜其廢不踰時而復興矣今寺之未火時便房曲道各自為家山川之勝蔽虧隔闕者十六七而前世詞臣才士如元稹李紳徐浩之徒猶誦歎不已見於篇章矧今制度一新神工天巧廓然披露可以崖巾憑几而畫得之使數子而在其所誦歎又可知已然則前日之廢豈非所以為今日之興乎公一日率賓客至其上顧謂觀曰寶林之中興天也余何力焉雖然不可使其事掩抑不少槩見於世前日賜號華為十方集賢孫公既為之記矣今棟宇垂備將乞文於集賢林公子亦與見五事者也孟撫厥實以請庶幾二集賢之文相與傳於無窮不亦躋殿觀承命撥其大槩并公之意而次之號曰寶林事實以獻諸集賢云

代蔡州進銀絹狀

大鈞播物難酬塊比之恩墜露墮流以致眇微之音前件物山澤所寶箱篚收資屬茲誕聖之辰式備文庭之貢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勘會本州自春已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訖今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當年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有一莖二穗或三穗其多有至五穗者甚多父老等皆云數十年來無此豐熟亦未

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聖臨御已來功化日新利興害去善氣充塞致此嘉應臣符罪郡守目覩其事不敢隱默謹畫成圖子一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代薦蔡奉議奏狀

竊以管下居住具位蔡軻少以文翰見推流輩仕宦所至皆有能聲安貧守道恬於進取有士如此豈敢不言伏望聖朝特賜考察擢充臺省清要任使

淮海集卷之三十六

淮海集卷之三十七書

秦觀 少游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門下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汲汲焉
 惟大馬之養是營釜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
 脂韋汨沒德不加充學不加進可謂無以別於常人者
 豈復有意求知於搢紳先生之門哉此者先人之交喬
 君執事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常厚相公齒及名氏
 屬喬君喻意使進謁於門下夫布衣之賤獲見知於宰
 相此古人所以書丞上日掃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
 何以辱此幸甚幸甚然嘗聞之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
 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酷莫如張湯青
 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茅土
 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
 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
 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
 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於少昊之墟曲阜廟
 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為凡蔣邢茅胙祭之國
 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
 伏惟相公輔先帝已來陰陽調和廢政且舉支民効職
 夷狄賓貢其度數聲名文物之盛聚然與唐虞同風逮
 承顛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於從容已事缺然若無
 可與其功德可謂冠百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
 尊養嚴却客踈士固於盛致未可去損然猶區區訪諏

發於至誠如某之不甘尚掛左右之餘論又况盛德尊
 行魁奇儔偉之才乎誠推所以厚賜不肖之意思天下
 所謂盛德尊行魁奇儔偉之才抱能而不試已用而未
 顯者兼收並進之使朝野內外才能各當其分無一人
 失其所者則相公雖不求於天之所以報王氏之子孫
 者當不下於周公矣惟相公察焉千冒鈞嚴俯伏惟命
 不宣

上呂晦叔書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
 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
 而精微則功名歸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
 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
 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盈虛之運身死肉未
 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
 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
 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
 其學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
 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牘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
 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為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
 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
 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為車以識為馬
 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馱馱
 驅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

有爲東漢之士如豆養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
矩然而車弊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其在
妄宜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
而措紳先生有告其者以謂韞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
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順術足以偶事物之
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閣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閣下
之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爲風雷雨露者特糟
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
求備掃洒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復自通竊伏淮海抱
區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閣下來守是
邦而某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
之文錄在異卷贅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爲書先
焉夫大冶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
士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
廢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閣下不賜拒絕
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員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謝王學士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
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
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
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敏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
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掄事左而身益困每
觀今時偶變校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
拾取青紫爲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而不售之器以自

濱於飢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千祿少年至指以爲戒
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劔工之惑劔劔之似莫耶者惟
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王之似碧蕭者惟倚頓不
失其情大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倚頓也何重惜一
見以質其曾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爲文投執事而
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爲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
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
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獨以未見閣下也前日復未食所
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
區方謀繼見而閣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間伏蒙
猥賜薦寵以爲可教亦如諸公所去甚於是自決不疑
亦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卹而古人之爲可信也古
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如故以俟
後之君子況不至於是者耶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其冬
地不爲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匈匈而易
其行某雖不自竊誦此久矣自擅棄以來尤自刻勵深
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昨出都時會閣下在告私
懷惓惓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略而陳之并以近
所爲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惟閣下道德文章爲一時
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已獲達於前日矣宜更賜指
教水導而木植之使駑駘震服知所趨向不繆於先進
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惟深賜憐察幸甚幸甚

謝曾子開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不自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願受性鄙

陋又學習迂闊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率不與世合以故分甘委棄不敢輒歎於搢紳之門比者不意閣下於遊從之間得其鄙文而數稱之士大夫聞者莫不竊疑松怪以為故嘗服役於左右而某未嘗一望閣下之復焉也竊觀今之士子找冠大帶求試於有司殆五六千人學宮儒館以教育自任者無慮百數其因緣親故以為介紹談說道真以為贊獻善詞令以干謁者倪理色以叩閣人肩牙忍恥僥倖人之已知者迹相仍柝相屬也然而得善遇者十無五六與之進而教誨者十無二三至於許之以國士之風借之以齒牙餘論者蓋百無一二焉其售命意其價愈輕亦其勢之然也某與閣下非有父兄之契姻黨鄉縣之舊介紹不先贊納不前謁者未嘗知名閣人莫識其面而閣下獨見其醜敝之文以為可教因曲指而過與之傳曰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嗚呼閣下之知某某之受知於閣下可謂無愧乎今之人矣前日嘗一進謁於執事屬迫東下不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觸閭罷逐無入都之期燕居間處備念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略陳固陋并近所為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伏惟閣下既推借之於其始宜成就之於其終數雖既以茂其本根削垢翳以發其光明不間踈賤而教之以書更晚節末路獲列於士君子之林則某與閣下非特無愧於今之人又將無愧於古之人矣古語有云亨牛而不敝敗所為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閣下裁之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某比聞公以眼疾餌黃連至數十兩猶不已不知果然否審如所聞始不可也某頃年血氣未定頗好方術之說讀醫經數年嘗記釋者云服黃連苦參久而反熱甚以為不然後乃信之蓋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故酸先歸肝苦先歸心甘先歸脾辛先歸肺鹹先歸腎入肝則為溫入心則為熱入肺則為清入腎則為寒入脾則為至陰而血氣兼之皆謂增其氣不已則臟氣有所偏勝有所偏勝則必有所偏絕黃連苦參性雖大寒然其味至苦入胃則先歸於心久而不已則心火之氣勝火勝則熱乃其理也眼疾之生本於肝之熱肝與心為子母夫心為子肝為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腎孤臟也人嘗患一水不勝二火今病本于肝而久餌苦藥使心有所偏勝是所謂以火救火命之曰益多其不可亦明矣夫藥所以療疾其過也適所以為疾聞比物作時十已損其七八正宜節藥慎護飲食以俟其自平非如法症潰癰可以忽然一朝去也輒具以進惟留音而聽之毋忽

與鮮于學士書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肖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假借過當伏增悚懼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之故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取侮恠常恐一日蒙擯絕則內傷先人之聞上負門下之義死不瞑目敢圖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定深論報無緣愧懼滋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日隔之踈加之

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息者多說閣下之門由是無愈之跡矣觀之去門下于今七年明公自留臺奉使京東入為九列進拜諫議大夫供奉仗內士因緣介紹有候門墻希望明公一顧者有相摩跡相接也觀以嚴閣過情深為同進所忌閉關却掃罪惡日聞然則明公之門宜其無觀之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克賦乃知君子之所為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疏而易其意哉汝南雖當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果不減於淮海士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為安便但創置之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干乞營繕殆無須臾之閑久不獲進左右之問緣此故也伏望垂悉幸甚

自承拜命即欲致左右之問屬守將驟易日迫賤事乃爾後時皇恐無地議者謂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况如觀者自先舍人已來獲備服役之列其為慶慰何可勝言引領門仞但有傾倒而已

婚書

蚤年擁慧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細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淮海集卷之三十七

淮海集卷之三十八記

秦觀少游

御書手詔記

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某為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略使三年四月環州肅遠寨寨家白子等剽屬羌構兵馬亂攻殺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陸中招降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亡入夏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屯寨上檄夏人使歸其衆夏人承命震恐以其衆歸物謀羌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亡者無小大長少皆即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二十有二人而錄其脇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一人請干朝詔皆原之既又別賜手詔褒諭先臣疏捧伏讀感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狝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自度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推言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世臣等銜奉遺訓夙夜殫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石具刻明詔以為不朽之傳蓋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權德輿嘗讀太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迺爾耶臣以為萬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矣豈特今日為百執事之勸哉六年月日承務郎臣俞次阜記

五百羅漢圖記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陰樹跌坐而說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課已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

者摩揮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寶塔者五人
 人和南合座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
 人食鳥驚者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升者六人指現五色
 光者鉢現白光者泉湧於頂者火燃於踵者袒而洗耳
 金環手隨求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
 獻者六人受兩倪花獻者四人受往生花獻者七人受
 衣冠從三牛謁者五人受胡輪贖者七人受胡從兩臺
 馳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跪寶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
 乘馬者象駕者獅子馭者各三人為岸說法者一人後
 座者三人植錫而座巨蟒上者一人背樹囑山鵲者六
 人注孫升者仰鳳集者閱摩鹿者各四人倪伏獅者訖
 舞鶴者各五人擷蒸首者一人從後者五人書蕉葉者
 五人持蕉葉而洗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
 而滌鉢者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宛衣者就樹絞衣
 者宛已而歸者持浣而進者隔岸而覘者各一人洗履
 者後洗而納履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為削髮
 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既解收衣者各一人補髡者二人
 操刀尺者一人治綫者三人泉涌於石遠近而觀者十
 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導者
 二人替者三人芒屨揮盃而歸者三人束裝而行者一
 人或坐或行或立踟躕欠杖柱笠百數珠白佛山曲
 水隈塗觀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有三人或坐
 或行或立背樓觀憑欄楮據危迫險儼仰脚躡直視轉
 盼側覲旁顧近相日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一百三十九

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珠
 絡持如意執蓮花座倪象者甚陸二右袒徒跣曲拳和
 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贊而前謁者十六甲冑椎髻挺
 劍秉鉞立左右者善神二別三十有一馬又童子有抱
 經室主茶僉荷策持餅典湯徹器凡十有六鬼有馭龍
 馭馬象受施食送齋書鱗身鳥味衣短後隱樹而窺者
 凡十有四雜人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謂
 驅牛以從載犀象望筐篚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瞻歎
 者凡十有九鳥獸有鳳鶴鵠鳥龍虎犀象師子馬牛臺
 馳蟠蟒戲倪猿猴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為主故號
 五百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
 絕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綿密委曲可謂至矣昔戴
 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入有所藏否輒竊聽而隨
 改之積數年而就余意法能亦當研思若此然後可成
 非率然而為之決也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嘗覽韓文公
 畫記愛其善叙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
 然如即其畫心竊慕焉於是倣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
 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即其畫哉姑致
 叙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奉某記

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會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
 此軒汲水以為池累石以為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
 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為事
 雖類兒嬉而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為名曰雪

齋而去後四年公為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言儒蒙其
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
去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為恨焉杭大
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
巧羨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為最勤故佛之宮室基布
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
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為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斤
其棄餘以為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
人超然有振舉遂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
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
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為恨焉
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太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
所真亭為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
得而見者矣豈特為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
泊然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
其為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記

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
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湖江之比風篁嶺
之上膏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
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
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
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
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能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

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湖江介於吳越之間一
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
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
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誘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
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
勝以虧踈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
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
之德蓋有至於是者則其為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
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
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遊
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為亭又
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矣所謂龍者俄
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
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知越省親過
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
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
湖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
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
此盍為我記之余曰唯唯

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
辨才法師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寧
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
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

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緝龍井亭酌泉漱石而飲之自並宮寧經佛寺十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有也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閒軒記

建安之北有山歸然與州治相直曰比山山之南有澗澗之南有橫阜皆山而高阜據澗之北濱有屋數十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閒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據蒼蒼而佃橫清冷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廁麋鹿之遊竊為君不取也乃為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悠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數雲為兩兮水為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天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派挽日夜參平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撫劍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枝兮水驚滯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為寒四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林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

芝室記

河南張倪老既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殯于廣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曼老冲老廬於殯側數月有芝生于廬中余聞而謁觀焉蓋附土而出者數本其色正赤澤而堅悍若傳錄形余撫而數曰天下之物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夫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下萎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耳而孝士大夫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徒之不可薛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聞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空洞實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真蔽於塵幻由是清激而升者為想濁汚而墮者為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爰逮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凡悅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變而憎惡於吾耳目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交感室為生芝異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惡畢叔情相空空芝於此時端為何物已而歎曰奇哉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竊惟其語宏博瓌奇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而囑余為記余既論次其事遂追疏浮屠之語而并載之倪老名康伯以召試中選今為南都教授曼老名節孫前參海陵軍冲老名康道云

祖氏先塋之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于
萊將還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
汝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
縣陽安鄉十里崗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
芝數十本產于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迨今不絕夫豈一
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
或有以致之也予其為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
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為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
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
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為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表之
徒實皆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耻之
故天下號汝南為名氏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
使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
王澤不流民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
天下號淮南為盜賊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
師七驛遂為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操武而至興學
校脩貢舉以宣布教化故盛德尊行魁奇俊偉之才相
繼出焉蓋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
祖氏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從子
無擇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為省名郎作時庸使行
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
為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帝
李興廬于父之墓左有些芝白芝二本生於廬上柳宗

元以為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股
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
歸美於上度為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
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
採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驥云元祐八年四月吉日
記

羅君生祠堂記

羅君之為江都以誠心為主耻言鈞距重文之事凡民
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註誤若小過輒誨諭遣
去視繆寡振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已致焉黎明視事入
夜猶不已或議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
之情孰若勞予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
者不忍欺給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
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為罷行之始復大石
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
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破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
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堤以却潮之患疏
潦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
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
爽愷之地為屋數百楹以其贏材新驛墩亭館之在境
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喻至不可
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群祠兩揚輒應如響世益謂神其
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置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
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

之至不忍伐其所憇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以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蓋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眾曰善於是即召埭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土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後官行已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為生祠記云

勅書獎諭記代

元祐二年夏五月詔以臣某知蔡州軍州事三年春盜發陳蔡穎之間甲而兵者四十餘人皆慄悍善鬪其渠魁頗能拊衆得其死力每劫大姓之家獨取金幣斥其錢粟以予小民小民德之舉為囊橐通行饋食捕盜言以故稀復遇間遇之又輒為所敗俄轉入淮南界先壽都巡御史素戰不勝其子死之奔仙居縣尉朱記史卒死傷甚衆既而引還陳蔡穎之間復擾於是自有旨令京西南北都使者督捕移將官於京東募子箭手騎兵於渭州增立賞格得其渠魁者官三班供職錢六十萬餘黨一人錢四十萬是時諸捕盜官相望者十餘屯無晝夜夜不解甲而賊衆詭秘出沒如神終莫能得臣既陰布耳目察其所在又預募將兵以備掩擊會諜知其區處而諸屯皆遠不可遠召於是令權節度推官程元衡統所募兵夜從間道去果遇賊於高佐之比斬其渠魁并其妻奪六級梟於市元衡又與諸捕盜官圍殲黨於

李曲戮其衆追免者以次皆擒或自相屠殺棄屍於水中獲仙居縣尉朱記前後斬首凡三十四級生得者六人獲鎧甲旗幟仗械二百二十有七是時渭州弓箭手騎兵猶未至奏却於途諸捕盜官各解去而陳蔡穎之間安堵矣四年六月蒙恩賜勅書獎諭臣竊惟二聖臨御以來神功聖化鼓動海內陰陽調和苗疝絕息臣於此時幸緣肺腑備位郡守偶因薄效遽賜褒嘉承命震驚榮懼交至敢憑金石具刻明詔傳示無窮又論次其事而并載之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臣向宗回記

遊湯泉記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游曰漳南去幾時已甚又且聞其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具鞍馬戒徒御翼日出高郵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四引而股趾盤薄甚天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姥煉丹於此功成仙去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從者以兩告止馬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院有禿眉老僧主之應客淡然若無意於世者與之言心如其貌蓋有道者也又馳七十里次真相院明日漳南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東濟院院則漳南之所寓也景申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一百步周袤不踰一成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

皆斃石為八方斛竅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滿泉輸
其中晝夜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
病浴之輒愈蓋龍根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
云地有沸井即此泉也噫泉之為湯者眾矣彼汝水驪
山嘗為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盛時綺疏璇題魚龍
飛動眩人目睛勢但事變鹿豕得而辱焉其僻昧不聞
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埋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
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之累
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
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既嘉泉之近於道又貪其有功於
塵垢疾病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馬率以為常越三日
烏江令閻求仁來求仁余御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
里至龍洞山下葉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難
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晴望建業江
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
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巉巖峯峯不可窮竟則
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然
後可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噴其
趾蓋以乳石而鼠冢其窠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岸而出
若有恃者或侵尋而却若有畏者雲掩而鳥企鼻口呀
而斷齟露其隙牙橫逞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
造謀而巧者迷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閱於龕巖巖絕人
迹罕至之地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高勝者固
不欲售其伎必待夫至誠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

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阜感禱雨多應去景夕還惠
濟東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北步庵中隱者陳生居
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陁前有
小澗汨汨而流藩以齊條閑以雙松每冷風自遠而至
泛條薄激松梢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籥巽嚮而望
自定山轉而西服尤粲星辰巨三百里迅馳而矗立
如危而恬壯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効履鳥之下孫
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
以約之明年庵成餘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
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避推寄老焉西
庵之成久矣其地迫遽無流水非枯槁自謀之士莫能
居之故茂有聞者是庵始基也為賢士大夫所矚及成
遂以眺望浮游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也哉
湯泉之事說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邊
求仁謁項羽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璫于虛
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
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
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
晨汲暝春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
可勝計嗚哉茲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漳南自湯泉
來會于高郵追叙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速盛遊
之難再也因檇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
以自擇焉熙寧十年九月記

淮海集卷之三十八

淮海集卷之三十九

秦觀少游

俞紫芝字序

余昔游玉笥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芝馬生乎磐石之上回環而有華秀澤而不根信天下之異草也竊愛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頰緝髮自松陰中距石輒止撫芝嘆曰嘻道人無本其亦如是矣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謂願終其說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矣矣以為未耶沒身無終雖然嘗試為汝言其崖略夫德人以有本為宗道人以無本為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已也不知有已所以失已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已為物無彼故能以物為已已物不二謂之真一夫是謂以有本為宗天下皆知有偽所以喪真也不知有真所以喪真也而道人知之於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偽無取故不住一切真真偽兩忘亦無真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為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既有老人復杖策自松陰中來顧謂童子曰適何所言童子欲語老人引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勿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於是余茫然自失私識其言後九年游京師遇李華居士俞紫芝請今改字因思昔日玉笥童子之言字曰無

本復以其說為序贈焉

曹虢州詩序

虢為州在關陝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使過客之勞刺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號為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靜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昌黎韓文公為屬和於是亭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誰國曹子方比自尚書郎出守茲郡左丞相汲郡呂公引昌黎故事送之以詩子方至陝右以書抵余曰待罪司勳枵腹禱禱疾痼求去丞相不加譴假以一州幸矣又賜詞詩以寵其行幸孰甚焉且其卒童之意欲因其以整桑者將摹刻於三堂之上其為我序之余曰木不能飛空託泰山則于青雲入不能蹈水附樓航則絕大海自唐迄今守虢者多矣而劉使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則曹劉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虢之亭臺島渚將益顯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願往者又加多也余未嘗至虢竊誦丞相之詩已若幅巾杖屨從子方於水竹之間子方守虢之樂為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於天下不當獨樂於虢子方蓋重精神近藥物亟還天朝以對士大夫之論毋為水池竹林之所留也傳曰懷與安實賤名子方其慎之

逆旅集序

余間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為若干卷題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

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筮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不算之分也信謬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適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鳥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已魚游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息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耶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為駁而吾之駁不為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隙衆言喧喧歸于一源吾方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捨而不可得何暇是古信誕之擇哉子往奚客去遂以為序

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為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南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

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常以建業為王畿而東揚州為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為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為南兖州北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吳州唐初亦為邳州其為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邳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宣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為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歲本約禹貢為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厲其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會稽唱和詩序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抗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登進士第也為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為鄰國又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視遊從中為厚而山川覽矚之美酬獻之娛一皆寓之於詩舊所唱和多矣集賢林公既為之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東南衣冠爭誦傳之號為盛事以後見為耻或曰昔之業詩者必奇探遠取然後得名於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才巧

而為世貴重如此何邪切嘗以為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核其理富故語與氣俱足不待繁於刻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鮑昭曰謝康樂詩如物發芙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某既獲觀盛德之事為幸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錄諸石又述其所以然者發其端云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會稽之為鎮舊矣豈惟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南哉其勝遊珍觀相望乎楓柟竹箭之上枕帶乎藻行芙蓉之濱可以從事雲月優游而忘年者殆亦非他州所及而卧龍山鑑湖尤為一郡佳處蓋府第之所占城堞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遊鹿豕而家魚龍不可與民同樂者也前太守二卿樂安蔣公嘗以山富草木樵蘇所采為令於公府止之湖地沃衍田於豪奪為表於朝廷復之又廢山西遙祠分湖之別派覆以締構為流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然之觀始深密空明不復為人力所敗聞山水間棹歌之詩至今稱焉熙寧十年廣平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覽其遺迹而嘆曰此前賢所以遺後來也使予無一日之雅猶當奉以周旋况嘗被其知遇乎乃述樂安之志手植松千餘章於卧龍山之上任枝葉蔓斬雜以時秀甲珍牙無得輒取每春秋佳日開池簞具舟艦與民共遊而樂之復為詩以記其事元老名儒屬和者凡六人

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為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程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時樂安之沒幾三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眷不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辰輒一來就語笑終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不見至數浹日莫下所詰大衢支徑卒相觀逢輒媿罵索酒不肯已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以為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之僚壻為留數十日余既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耻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第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借焉循陋巷欵小扉叱奴使通即自襦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奕碁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竒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知余非脂韋汨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皆日浩歌劇飲白眼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縱也今者室居而輿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

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乎子之問也當為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己余病弗能久矣不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竊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蓋有詩以為送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叙遊從本末之迹并以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子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王定國注論語序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責為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凍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濱州益稅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何不復以筆硯為職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刻勵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唯謹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慶弔輒不廢七年罷還詣東上閣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矣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哀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物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大學凡置

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問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為人之亞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凶凶而易其行於斯言可信余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而定國迺以副本來屬予為序顧余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蘊乎姑撥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為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集瑞圖序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千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嘆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為盛德為尊行為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為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捷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為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睇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謁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骸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為瑞焉蓋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耶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

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又
矣宜其餘者發為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
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為三
公以徃推今即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盖有應
之者矣

送馮梓州序

上即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龍
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即
日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
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
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種古以寧中史籍變其熟羌獄上
書訟寃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即寧州置
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
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
為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
事然范純仁為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吏者政恐有差
誤耳即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
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
不悅及考按連逮熟羌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
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
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
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
如馮侯章於是籍古比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
快未幾高平公復為鄰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

事者意亦竟罷去餘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
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
侯自尚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管其事
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
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
不撓可以免矣而三三子表裏為姦始終巧請至於抵
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
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為能無恙而高平
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
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
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于慈孝佛寺
又將僞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
以舊聞并以堂所感嘆者為序贈之

淮海集卷之三十九

淮海集卷之四十哀挽

秦觀 少游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東朝制詔九年稱烈武功高後世興坐舉不周天柱正親扶賜谷日車升班行尚相延和殿羽衛俄趨永厚陵洛水嵩峯霄漢外百官西望第難勝

保扶明主自春宮萬國昇平出至公顧命一時聊共政思齊千古遂同風外家恩數仍長信原廟恭嘗即治隆欲叙聖功歌挽者乾坤難入畫圖中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奕葉昭輝後宗姻樂靜間從夫登兩地看子入三山舊像瞻榆闕遺音想佩環百年川閱水不復更西還天上開華屋丘山忽返真因人歸昭盛挽者轉哀新鸞詔初乾墨魚軒已暗塵謁然多德善論次有蒼珉

俞公達待制挽詞二首

詞場英妙氣如虹出入青雲負事功流馬木牛通蜀漕葛巾羽扇破渠戎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詔墨未乾人奄忽傷心江漢日傾東

一麾出守著威名凶計西來上為驚王帳笑談成昨夢錦囊書札見平生衣冠斬散紅蓮府鐘馬還歸細柳營可道風流回首盡芝蘭庭下繫朝榮

陳承事挽詞

明時就養寄淮壖歎餘腥以板旋八尺衣冠成繪事百年風誼列幽鑿銘旌暮暗黃梅雨鄉路秋橫碧玉天

遙想莖期豪傑會高車連軫駐新阡

求壽縣君挽詞二首

廷尉蒙恩後蘭臺就養物大椿宜再壽流水遽馬如鸞錦封花誥蛛絲網板輿百年誰考德瓊瑤在幽墟明世辭隆養哀榮道路傳賻喪從上宰歌挽出群仙素幔傷秋泛青缸慘夜船王峰歸葬處木拱鴈連天

曾子固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氣鬱而四塞兮與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焉生我公兮以文章為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于爵而鄧封逮去邑而為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相騫翔而績著兮考蹇踞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又良御兮遂天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秘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玄勿而宵宜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乎而華昌楫楊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來遲而去速兮固前修以跋蹙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細史謀乎東觀兮裁詰命乎西垣血童絕而復作兮世爭親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即世遂作紛其具存兮悵靈靈之焉詣信百年不斯須兮適電滅而眾遊天不救遺一老兮固縉紳之所傷矧不自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路貫江而修阻兮曾莫真乎酒漿悲填膺而第鬱兮聊

自記於斯文

蔡氏哀詞

惟夫人之高誼兮，貞一時之女英。既富有此好德兮，又申之以令儀。帶幽篁之縹緲兮，佩明月之陸離。人自操舍之不一兮，雅獨取善以自持。何報施之或感兮，罹禍艱於不虞。顏色炫而未暮兮，所天忽以殞。殞痛平素之怙處兮，志此奄奄而發居。瀝哀血以自誓兮，甘餌毒而拍軀。佩珠玉以死直兮，固眾女之所嗤。曷卓越以不顧兮，垂性命其如遺。美不可強兮，信天資之所開。要反心以內省兮，豈或佳乎。人知嗟三晨之未夾兮，遂俱逝而莫留。死者有知兮，羌魂魄以並遊。日黃昏而不見兮，庭室窳其無人。惟哀風以歸來兮，動素幔之襜褕。何平生之款密兮，遽音毅之不可尋。嚴遺跡以在目兮，紛百憂而攻心。豈至理不吾喻兮，如意厚而非深。撫雙觀以增慟兮，涕清血而洒襟。已矣哉！人生有死兮，自前古而既然。精魄勿且不駐兮，惟修名之可延。忍錄錄以寓世兮，信列者之所羨。儻佳主之獲申兮，雖奄忽其焉悼。

時宣義挽詞

奮發多難，累哀奈厚。夜中妙年，推正行末。路見陰功，風雨雙龍。合山川，弔鶴空懸。知青史上，又載一千公。

中書侍郎挽詞二首

崛起商巖後，清忠士論歸。法知商鞅難，議折董宏非。遺謫生華髮，竊騰上紫微。又騎箕尾去，朝野涕空揮。守道無夷險，如公實寡仇。望從烏府重，官到鳳池休。二

品追袁峻，千金賻恤。優摯紳終，有恨王駿不封侯。

呂與叔挽章四首

舉舉西州士，來為邦國華。藝文允爾雅，經術自名家。正有高山仰，俄成逝水嗟。賢人各有數，不獨歲龍蛇。數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虛。門生應有謚，國史可無書。舊室懸蛛網，遺編走毒蠶。宿定無封禪，草平日笑相如。追惟獻歲發，春間和我新詩憶。故山今日始知詩，是鐵魂兮應已度函關。

風流雲散，了無餘天。椽空存舊，直虛小吏。獨來開鎖鑰，案頭塵滿校殘書。

東平夫人挽章發後夫人

相閔風流盛，王家地勢雄。室中蘭作佩，庭下玉成叢。啼鳥悲春榭，荒原入夜宮。遺芳得鴻筆，論次詔無窮。

開府李公挽章

報國封章數，論交意氣真。先朝貴公子，當代老成人。月動麟尊酒，花催鄭驛賓。誰知古原上，馬鬣一朝新。戚里喪者負，舊哀榮世未如。遂加三事，哀莫致兩宮。輿輿簿前衢，盜歌鍾後院。虛英風知不墜，芝玉茂庶除。

孫孝老挽詞四首

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沉。河及故園，靈遠暮年非不遇。人生到此可忘言。

青春去，閎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中七州多異政，奉常處處有芳柯。

月日堂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少。

畫向碑陰刻姓名

華屋丘山可奈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唯有羊曇在

慟哭西州不忍歌

陳用之學士挽詞

禮經三百鬢毛班追述先儒伯仲間誰請尚書惠給札

盡抄遺業入名山

崑嶠芸閣上參天直舍相依欲二年願寫此情歌挽者

淚霑毫素不成篇

雲臺觀者候昏明木壁躔中失一星上界真人重離別

陰風一夜攪青冥

牢落公車待詔時白頭掌故更稜稜一生勤苦成何事

只得銘旌數尺題

滕達道挽詞

早歲戡寇侍冕梳白頭淹卹外諸侯篋中尚有東風草

塞下曾無北顧憂心繫漢廷長入夢氣吞胡虜不防秋

經綸未了埋黃土精爽還應屬斗牛

江南江北奉周旋合散如雲二十年春郡勝遊花蔽馬

夜山清話雨連天共驚萬里長城壞獨把千金寶劍懸

平日書題多散亂呼兒尋聚一潸然

自作挽詞

嬰軀徒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黨吏來驗我屍藤

束木皮棺藿葬路傍破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

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藉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脩途繚山

海豈免從閻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
鳥獸鳴鼓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殞官生蒼蘚絲
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緇亦無挽歌者空看
挽歌辭

後學張艇校正

淮海集卷之四十

淮海後集目錄

卷之一詩

進南郊慶成詩

幽眠

越王

隕星石

山陽阻淺

次韻參寥老

送洪景之循州參軍

茶

茶白

石魚

劉公幹

贈醫者鄒放

贈張潛道

荷花

酬曾逢原參寥見寄

吳興道中

無題二首

喜雨得城字

東城被盜得世字

夢伯收文公

送佛印

流觴亭

蓬萊閣

送羅正之提刑

卷之二詩

秋夜病起懷端叔

送孫誠之尉北海

抱甕

讀列子

和顯之長老

清夜

南池

和王定國

宿金山

別賈耘老

李端叔見寄次韻

陳令舉妙奴詩

自警

陪李公擇觀金地佛牙

雪浪石

和蔡天啓贈文潛之什

早春

赴杭倅至汴上作

無題

卷之三詩

次韻孔彥常曝書

次韻莘老

送陳太初道錄

贈蘇子瞻

次韻安州晚行

題五柳亭

觀寶林塔張燈

還自湯泉十四韻

次韻辨才

次韻公闢二首

次韻公闢即席呈太虛

次韻公闢蓬萊閣

次韻公闢關角

寄公闢

呈公闢

奉和莘老

中秋致語

致政通議口號致語

口號

悼王子闢五首

卷之四詩

秋興九首

擬孟郊 擬孟郊 擬李賀 擬李白

金山晚眺

病中

聞鴈

冬蚊

白馬寺晚泊

雪上感懷

和程給事判六首

處州開題

春詞五首

秋詞二首

齊逸亭

春日

雪中寄丹元子

宿乾明方丈

新開湖送孫誠之

呈李公擇

落日馬上

次韻參寥三首

和書賀秘監堂三首

和書觀妙庵

織錦圖五首

早春題僧舍

賞醅醱有感

卷之五雜文

代蘄州謝上表

坤成節功德文疏

賀孫中丞啓

代何提舉賀樞密啓

謝潁州呂吏部啓

與許州范相公書

卷之六雜文

雜說

符蠶書

時食

化治

鎖星

車

戎治

錄龍井辯才事

題彭景山傳神

清和先生傳

請立程給事祠堂狀

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府李公行狀

盆池釣翁

首夏

代程給事乞祝聖表

代荅范相公啓

賀吏部傅侍郎啓

賀門下呂僕射啓

荅丁彥良書

祭監稅主簿文

通事說

種變

制居

錢眼

添梯

禱神

書丁彥良明堂議

書王氏齋銘

淮海間居集序

法雲長老然香會疏

精騎集序

淮海後集卷之一

進南郊慶成詩

秦觀少游

右臣伏覩皇帝陛下肇修典禮冬日之至親有事於南郊仍復祖宗故事以皇天地祇合祭前期之日陰雲蔽空將祀之夕月纏畢宿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於法當雨而是夜開霽特甚星溫星月昭明禮畢之明日雨雪乃作朝市郊野相告欣然頌嘆之聲形于中外非一聖有作上當天心神祗顧享何以逮此臣雖疎賤通籍秘省預見熙事不勝犬馬區區之情輒將輿人之頌撰成郊禮慶成五言二十韻詩一首隨狀上進于具宸慈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於赫龍飛後中區八月秋合嚴天地祀遠繼祖宗休熙事將興舉慶童預講諏紛然曲臺臺斷自太任謀宗伯方承命元龜遂告猷三錢封內帑五瑞輯諸侯路寢前齋玉清宮復射牛長迎南至日圓即自然立扈蹕三千劔干霄十二樓鈞陳嚴御座太一奉宸遊好雨虛聞畢生陽不待鄒浮雲依斗散華月巨天流宵被黃相却霜空曲蓋收堪輿同顧饗河嶽畫懷柔麾日初鳴仗旂風不滿梳回鑿龍入馭傳詔鶴為郵崇慶天難老華胥聖不憂衣冠千玉簡宇宙一金甌可但豐年屢當知世德求慙無班馬手作頌配商周

幽眠

幽眠起常晚冬晷復不長中間數刻倏如驚燕翔晨

淮海後集目錄

淮海集 後集卷一

一五三

食粗云畢申鼓鳴相望忽忽竟何就念之動中腸天地
一逆旅死生猶轉商斬異旋云去運速乃所常較計亦
何補徒然非慨慷不如聽兩行一槩付酒觴北風吹老
槐白日轉紙窗布衾一覺睡身世成渺茫宿莽冬不衰
蘭蕙幽更芳無庸傷局促速此髮髮霜

越王

越王念吳役寢輿常不安有臣曰種彘實與同難艱終
酬會稽耻列國不敢干智者見未兆愚夫暗前觀范公
拂衣去扁舟五湖間清輝照四海秋月耿雲端種也竟
不悟處之若無難屬鏤一朝至身與名俱殘免走獵狗
悲鳥盡良弓閑自古身不退多為世所歎

陷星石

蕭然古丘上有石傳陷星胡為膏漢開墜地成此精雖
有堅白姿塊然誰汝靈大眠牛礪角終日蒙矚瞞曠昔
同列者到今司賞刑森然事並角次第羅空害倭仰一
氣中萬化無常經安知風雲會不復歸責冥

山陽阻濠

一日行一尺十日行一丈豈不歎淹留所幸無波浪悲
風動深夜原野眇森莽青天行蟾蜍枯水轉魍魎此時
蓬茅下去心劇於廢金宜勿復論通塞如友掌

次韻參寥子

迅風薄高林萬葉號虎豹紛披枳與棘爾復鼓狂闌我
垣既已頽我棟又以撓豈無一木枝橫力難與較黎明
忽自罷晴日射魚豨死水失狂瀾衰木回故貌勞生員

其一作夢事往趨如睡覺炊黍焚黃鷄吾其理歸棹

送洪景之循州參軍

寒梅不自重輒花桃李先矯枉有佳菊最後衆芳妍各
因一時美難以相喻憐物理固若是士林亦宜然夫子
南國俊毅猷推妙年數奇晚方偶參軍古龍川龍川雖
云遠風物號清鮮羅浮不相下頡頏峻峯天雲鬢二三
子聊足奉周旋行矣試老拳歸歟遠翔鸞

茶

茶實嘉木英其香乃天育芳不愧杜蘅清堪揜椒菊上
客集堂葵圓月探奩盃玉高注漫流金碾響支竹侵尋
發美密倚泥生乳粟經時不銷歇衣袂帶紛郁莖蒙巾
箭藏苦厭龍蘭續願君斥異類使我全芬馥

茶白

幽人耽茗飲剝木事構撞巧制合曰形雅音侔枳椇虛
室困亭午松然明鼎恣呼奴碎圓月搔首聞錚鏦茶仙
賴君得睡魔奈降所宜玉兔擣不必力士扛願借黃
金碾自比白玉缸彼美制作妙俗物難與雙

石魚

佛宮琢琳瑯懸魚鱗鱗聳聳聰緩扣集方袍急拊趨百工雖
無筭虞器自協徵與宮律然當人心邈有炎氏風山泉
自疏數珮玉相玲瓏朝昏問鍾鼓清響傳無窮惟有寶
隋山於音獲圓通一聞如得解石鞞亦校弓

劉公幹

鄴中多賢豪公幹氣飄逸弱歲頗徇徨飄零低金至君

王事邀宴下馬列琴瑟豪吹挾哀聲嬉歡非一日當年
侍賚酬珠玉任揮筆五字一何工妙絕冠儔匹所得雖
經寄未得偏人失

贈醫者鄒放

百工皆聖作惟醫有書傳緒餘起人死妙處實通天
子本淮海弱齡加計研岐扁逢卷中遂知百病先往歲
遊京室公侯紛薦延國工不敢妬遺覓求執鞭晚棄本
州後青衫鬢蕭然臨嚮開大肆旁午送金錢嗣子頗不
凡文場早周旋行期拾青紫善精神所憐

贈張潛道

張生何為者落魄不自拘獨携三尺琴笑別妻齒琴一
來泊吾里忽已月再虛朝遊故人館暮止佛子廬雖無
食義餘所樂常晏如我欲有所進生聞勿煩紆君子閑
有道不專塊然居無道祗深適鳴戲亦已愚願生脫塵
鞅從我滄海隅

荷花

方塘收雨腳落日半遙空芙蓉淨始始靄服撫袞袞無
言意自遠欲渡秋水深納懷平生人對此詎可尋弄芳
惜晚晚酒至誰與斟天涯有歸雲聊寄相思心心開獲
清賞笑策一何綺美人艷新粧歛袂照秋水端如蕩子
妻顧自良家子黃金選燕趙搖落對江止薄暮風雨來
獨立矣如洗望君君詎知傾宮定誰似

酬曾逢原寥冥上人見寄山陽作

倦客高堂老秋忽忽心佳音孰云塵澤地劉阮肯俱至一

披清骨毛再見失身世有如執威執儀月濯涼吹又如
觀巨梓却覘蕭葦細十辰同遨遊不覺日車逝嗟子逃
空虛終日面林霧聞人足音喜况乃道所契方念衣袖
分明月忽我界眷言何以酬白髮同所詰

吳興道中

毘劬軍門下十年守一方胡為御舟者挽我置此傍青
山不肯盡流水故忘長雖云道理遠瓦樽有酒漿

無題二首

其一

君子有常度所遭能自如不與死生變豈為辱棄渝西
伯囚演易馬遷罪成書性剛趣和樂淺淺非丈夫

其二

世事如浮雲飄忽不相待欻然化蒼狗俄頃成童蓋遠
觀聽兩行昧者乃多能峇旃勿重陳百年筆銷壞

喜雨得城字

陰陽有常職代御不可并一氣或錯繆愆伏相寇兵惟
時四月交南國厭久晴風師挾帝令呼號肆徂征雲師
畏推逐蓄意不敢爭雨師曠厥官所苟朝夕生黃塵暗
如霧掩彼日月明帝眷一夕回旱議溼莫行番然雲膏
澤夜半來雨鼓黎明縱暎眺溝澮各已盈青秧散廣畝
白水涵孤城耕夫欣有託水鳥飛且鳴乃知化工妙悠
然信難名行矣耘我穡歲終并抵京

東城被盜得世字

野人無機心觸事少防衛所至輒酣寢屢陰窺窺計祇

亭夜深黑風死雨初霽有盜穴壁來攘取逮衾袂微思
不敵怒弱力鼓虛銳起搏且復呼可否誰量勢誰云同
室閩幽丈莫相繼兩奴眠牖旁矯首但睥睨棄之倚柱
休盜亦從此逝慚無牛缺賢豈脫燕入斃亡子豈須求
失馬不必涕黎明成感歎事往若異世良賈號深藏無
閱稱善閉君子勿我誇得喪求無際

夢伯收文公

昨夜夢故人心頗少歡趣自嗟棄有司却言歸山路君
王下明詔群英翁爭赴焦鵬共揮翮跋斃亦騁步擾擾
天地間飛鳥不知數何意獨蕭條命與時相忤空復敲
馬牛不為匠人顧昔為土中花行待東風喚今為篋下
草遠矣霜秋露老母鬢成絲寒妻被無絮歲莫多嚴風
絺綌將焉度覺來不復見撫枕淚如注安得萬頃陂活
此舟中鮒

送佛印

抱包初捨野頭藍江月松風處處參他日惠林為上首
幾年彌勒作同龕直珠撒帳開新座飛鳥銜花繞舊庵
雲散虎溪蓮社友獨依香火思何堪

次韻公關會流觴亭

偷引湖光一派飛詠觴還却似當時吳歌送酒隨流急
越艷浮花轉曲運山廟早因前守徹水盪元是故工遺
年年煨飲今非昔不到蘭亭到比池

次韻公關會蓬萊閣

林聲撼撼動秋風共躡丹梯上卧龍路隔西陵三兩水

門臨南鎮一千峯湖吞碧落詩筆發塔湧青宮畫鏡重
非是登高能賦客可憐後鶴自相容

送羅正之兩浙提刑

豈為鱸魚憶故丘東南昏墊賴良謀一封暮別雲間閣
三組秋歸海上州子政暫為都水使千秋終作富民侯
贈君一語君應笑競注江河本不流

淮海後集卷之一

淮海後集卷之二詩

秦觀 少游

秋夜病起懷端叔作詩寄之

寢瘵當老秋入夜庭軒空天光脆如洗月色清無縫風
颺戾戾輕露氣霏霏重簷花伴徐步籠燭窺脈脈緜緜惟
情所親佳辰誰與其夫子淮海英材大難為用秉心既
絕俗發語自驚衆塵尾扣球琳筆端擗蠅蝨雄深迫揚
馬妙麗該沈宋浮沈任朝野魚鳥狎鯢鳳與時真楚越
於我實伯仲爾來居邑鄰頗便書札貢上憑鴻鴈傳下
託鯉魚送二物或愆時已辱移文訟人生無根柢泛若
愛波葑昧者復汲汲晨暄趨一開陰持含沙毒射影期
必中自匿媿毋容對客施錦幪溘然一朝逝萬事俱成
夢形骸猶汝辭利勢猶君動思之可太息傷之為長慟
所以古達人脫身事高縱我生尤不敏智腹常空洞疆
顏入規模垂耳受羈絆行謀買竿棹名理就折衷但恐
狂接輿煩君更嘲弄

送孫誠之尉北海

吾鄉如覆釜地據揚楚香環以萬頃胡黏天四無蟬蛻
疑戲神珠正晝飛露蘼草木無異發靈氣殊鬱積所以
生群材名抱荆山璧小為百夫防大為萬人敵夫子少
邁倫暗鳴阻金石奏賦明光宮玉座瞻咫尺翻身墮雲
霄十載迫窳厄焚舟更一戰得尉滄海北五月乘畫船
簫鼓事遠適天橫齊山青雨帶楚水黑勿云晚方仕四
十乃古月勿云名位卑九萬自此擊幽求尉朝邑鬢髮

森已白兀振尉通泉律令非所即一朝會風雲顧眄立
四極行矣壯舊圖勉逸

抱甕

樽樽抱甕人忙呼治其內仲尼為所輕子貢無以對捨
器欲還槩為量固已隘苟得渾沌真寧羞事機械

讀列子

咄咄兩小兒多言空爾為後之日無定不覺心有期天
捶探蒼溟但令傍者嗤誰謂不能決孔丘乃真知

和顯之長老

禪子觀因緣寸晷無復餘講人治經論艾夜猶未除冷
風奏哀松寒月挂碧虛此意了不諭悲哉同翳如

清夜

子夜天無雲稀星耿頑碧茫茫行役者對此焉不息胡
為蝸角端相與競尋尺勸君歸去來飛空鳥無跡

南池

汎汎池中鳥上下與水俱不與水爭力所以全其軀遇
物貴舍垢脩身戒明污胡能若雲月浪自驚群愚

和王定國

崢嶸歲月但物名秦於呂歡言公子至坐失百憂集曾
箔蕙煙橫寒炮玉脂泣勉補決南園荷華行滿隲

宿金山

山南山北江水流半空金碧隨雲浮我來仍值風日好
十月未寒如晚秋山僧引客尋蒼翠麻菴蒼老到平地
萬里風來拂骨清却憶人間如夢寐夜深無風月入扉

相對老人如槁枝流水與天爭入海共笑此心誰得知
下山却向中靈頓審舊憶當時在屏障老母思兒且欲歸
回首雲峰已天上

別賈耘老

若有人兮雪之濱服火齊兮冠切雲有才不為世所掄
盡入詩句為奇新忘歸繁弱不浪陳發必中的疑有神
目關飛鳥緡蒼鱗俛仰自娛忘賤貧繫我與君素參辰
孰為一見同天倫共指飛光易沉淪莫若痛飲還我眞
况有內子賢文君終日叫呼不奴嗔酒醪往往出前珍
瓦甌竹筋羞青芹左列文史右紅裙博前不覺徂清晨
念我行當西道秦琴舟來別非所欣欲託毫毫通殷勤
郢匠旁矚難揮斤人生百齡同臂伸斷梗流萍暫相親
行行飲酒且勿云丈夫萬里猶比鄰

李端叔見寄次韻

君文豪膽無與儔使我吟諷忘離憂浩如沉相起陽侯
翻星轉日吞數州華章藻句饒風力頃刻朱紅迷畛域
一班縱復為管窺萬派終難以蠶測區區文墨倦高情
解鞅還將忱忽庭半槽新水六尺簾卧視雲物行空青
伊我籃輿抵京縣溽暑黃埃負初願君家只在御城東
瀟月不能三兩見求仙未若醉中真蟻鬪蛾飛愁殺人
清都夢斷理歸棹回首一樹瓊枝新歸來草木春風換
世事蠅毛那可算幸謝故人頻寄書莫笑元郎自呼漫

陳令舉妙奴詩

西湖水滑多嬌嬌妙奴十二正芬芳肌膚皙白髮脚長

含語未發先有香溪上夜鼎傳簪裳皎如華月墮滄浪
音聲入雲能斷腸不許比客辭酒袋主人鵲謁邦之良
少年射策謁未央俊詞偉氣森開張王杓貫斗生怒芒
天欲文采老更昌故使斂翮窺群翔五十僅補尚書郎
浩歌騎牛倚徜徉東風戲雨花草狂二溪泱泱青黛光
妙奴勿倦侑羽觴主人正欲游醉鄉

自警

古人去後音容寂何處茫茫尋舊迹君看草遍北山
路靴猶來丘壘積那堪此地日苗昏長途萬里傷行客
只知恩愛動傷情豈悟區區頭已白莫熈天地少含私
自是人心多褊窄爭名競利走如狂復被利名生怨隙
會鼓鱗鬣頓如凝終被聲色迷阡陌休言七十古稀有
最苦如今難半百聞道蓬宮仙子調紅塵不染無瑕謫
日月遲遲異短明三峰秀麗皆仙格女蘿覆石蔓薔花
芝草琅玕知幾尺桃源長占四時春漾漾華池真水碧
乘槎擬欲扣金扃巨浪洪波依舊隔歸來芳舍與誰儔
老鶴松間三四隻啖天鼓動彩雲飛對我時時振長翮
騖鸞未遇且悠悠盡目琴書還自適紛華任使投吾前
爭本此心終匪石拜命懷金誰謂榮低頭未免拾言責
從茲俗態兩相忘笑指青山歸路僻同人有志竟長生
運氣休糧徒有益須知下手向無為莫學迷徒賴封灸

陪李公擇觀金地佛牙

薄伽梵相含空虛化人分段同璠璣示來示滅二千歲
真骨萬里傳中區錢塘有尼號法照得自禁掖藏金鋪

欲因此勝高構閣假設象似開群愚偶從好事至雪上
持出瞻玩相歡娛靈牙寶色王不如上有無數光明珠
莊嚴一出御帑蛇繞繡袋紫碾碾是時賓客盡上土
回向已登十地物殷勤稱讚出軟語坐人顧眄驚俗汚
因悲入生信如夢浪逐散勢霜餐鬢二源清淨誰復無
枉入諸趣更崎嶇願因今日詣真際古松白日常蕭疎
乃知金仙妙難測餘潤普及霑凡枯况復老尼亦才辯
朱婁碧瓦非難圖行看峒嶢倚青嶂翁媪頌說傾三吳

雪浪石

漢庭卿士如雲屯結綬彈冠朝至尊登高履危足在外
神色不變惟伯昏金華掉頭不肯住乞身欲老江南村
天恩許兼兩學士將兵百萬守北門居士疆名曰天元
寤寐山水勞心魂高齋引泉注奇石迅若飛浪來雲根
朔南修好八十載兵法雖妙何足論夜闌審漢人馬靜
想見雉堞低金盆報罷五更入吏散坐調一氣白元存
和蔡天啓贈文潛之什

蔡侯飽學困于釜濯足清江起南土劇談頗似蒸餿豪
快奪范睢如隆雨東城橋梓未足論栢直何為口方乳
蔣信山中伴香火三年不厭長蔬苦平生現瑋有誰同
要得長侯三日語書關那自運覺忙時清不用聞雞舞
桓榮歡喜見車馬書冊辛勤立門戶要當食肉似班超
猛虎何嘗窺案俎

早春

黃金軟軟滿垂楊尚有春寒到畫堂酒力漸銷歌扇怯

入簾飛雪帶梅香
赴杭倅至汴上作
俯仰舳舨十載間扁舟江海得身閒平生孤負僧牀睡
准擬如今處處還

無題

掃地燒香閉閣牋簾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
挂起西窗浪接天

蘇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

絕今以補子瞻之遺東坡詩集卷第十卷擬蘇詩注下

紅窗小泣低敲怨未夕春風斗帳空巾酒落花飛絮亂
曉鶯啼破夢忽忽

其二

晞草露如卸倅薄亂花飛似妾情多歸鴻見處彈珠淚
語鶯聞時歛翠蛾

其三

琴絃斷續愁兼恨嶺水分流西復東深院小扉紅日落
繡窓閑倚更誰同

其四

參橫露色天沉水鳥宿寒枝竹瑣煙衾惹舊香清夜半
淚凝殘燭畫堂前

其五

寒信霜風似葉黃冷燈殘月照空牀看君記憶傳文錦
字字愁添惹斷腸

淮海後集卷之三詩

素觀小游

次韻孔彥常全又曝書

上帝圖書府傳觀特容嘉賓蒼蒼佩玉盛饒紫駝峯散
帙牙籤亂開函錦囊重君素如可請頴備比堂供

次韻莘老

妙齡隨計日紺髮度關年較藝先豪俊飛鼓動眇綿祕
書窺甲乙密室詣溫宣已叶半千運仍親尺五天御香
春晚炷宮蠟夜深燃漢殿螭頭筆跋潘幕下蓮孔鸞入
共貴蘭蕙世皆憐附尼方瞠若提刀獨若然卓囊封細
札青簡續遺編僻府深難造龍媒雋莫先大農參奏計
宗伯與典賢王鉉行真即金甌忽浪傳兩輪召上駕百
丈剡中牽荏苒馮唐老淹回賈傅還星霜俄九換金竹
遽三邊鼓吹吳雲外旌旛楚水壖經綸殊未倦憂患復
相連惡草空穰毒群蝸謾污涎松筠終不易雨露竟無
偏憔悴千株橘荒涼二頃田幾書借船帖屢廣絕交篇
禪舉推龐蘊親評主閔騫賴因閑處極樂向靜中全歲
月黃塵重驚花白髮前水臺清照底王海無邊身世
尤飛隼功名眇蛻蟬蕉心難固待楮葉謾勞鑄佇續清
都夢還隨濁世綠泉虬淹已又風翻去應便預想朝元
處替裾立萬仙

送陳太初道錄

先生簪紱後世系木綿瓜駐馬生枯骨回車濟病蛇帶
雲眠酒市和月醉漁家落日千山路西風一枕霞幾年

流俗笑一旦五侯誇甚惜春深日翠憎雨後蛙背因書
字曲髮為注經華地轉東淮水天回比斗車新宮黃道
近舊隱白雲遐願我身多累逢君意謔誇空提力士劍
未上客星槎何日同歸去重飛九轉砂

贈蘇子瞻

嘆自蘇子瞻名絕後先衣冠傳盛事兄弟固多賢感
慨詩三百流離路八千直心羞媚寵忠力欲回天縲繼
終非罪江湖祇自憐饑寒常併日疾病更連年明主無
終棄西州稍內遷秦言深意苦感涕內人傳前席須宣
室非能起涓川君臣悅相遇願上角招篇

次韻安州晚行寄傅師

投暮安州北蒼煙亂眼昏茅次人外路砧杵月邊村野
水飛雲薄空林噪雀繁幾人堪此樂逢客莫輕論

題五柳亭

結構依流水新題五柳亭登臨有遺味攀折不勝情隔
崖閭闔鼓遠軒舟舫橫

觀寶林塔張燈灰胡瑗韻

飛來峰上塔然密奉慈觀互照三山豕分輝七寶欄勢
擎金界迥影離王奩寒次第邊烽舉高低祭燭橫虹旌
排陣堞火傘御靈官理乘珠千顆隋帆錦萬端華敷連
藏海光集匝宮壇固固連青日矣發焚逼翠巖月御秋杼
思星將夜濡翰繼聽鈞天奏尤知屬和難

還自湯泉十四韻

歲晚倦城郭懸絲度葉裁天黃雲脚亂村黑鳥翎訖漈

水侵生路晴天落慢坡澄江練不卷温井鑑新磨魚火
分星遠沙鷗散點多霸祠題玉筋龍窟受金波瓊琰存
吳事兒童記楚歌振龜瘦居士雙塔釜頭陀飛鼠鳴深
穴胡蜂結巧窠晚參圓白足昏林檀青螺雲馭沉荒苑
仙春沒淺莎杖藜從莫逆談笑入無何滲漉日連霧蕭
騷風轉向華清俄夢斷回首失煙蘿

辨才法師嘗以詩見寄繼聞示寂追次其韻

遙聞隻履去儵然詩翰纔收數月前江海畫頭人滅度
亂山深處塔孤圓憶登夜閣天連鴈同看秋崖月破煙
尚有衆生未成佛肯超欲界入諸禪

次韻公闢州宅月夜偶成

其一

新秋過雨月如霜緩足蓬萊徹上方翠木玲瓏藏寶界
白煙濃淡鎖華堂書名越艷誰興發角動單于自感傷
山似卧龍天似水却疑身在海中央

其二

繚繞千重雨後涼月含秋色上東方風催絡繹歸金井
月轉檀欒陰畫堂萍目騁懷佳興發感時撫事壯心傷
歸來枕簟清無夢卧看明星到木末

次韻公闢即席呈太虛

與君鄰並井烟霞乘興時時過找家更漏一新聞曉角
門闌數級看秋花湖山對值全如賀風月相期不用賒
賴有醉毫吟更苦他年分作句圖誇

次韻公闢將受代書蓬萊閣

城連湖岸水為關日暮樵風自往還龜負寶林新佛地
龍蟠使宅老仙山平生仕宦今何得終日登臨獨未閑
歲滿徘徊難遽別就中瀟酒果人間

次韻公闢聞角有感

一聽胡笳動越吟聲潛地底氣逾深千宮月色單千曲
萬里天光魏關心秉蜀何人猶把盞挑燈有女正穿針
早寒時節黃昏後更逐西風雁遠砧

寄公闢

憶昔都門手一携春禽尚向亭蘿啼夢回金殿風光別
吟到銀河月影低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醒玉蕊煎東西
何時得遂扁舟去邂逅從君訪剡溪

呈公闢

東歸行路歎賢哉碧落新除籠上才白傅林塘隨藹去
吳山花鳥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虞逸少陪
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為誰開

奉和莘老

童子何知幸最深久班籍湜奉登臨挾徑靈芝蘭室
揮塵常聆金玉音黃卷香焚春曉晚絳紗人散夜蕭蕭
明朝只恐絲綸下回首青雲萬里心

中秋口號并引一云雲山閣白語

伏以四難并得既為尊姐之佳期五福具膺實號攝神
之盛事矧中秋之屆候宜公燕之交歡恭惟判府大資
牙遇聖神家傳將相時應半千之運論歸又五之天姓
名久在於金甌方面暫分於玉節浮塔飛閣引南國之

佳人豪竹哀絲奏西園之清夜

雲山簷楹接低空公宴初開氣鬱葱照海旌幡秋色裏
激天鼓吹月明中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二叢
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正在廣寒宮

致政通議口號 并引一作秋燕口號

竊以五福具膺實搢紳之盛事四難并得亦尊俎之佳
期恭惟致政通議馬鶴英姿昂巍華胄身見六朝之盛
位登兩省之崇北陌東阡時命青牛之駕左圖右史日
從赤松之遊判府左丞神嶽殊鍾星躔異面方而雖分
於王節姓名已覆於金甌舉白飛觴極水陸四方之饌
彈絲擊石畫賓主一時之歡

秋空畫隼昭新晴符隱庵前小隊停王竿金醪通繾綣
鳳笙龍管入青冥靚粧釀酒花侵席寶獸呀香霧滿庭
太史應占豫州分上台星近老人星

口號

美酒忘憂之物流光過隙之駒不稱人心十事常居八
九得開口笑一月亦無二三莫思身外無窮且賭尊前
見在功名富貴何異楚人之弓城郭人民問取遼東之
鶴付與香細畫鼓畫歡美京良辰欲奏長謠聊陳短韻
平原居士今無影鸚鵡空洲誰舉杯猶有魚陽慘楫鼓
為君醉後作輕雷

悼王子開五首

其一

我昔官房子長懷忠稷賢里無行馬第山有卧牛阡當

代三公後惟君五楨全桐棺遠歸村追憶幾蒼然

其二

早爾金閨彥頎然王笏班周旋三友益零落十年間輾
轉靈輻動悠揚素旒還暮年遠抱愛應復辨追攀

其三

蕭散竹林風平生約略同官班嵇叔夜年輩晉安豐良
詠濡須政朝推胸臆功九原無復作埋王恨何窮

其四

南浦維舟訪東堂抵榻眠後期猶惜日輕別遂終天墨
妙今初貴詩名久已傳清風如未降諸子更翩翩

其五

已矣知無憾賢共此途白駒馳白日黃髮禿黃墟和
氏終歸趙干將不葬吳犁疇如可彊猶擬奠生芻

淮海後集卷之四

秦觀 少游

秋興九首

擬韓退之

逍遙北窓下百事遠客處無端葉間蟬催促時節去愁起如亂絲紫纒不知緒日月豈得已還復後朝暮人生均有得悲歎我不悟春秋自天時感憤亦真趣

擬孟郊

曉風有暴信暮蟬無好聲曉風與暮蟬自與時節爭獨客辭故鄉推車謁梁城梁城道迢迢區區後吾生不如歸舊山藜藿安性情

擬韋應物

坐投林下石秋敲出疎林林間鳥驚棲豈獨傷客心物亦有代謝此理共古今鄰父縮新醅林下邀同斟擬兒踏吳歌姪姘足說音日落相攜手涼風快虛襟

擬李賀

魚鱗蹙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桂團壁白蘋風起吹北窓尺鯉沉沒斷消息燕于將鷓欲歸去沈郎病骨驚蓬幕濃愁茫茫寄何處萬里江南芳草路

擬李白

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邊燕子三見歸江頭白蘋老波底尺書不來空相望斜吹疎雨濕秋江霜風暗引芙蓉香石上苔薄三尺長絳頭鴨兒棹浮草採蓮女郎笑花老木蘭船上動江水

不覺鴛鴦帶波起

擬王川子

南州有病客起卧北窓下玉兔銜光照清夜故人別我京洛遊不寄一行三改秋秋色變冷客裘薄漸覺衣袂寒颼颼作詩欲寄君未語先有愁不如呼童起危坐北窓下一杯寬我千日憂眼前俗事何擾擾此夕盡向杯中休何必懷黃金印乞爵通侯

擬杜子美

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閒人悲風有意催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車馬憧憧諸道路市朝衮衮共埃塵有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篋笥貧

擬杜牧之

破聲夜戰北窓風霜葉鋪堦疊亂紅一段新秋驚枕上幾聲悲鴈落雲中眼前時節看馳馬日下生涯寄斷蓬第妹別來夢寐寐杳無消息過江東

擬白樂天

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北里酒錢煩屢索南州詩債懶頻酬欲歌金縷羞紅粉擬插黃花避白頭底事登臨好時節等閑收拾許多愁

金山晚眺

西津江口月杳茫水氣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只應燈火是漁船

病中

疎簾薄幔對青燈鷓鴣喧喧自轉更風雨渺漫人卧病

地爐湯鼎更悲鳴

聞鴈懷邵仲恭

楚澤吳天去未逢
煩君且傍蒜山飛
白袍居士如相問
為說滄塵欲滿衣

冬蚊

蚤蠹蜂蠅罪一倫
未如蚊子重堪噴
萬枝黃落風如射
猶自傳呼欲噬人

白馬寺晚泊

濛濛晚雨暗回塘
遠樹依微不辨行
人物漸稀疎磬斷
綠蒲叢底宿鴛鴦

雪上感懷

七年三過白蘋洲
長與諸豪載酒游
舊事欲尋無處問
雨荷風麥不勝秋

和程給事贈虞道判六首

刀圭雲母晨餐門
對三層步斗壇
夜考鶴經分七九
曉占歲氣辨齡丹

火棗交梨近可食
不須地肺及天壇
飄藏坎海毛皆綠

鳳宿禹宮色自丹

紫府沉沉掩夜關
竹陰清掃月中壇
歲晏偷得桃枝碧
董黍栽成杏子丹

囊中玉色已經食
醉拂絲桐半杏壇
應笑倦將塵字客

鬢毛蕭瑟事鉞丹

漢武遊心縹緲間
文成五利盡登壇
何如屈曲韓夫子
不羨神君白玉丹

使君本住道家山
時訪元都太古壇
陰真宮能追許令
治功不獨過韋丹

處州閑題

清酒一杯甜似蜜
美人雙鬢黑如鴉
莫誇春色欺秋色
未信桃花勝菊花

春詞絕句五首

蒲筍初暎黃
葦微紅日窺軒
睡覺時人倦披衣
雙燕出青絲高骨木蘭枝

弱雲亭午弄春嬌
高柳無風妥翠條
懶讀夜書搔短髮
隔垣時聽賣錫簫

都城春富百花披
長憶人歸駐馬時
淺色御黃應好在
為誰還發去年枝

風驅白雨洗園林
蔽地飛花一寸深
狂絮浪紅俱已矣
老春雖在亦何心

顏毛漸脫風情少
匣劍空存俠氣銷
人遠地偏無酒肉
春深花鳥謾相撩

秋詞二首

雲惹低空不更飛
班班紅葉欲辭枝
秋光未老仍微曠
恰似梅花結子時

無數青莎繞玉階
夕陽紅淺過墻來
西風莫道無情思
未放芙蓉取次開

齊逸亭

酸發即君更不歸
故高蕭瑟異當時
玉笙金管渾如夢
只有梅花三四枝

春日

殘臘渺茫雲外日
新春彷彿夢中來
雪霜便覺都無力
只見桃花次第開

雪中寄丹元子

陰風一夜攪青冥
風定紛紛雪片零
想見玉清真境上
白虎光裏誦黃庭

宿乾明方丈

漫天白雪無端倪
佛室夜艾烏更啼
相逢解頰足自慰
勿語俗子念心攜

新開湖送孫誠之有龍見于東北因成絕句

狂客走影暗悠悠
蘭香吹風五月秋
黃綬不為無氣槩
蒼龍隨尾送行舟

呈李公擇

青箋擘處銀鈎斷
紅袂分時玉筋懸
雲脚漸收風色緊
半規斜日射歸船

落日馬上

日落荒阡白霧深
紫驪嘶顧出疎林
回頭已失來時路
杳杳金盤墮翠岑

次韻參寥三首

武陵漁子入花源
但見秦人不得仙
會有黃鸝鳴翠柳
何妨白眼望青天

長安仕路與雲齊
倦僕羸驂不可躋
但得玄暉曾折簡
何須平子更安題

且折花枝醉復醒
人間時節易崢嶸
犀籠肯自羞無用

畫虎從人笑不成

和書天慶觀賀秘監堂三首

老仙舊地枕東城
古木參天警書聲
我亦願為方外友
風流何必並時生

史君平昔慕高清
一到祠堂意一新
戶外黃冠應指點
公應便是謫仙人

衣履蕭條氣又清
豪家門館未嘗行
朱甍碧瓦何從得
疑有陰兵夜助成

和書觀妙菴

龍瑞宮中種玉人
誅茅結室傍秋雲
自言洞裡山川別
此處十分未一分

早春題僧舍

東園紫梅初破蕊
比澗淥水方通流
歸去一春花月夢
定應當在此中遊

盆池釣翁

誰刻仙材作釣翁
尺池終日釣微風
令人却憶鷓鴣子
散髮五湖狂醉中

當醱醺有感

春來百物不入眼
唯見此花堪斷腸
借問斷腸緣底事
羅衣曾似此花香

首夏

節物相催各自新
癡心兒女挽留春
方菲過盡何須恨
夏木陰陰正可人

淮海後集卷之四

淮海後集卷之五

秦觀 少游

代蘄州守謝上表

愚罪者明當以萬死罪當大尚假一麾顧惟昧昌之深第積戰兢之至伏念臣不學無術寡偶少徒荷先帝之誤知繇常負而擢用始欲悉力而舉職莫知長慮以佐時自取悔尤至煩揮黜責其妄作便可屏之遠方憫其知非猶當按於散地敵圖生死而肉骨尚容宣化以承流况臣卑自去冬嘗陳愚懇願歸使節求歸郡章雖此左遷正符伯願恩既深而逾望感亦極而難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德海涵至仁天覆調災肯之可赦以過失為當憐管其未棄之誅開以自新之路辨之不早嗟已迫於桑榆來者可追幸未填於溝壑玆捐軀幹上報恩私

代程給事乞祝聖表

本州管内舊有應天寺者造於宋元徽中其地據寶林山巔南直秦望北負卧龍戩山挾其左鑑水趨其前圍視并邑如閨圖書越之形勝十得六七比於熙寧十年八月遇火金石土木之觀一夕殆盡樓觀宮室化為丘墟父老過之徜徉悼歎若夫所依者因相率詣州自陳願以私錢修復故寺本州尋具其事上聞仍乞易為十方蒙朝廷報可賜號寶林禪院於是郡之衣冠縉素無不悅豫鼓舞以謀報上因大出力財爭先請奮浮圖棟宇次第告成曾未踰年已復舊觀蓋所據之地勝故與也易所遭之時盛故成也速不然何以至是哉謹按

寶林禪院其地本名龜山前世文士見於篇章上有鱗井歲旱禱雨輒應臣等竊以為龜神物也有先事之智而壽逾千歲鱗龍類也有苑澤之仁而功被萬物位正南方與時相見勢出入境足以有臨稽之於名効之於物參之於方位考之於形勢而酌之於民情理從事順實宜永為頌祝陛下聖壽之地臣等自今後每遇同天節只於本院啓建道場及禱祠雨澤吉祥齋供其餘宮中道場並不令於本院啓建夫下達士民之願上報君父之恩臣子之職也臣等荷國厚恩無以答生成之萬一庶幾因緣塔廟少伸犬馬之誠仰瞻闕庭不勝大願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坤成節功德文疏

寶曆開祥爰屬補天之運金行御氣適當夢帝之期躬詣精廬妙修勝會致上方香積之飯闕西土貝多之文庶憑調御之緣少効華封之祝大皇太后伏願廣圖鞏固宸筭增隆日月無私永昭臨於下土風雲不問長感會於中天

代谷范相公啓 堯天

器兼文武道備天人始列周行綽有棟梁之器及參大政鬱為社稷之臣果振家聲遂當國相昔韋平嗣興於西漢袁楊繼起於東京張公錫廷賞之名陸氏取象先之意雖云華族未必熙朝然猶前史以為美談當世謂之榮事固未有百年遇太平之運四世膺爰立之求以今言之一何盛也某夙登門仰嘗頌感容念班謁以無由第承風而竊抃

賀孫中丞啓

光奉明恩進陞中憲伏惟慶慰恭惟中丞侍郎受天間
氣為世直儒力足以扶顛持危器足以致遠任重巍然
如衣服之有冠冕百爾若鳥魚之有鳳鯢三朝充諫諍
之官奮身不顧七郡任蕃宣之寄為民所思動靜不失
其時遜逆必求諸道比支物望簡任上心粵自貳卿遂
登執法嚴霜被野既知松柏之後凋猛獸居山將見藜
藿之不采某叨持符節久遠門闌

賀吏部傅侍郎啓

光膺帝命進貳天官云云某官道術淵微器猷宏博更
險夷而不測其操踐中外而不易其心漢節初歸常折
董宏之妄楚郊卧治尤推汲黯之心方傳報政之成已
聽除書之下亟辭右輔復踐中臺邦人遮轍以願留朝
士舉酒而相賀走曹三綜既知水監之無私王體一謀
當見鈞衡之益重其屬驅軛傳阻造門闌

代何提舉賀范樞密啓

光膺帝命進貳中樞碩輔登崇薄天均慶竊以天運無
積蓋由八柱之仰成歲功不虧亦自四時而分治矧媯
皇補天之際當商老和羹之初儻非心德之素同難冀
事功之必立伏惟某官異器兼文武學備天人雖小善而
必為臨大節而不奪入參臺者佇聞折檻之風外摠戎
機寔罷爭桑之舉貧誘傷而精神益勵處閑散而闕望
命隆遠神聖之纂臨屬風雲之感會念昔仁祖虛懷於
慶曆之間惟時先公奏對於天章之下謂道可行於又

掌而世亦至於咨刀盛世難逢事空傳於故老嗣賢復
出天實慰於斯民既被召以旋歸遂干霄而直上千尋
廣厦欣然慰多士之心萬里長城足以制四夷之命某
夙登門仍久瞻書勝方從沙汰之餘未卜棲翔之所側
聞進拜倍切驪愉巖石雖瞻尚鬱摯紳之論衣衣遂有
方醜區夏之情

賀門下呂僕射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左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
儒斯民先覺毀譽竟為之損益窮通靡得而變喻比平
如高山深林人何可測巨源若渾金璞玉器孰能名卓
乎在摺紳之中屹然有公輔之望果踐西臺之峻遂躋
端揆之崇邱音喧騰士類交慶納忠有素詎須德裕之
六箴應變無方不止姚崇之十事

謝潁州呂吏部啓

叨奉宸恩謬當畱蕃郡境傾四鄰之末潤霑九里之餘恩
几占書未進河南之牘空垂號體俄蒙鄙國之函仰荷
謙冲退增悚愧恭以其官器周事變學造淵微出四世
五公之門遇千載一時之運文辭則操觚立就政事則
投刃皆虛荀氏八龍盡繼高陽之美河東三鳳尤推鸞
鷟之奇會公巨之相周俾伯禽而侯魯布宜詔令已成
帥帥之功近者君親行陟股肱之任某承風茲又觀德
未遑企頌之懷數言罔既

荅丁彦良書

某啓辱書及詩備悉雅旨且承邇來為况甚休以感以

慰竊味詩之大意率多辛酸愴之旨君生長僚富貴而喜作寒士語何耶因知詩非能窮人詩窮然後工得非政欲以此合古人語乎兼審薄桂吏議小累不足以玷遠猷毋甚怏怏也知罷官里閭慕義嗜學言是以增其志尚爾白玉微瑕千丈松礫不害他日為大器跡弛之士自有御之者幸順時自愛區區不宜某再拜

與許州范相公

某再拜安撫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因緣科第獲列仕版又屬朝廷復置賢科而一二適臣猥以充賦名實乖戾果致多言相公當國憐其孤單不即聞罷使得自便引疾而歸僥倖深矣比遇相公均逸藩輔而其承乏之地實在節制之下疵賤無介紹不敢以書自通眷眷私懷何以云喻豈圖相公過有採聽肯賜論薦使備著述之科檄其物至矣函伏讀且喜且懼蓋相公於其甚且既有保全之賜今又有論薦之恩顧惟狂愚何以辱此屬拘官守不獲進謝門闈又不敢具啓事以叙悃幅區區俗禮非國士所以報知已者也惟相公裁察

祭監稅主簿文

維年月日具銜姓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歿故監稅主簿之靈嗚呼賢才懿德宜顯周行以君德厚宜享壽康仕既未達人其去亡顧天理之莫究茲僚友之永傷嗚呼西風蕭颯長夜淒涼靈輦飛道丹旒飛揚有殺在祖有酒盈觴臨岐仲奠歸安故鄉尚饗

淮海後集卷之五

淮海後集卷之六 雜文

秦觀 少游

雜說

唐杜淦江夏人也自罷漢陰令居泗水上烈日笠首親督耕夫一年而食足二年而衣食兩餘三年而屋室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備自罷荒起家十五年為富家翁不假一人之力一毫之助彼其謂人曰夫忍耻入仕不困妻子衣食者幾希彼忍耻我努力皆未食耳顧我何如由功名之士觀之則誠為拘繫踴促人也若夫恬於進取安分潔已者蓋有取焉爾

通事說

文以說理為上序事為次古人皆備而有之後世知說理者或失於略事而善序事者或失於悖理皆過也蓋能說理者始可以通經善序事者始可以修史

禁蠶書

子開居婦善禁蠶從婦論禁蠶書

考之禹貢揚梁幽雅不貢繭物交筐織文徐筐玄織續青筐底縷域緝縷筐織續青筐縷紫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贊獨言於充然則九州禁蠶事充為最乎予游濟河之間見蠶者豫事時作一婦不蠶比屋置之故知充人可為蠶師今予所書有與吳中禁蠶家不同者皆得充人也

種蠶

臘之日聚蠶種沃以牛溲浴于川毋傷其藉迺縣之始審卧之五日色青六日白七日蠶已蠶高卧而不傷

時食

蠶生明日桑或柘葉風戾以食之二十分晝夜五食九日不食一日一夜謂之初眠又七日再眠如初既食葉寸十分晝夜六食又七日三眠如再又七日若五日不食二日謂之大眠食半葉晝夜八食又三日健食乃食全葉晝夜十食不三日逐繭凡眠已初食布葉勿擲擲則蠶驚毋食二葉

制居

種變方尺及乎將繭乃方四丈織萑葦範以蒼良竹長七尺廣五尺以為筐建四小宮梁之以為槌縣筐中間九寸凡槌十縣以居食蠶時分其居葦其葉餘以時去之萑葉為籬勿密屈葉之長二尺者自後茨之為簇以居繭蠶凡繭七日而採之居蠶欲温居繭欲凉故以萑鋪繭寒之以風以緩蛾變

化治

帝令者繭之謂湯如蟹眼必以筋其緒附于先引謂之銀頭毋過三系則系羸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系自鼻道錢眼升於鍊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車

錢眼

為板長過鼻面廣三寸厚九黍中其厚插大錢一出其端橫之曰耳後鎮以石緒總錢眼而上之謂之錢眼

鑽星

為三蘆管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竹夾鼻耳縛樞於竹中管之轉以車下直錢眼謂之鑽星

添梯

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車牀左足之上建柄長寸有半匝柄為鼓鼓生其寅以交環繩繩應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為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添梯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樑竹為鈞以防系窳左端以應柄對鼓為耳方其穿以閉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簇鼓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系不過偏

車

制車如轆轤必活其兩輻以利脫系

禱神

引種之日升香以禱天駟先蠶也割雞設醴以禱婦人寓氏公主蓋蠶神也毋治堰毋誅草毋沃灰毋室入外人四者神實惡之

戎治

唐史載干闥訥無桑舌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置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言蠶為衣則治繭可為絲矣世傳繭之未蛾而窳者不可為絲頃見鄰家誤以窳繭雜全繭治之皆成系焉疑蛾蛇之繭也欲以為絲而其中空不復可治嗚呼世有知干闥治絲法者肯以教人則貧蠶之死可勝計哉予作蠶書哀蠶有功而不免故錄唐史所載以俟博物者

書丁彥良明堂議後

祀國事之大者歷世洪儒碩生議論考訂往往自相違
矣丁俠以世家子早假蔭以官少年體學援賈有根抵
訶語前載惜乎未能以此獻諸朝得付有司禮官博士
相與校正以備二代闕文君不能姑愛惜遵養以待云

錄龍井辯才事

熙寧九年秀州嘉興縣令陶某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
笑非復平人令患之乃大出錢財聘謁巫祝厭勝百方
終莫能治是歲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法師言僧
也隱於錢塘之天竺山傳天台教學者數百人又持善
呪水疾病者飲其所呪水輒愈矣人尊事之令素聞其
名即馳詣師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
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為木卯人死
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
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師乃許諾因杖策從至其家
除地為壇設觀音像於中央取楊枝寤水灑而呪之三
遶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不復如他時矣明日復來結
跏趺座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
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師又問汝姓誰氏答曰
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姓乎乃
驪然而笑師良久呵曰汝無始已來迷已逐物為物所
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
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為汝宣

說首楞嚴秘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既往過
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辯
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焉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
父與子遊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為別因相對引滿既
罷作詩一章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
日臨岐一盃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了聞其
事又矣元豐二年見辯才於龍井山問之信然

書王氏齋銘

皇祐元年余先大夫赴官南康道出九江余實生焉滿
歲受代猶寓止僧舍未幾代者卒叔瞻之先君來領其
職事通家相好也至和元年叔瞻始生於南康後予迎
老母來為汝南學官也而叔瞻亦奉大夫人間居於郡
之西郭時余之先大父母先人皆捐館而叔瞻之先君
亦沒於瀘州皇祐逮今四十一年中間豐稔得喪死生
休戚不可悉記獨兩家之孤各奉其母相遭于此甚可
悲也

題彭景山傳神

內殿崇班致仕彭崇仁字景山胷中有韜略吏事精密
所至士大夫翕然稱之年四十不幸喪明家居無餘而
目不可治如老驥伏櫪志未嘗不在千里間北風則耳
聾然自道觀之物無幸不幸以得喪觀之豈異世有所
負耶然人之有德慧智術者常存乎疾疾惟深也能披
剝萬象而見已安知景山不得之沉冥中耶

淮海間居集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索文彙於囊中得數百篇
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
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遊之詩附見者五十有六合二
百一十七篇次十卷號淮海間居集云

清和先生傳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
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為田氏田為大族布於
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倂於
田而歸其偃疆不降者與疆而不釋甲者皆為城旦春
賴公孫杵曰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徒之陳倉與參氏
谷氏鄰居其輕者猶為白黎與鬼斬許已而逃乎河內
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馬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
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為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
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涵泳經籍
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生
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
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
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美之以是名漸徹於
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言愛其淳正可以鎮
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
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王卮子善上
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
為疑或為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
生既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為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

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著聞
者中山宜城滄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
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所在委積由是上疑
其濁小人或乘間以賄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
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
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
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揖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
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
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絮纒之智或虛已來
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喜釋氏
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於學道隱居
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
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邪王公
卿士如灌夫李布李景儉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為黨而
被罪者不可勝數其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
產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朱子元執
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
以其士行或又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
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
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
虞以虛聞察筆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逸稱先生為聖
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秩就封宗
廟祭祀未嘗見遂終於鄱任於鄱國者皆不奪其官初

先生既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絕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賈直自售惟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倫又為之頌與當世為有故不著今掇其行事大要者著于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由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激發壯氣鮮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董然慈仁君子之政歟至又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先生何誅焉子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轂恨不及見也乃為之傳以記

法雲寺長老然香會疏文

竊以香者妙通法性宜動聞機大則香積如來今夫人而入戒律次則香嚴童子得羅漢而證圓通覺至性之清嚴破塵夢之濁穢肆求善友同結勝緣漸沉水之蜜圓斤棗膏之昏鈍規模既遠誓愿尤長若林若園得無礙法非煙非火轉不退輪偶就印以成文常于空而作蓋無前後去來之際有解脫知見之因暉乎若光明之雲佳哉如鬱蒸之氣及聞問性八百之功德以成自覺覺他億萬之河沙斯遍

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

浙水之東七州獨越為都會凡七州之軍事督焉其地西帶江北被海多雄山傑澤有桑麻魚稻藤旌竹箭之饒土沃而流水清而不迫非舟車足力所會故其民喜

耕穡勤織紆尊本而薄末倭儉詆欺之弊視他州為少然以險阻之故豪強惡少跌宕不逞之民一失其業則往往什聚伍行剽攘攻劫於江海之上不時去之則蔓延而成大盜矣為太守者審知風俗之厚刑政並修則一方可以指麾而治不然雖力勞心猶無益也熙寧十年詔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知軍州事公素以治行稱天下越人無不踴躍踈企願見公之所為及至政尚簡肅不為苟且苛細之事事至而後必行亦無所假借發隱擿伏敏捷如神每得所謂豪強惡少跌宕不逞之民草斬而默逐之至斷絕乃已於是距吳際閩楚千里肅然盜賊不敢發川行途止如即其家獄訟衰息風雨時至仍歲大穰乃禮賢俊仁老孤簡練士卒繕修宮寺至於郵亭刻漏為之一新頽廢偃僵斬然俱起然後知公之才所遇縱橫無窮其所厭伏東西逆銷變故於未形者多矣非特越人受其賜也使行且大用於朝推其道於天下則其所就者又可量耶先是太子少保南陽趙公有惠政於越既去而公承其後故議者謂近世越州之政未有如二公者南陽公嘗命畫史圖太子少師天水趙公并公與已游從之像號三老圖而越之好事者遂作三老堂以宣之元豐二年公還朝郡之衣冠緇黃耆艾之士若干人乞留於部使者三為之上不報因相與泣曰公去矣其像雖存於三老堂然吾人之心未厭也聞公嘗帥洪福廣三郡三郡皆有生祠豈越獨無有全寶林院者公之所興建也若即其地為

堂立公之像如三郡故事以慰吾人之思不亦可乎衆曰然於是又以狀白使者請立公之祠堂焉是時某適自淮南來省親將還越人謂某曰吾州更饑歟禮廟之後程公實撫養而教誨之去年冬福州太守司諫孫公嘗道于此且見其事今祠堂成有日矣謀為記宜莫如孫公者聞子與孫公御里且門人也盍據厥實以為我請乎某既歎程公之政有以媚于民又嘉越人能大其施而推報之也乃為論次其事并州之風俗具而載之以備孫公之采擇焉

精騎集序

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其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為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然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比讀齊史見孫奉答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為文用者得若干條勒為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而善忘庶幾以此補之

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管內

勸農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上護軍隴

西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曾祖諱宗諱故不仕

祖諱知至故不仕 父諱東故任江寧府溧水縣尉累贈特進

南唐軍建昌縣李常字公擇年六十四李氏宗出唐宗

室卯公諱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為兵部尚

書封國公晉公少時仕於湖南氏有一子留江南公

其妻商孫也故今為南唐建昌人公少警悟好學彊記為

文章捷敏物若不經意而比成整然屬寓深遠宣祐中

登進士甲科授防禦推官權江州軍事判官丁昌源郡

太夫人憂解官又丁光祿公憂服闋權宣州觀察推官

監連水軍轉旆倉故大理寺丞知洪州奉新縣未行用

韓公獻肅薦為三司檢法官神宗即位詔大臣舉館職

賈宣公以公應詔召試學士院除秘閣校理編校史館

書籍兼太常博士兼史館檢討置三司條例司檢詳官

看詳中書條例權判尚書考功政右正言同管勾國子

監公事是時王荆公輔政始作新法諫官御史論不合

者輒斥去公上疏力詆其非以為始建三司條例司雖

致天下之議而善士猶或與之至於均輸之論興青苗

之法立公然取息傳會繼旨以為無嫌則天下固已大

駭而善士亦不復與矣時荆公之子雱與溫陵呂惠卿

皆與聞國論凡朝廷之事三人者參然後得行公言陛

下與大臣議其事安石不可則後而不行安石造膝議

某事安石承詔頷馬呂惠卿疑則又之詔用某人安

石惠卿之所可雲不說則又罷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在大夫陪臣執國命今皆不似之耶而其論青苗尤為

激切至十餘上不已於是落職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知湖州遷尚書祠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徙知齊州齊故多盜公至痛懲艾之論報無虛日盜猶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為兵使直事鈴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為之囊使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曰吾得之矣乃令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始公在武昌吳興政尚寬簡日與賓客縱酒笑詠吏民安樂之郡以大治於是世知公之才所值無不可也屬決河灌山東諸郡公捍禦有術部使者以聞降詔書獎諭從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坐厚善直吏館蘇公賦得其詩文不以告罰金寄祿格行換朝散郎遷朝請郎試太常少卿去國十五年至是還朝士大夫喜見於色以謂正人復用也以職事對稱旨面賜三品服未幾試禮部侍郎文昌府成車駕臨幸恩還朝奉大幸恩遷朝散大夫上即位覃恩遷朝請大夫試吏部侍郎遷朝議大夫俄試戶部尚書詔百官轉對公以七事應詔一曰崇廉耻二曰存貢舉三曰別守宰四曰去賊貪五曰慎疑獄六曰擇師儒七曰修後法皆當時急務而其言役法尤合公論又取差免二法折衷為書上之以為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己可父者確論也又曰貧富俱出貲則貧者之所難堪使富者出貲貧者出力庶乎其可也大略如此遷中大夫除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物元豐河決小吳神宗以河

勢方趨西北難以力回詔勿復塞須其自定增立隄防而或者以謂非悠遠之策請開澶淵游河分殺水勢又欲自蘇村口截為隄導還故處詔遣公視之還奏非便又遣吏部侍郎范公百祿給事中趙公君錫覆視奏與公合而或者猶執前議銳於興役 朝廷疑之至是公申論其弊章六七上而其後竟罷之又請分詩賦經義兩科以盡取士之法別自致因人為兩塗以究官宮之術其忠言讜論蓋不可以一二舉至於因時乘間導迎和氣者多密以啓聞故莫得而知也俄守兵部尚書固辭不受懇求外補童屨上遂出知鄧州數月徙成都府所及陝府閩鄉縣暴卒於傳舍實元祐五年二月二日也累勳至上護軍隴西郡侯公風度凝遠與人有意意而遇事攝殺不為苟合物善王荆公當國異其為助而試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零喻意曰所爭者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戚親况朋友乎自存益確士論以此歸之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俚舍後身雖出仕宦而書藏於山中如故每得異書輒益之至九千餘卷山中之人號李氏山房仲兄布盜卒事其嫂張敬甚撫其子秉彜如己子自奉清約所俸入多少以調親族捐館之日無贏貲朝廷聞之常賻外特賜五十萬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物娶秋氏襄陽遵慶主簿之女蚤卒贈其縣封遵慶亦俊傑士寶元慶曆間以文童顯名再娶魏氏光祿卿琰之女亦蚤卒贈遂寧縣君又娶遂寧之弟封安康郡君子男四人長曰據揚

州江都縣尉發卒次日遂承奉即次日遂承務郎次日曰
迢承務郎女三人長適郢州長壽縣主簿孫端次適郢
祀齋郎丘揖次適進士黃叔敖諸孤自闕卿扶柩南歸
而公之伯兄時為江南西路轉運使遂以其年十月丙
午葬公于南康重建昌縣千秋之原前期諸孤請狀公
之行治而公之美實多難以且著著其出處始終之大
者以告諸史氏謹狀

後學張綬校正

淮海後集卷之六

滕寫吏

黎儀

朱敬忠

刊工

宋本源
李容
李開
蔣邦佐

淮海長短句目錄卷上

望海潮四首

水龍吟

風流子

雨中花

鼓笛慢

長相思

江城子三首

迎春樂

卷中

鵲橋仙

減字木蘭花

畫堂春

踏沙行

一落索

南鄉子

河傳二首

如夢令五首

滿庭芳三首

卷下

調笑令十首

王昭君

崔徽

灼灼

心園春

八六子

夢楊州

一叢花

促拍滿路花

滿庭芳三首

滿園花

菩薩蠻

木蘭花

千秋歲

蝶戀花

醜奴兒

醉桃源

浣溪沙五首

阮郎歸四首

桃源憶故人

樂昌公主

無雙

眇眇

崔鶯鶯

煙中怨

虞美人三首

品令二首

臨江仙二首

採蓮

離魂記

點絳脣二首

南歌子三首

好事近

淮海長短句目錄畢

淮海長短句卷上

秦觀 小游

望海潮四首 廣陵懷古

星分牛斗疆連淮海揚州萬井提封花發路未鶯啼人
起朱簾十里春風家俊氣如虹曳照春金紫飛蓋相從
巷入垂楊回橋南北翠煙中 追思故國繁雄有迷樓
挂斗月觀橫空紋錦製帆明珠濺雨寧論雀馬魚龍往
事逐孤鴻但亂雲流水紫帶離宮殿好揮毫萬字一飲
拚千鍾

又 越州懷古

秦峰蒼翠耶溪瀟灑千巖萬壑爭流駕瓦雉城誰門畫
戟蓬萊燕閣三休天際識歸舟汎五湖煙月西子同遊
茂草荒荒臺榭村冷起閑愁 何人覽古疑睜悵朱顏
易失翠被難留梅市舊書蘭亭古墨依稀風韻生秋狂
客鑑湖頭有百年臺沼終日夷猶最好金龜換酒相與
醉滄州

又 洛陽懷古

梅英疎淡水漸溶洩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游銅駝巷
陌新晴細履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
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 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
碾月飛蓋妨花蘭死未空行人漸老重來是事堪嗟煙
暝酒旗斜但倚樓極目時見樓鴉燕歸心暗隨流水
到天涯

又 別意

如如飛絮即如流水相沾便肯相隨微月戶庭殘燼簾
幙忽忽共惜佳期纔話暫分携早抱人嬌咽雙淚紅垂
畫詞難停翠幃輕別兩依依 別來怎表相思有分香
帕子合數松兒紅粉脆痕香靨嫩約丁寧莫遣人知成
病也因誰更自言秋抄親去無疑但恐生時注著合有
分于飛

沁園春 春思

宿露迷空膩雲籠日書景漸長正蘭星泥潤誰家燕喜
蜜脾香少觸處蜂忙盡日無人簾幙挂更風遞遊絲時
過墻微雨後有桃愁杏怨紅淚淋浪 風流寸心易感
但依依佇立回盡柔腸念小奩瑤鑑重勻絳蠟玉籠金
斗時對沉香柳下相將遊冶處便回首青樓成異鄉相
憶事縱蠻賤萬疊羅幃微茫

水龍吟 贈妓婁東王

小樓蓮苑橫空下窺繡轍離鞍驟躡簾半捲單衣初試
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杏花聲過盡
斜陽院落紅成陣飛鴛鴦 玉珮丁東別後悵佳期參
差難又名韜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
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人依舊

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
邊紅袂分時愴然啼鴛 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
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絃敲斷翠
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

鷓鴣又啼數聲

風流子

東風吹碧草年華換行客老滄洲見梅吐舊英柳搖新
綠惱人春色還上枝頭寸心亂比隨雲鷓鴣東逐水悠
悠斜日半山暝烟兩岸數枝橫苗一葉扁舟 青門同
携手前歡記渾似夢裏揚州誰念斷腸南陌回首西樓
算天長地久有時有盡奈何綿綿此恨難休擬待倩人
說與生怕人愁

夢揚州

晚雲收正柳塘煙雨物休燕子未歸惻惻輕寒如秋小
欄外東風軟透繡幃花密香稠江南遠人何處鷓鴣啼
破春愁 長記曾陪燕遊酬妙舞清歌麗錦纏頭殢酒
困花十載因誰淹留醉鞭拂面歸來晚留雲樓簾捲金
鈎佳會阻離情正亂鉅夢揚州

雨中花

指點虛無征路醉乘斑蚪遠訪西極見天風吹落滿空
寒皇女明星迎笑何苦自淹塵域正火輪飛上霧捲煙
開洞觀金碧 重重觀閣橫枕鬢峰水面倒銜蒼石隨
處有奇香幽火杳然難測好是蟠桃熟後阿環偷報消
息在天碧海一枝難遇占取春色

一叢花

年時今夜見師雙頰酒紅滋疎簾半捲微燈外露華
上煙裊涼颺簪髻亂拋侵人不起彈淚唱新詞 佳期
誰料久參差愁緒暗縈絲想應妙舞清歌罷又還對秋

色嗟吝惟有書樓當時明月兩度照相思

鼓笛慢

亂花叢裏曾攜手窈艷景迷歡賞到如今誰把雕鞍鎖
定阻遊人來往好夢隨春遠從前事不堪思想念香閣
正香佳歡未偶難留戀空惆悵 未夜煙娟未滿嘆玉
樓幾時重上那堪萬里却尋歸路拈楊關孤唱苦恨東
流水桃源路欲回雙槳仗何人細與丁寧問呵我如今
怎向

促拍滿路花

露顆添花色月彩投空隨春思如中酒恨無力洞房
咫尺曾寄青鸞翼辜我無蹤跡羅帳舊夢回無處尋覓
輕紅膩白步步重蘭澤約腕金環重且裝飾未知安否
一向無消息不似尋常憶後教人片時存濟不得

長相思

鐵壁城高蒜山渡闊千雲十二層樓開事待月掩箔披
風依然燈火楊州綺陌南頭記歌名宛轉柳號溫柔曲
檻俯清流想花陰誰繫蘭舟念凄絕素絃感深荆賦
相望幾許凝愁勤勤裁尺素不覺雙魚難渡瓜州曉鑑堪
羞潘鬢點吳霜漸稠辛干飛鴛鴦未老不

滿庭芳二首

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誰門暫停征棹聊共引
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
點流水繞孤村 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
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

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晁云斜陽外三句雖不識
字人亦知為天生好言

又

紅蓼花繁黃蘆葉亂夜深玉露初零露天空闊雲淡楚
江清獨棹孤蓬小艇悠悠過烟渚沙汀金鈎細絲綸慢
捲牽動一潭星 時時橫短笛清風皓月相與忘形任
人笑生涯泛梗飄萍飲罷不妨醉卧塵勞事有耳誰聽
江風靜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

又

碧水驚秋黃雲疑暮敗葉零亂空階洞房人靜斜月照
徘徊又是重陽近也幾處處砧杵聲催西窗下風搖翠竹
疑是故人來 傷懷增悵望新懼易失往事難猜問籬
邊黃菊知為誰開謾道愁須帶酒酒未醒愁已先回憑
闌久金波漸轉白露點蒼苔

江城子三首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淡難收猶記多情曾為繫歸
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 韶華不為少年
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
是淚流不盡許多愁

又

南來飛燕北歸鴻偶相逢恹恹容緒髮朵頻重見兩衰
翁別後悠悠若莫問無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
紅莫忽忽滿金鍾飲散落花流水各西東後會不知何

處是煙浪遠暮雲重

又

康花金釧約柔荑昔曾情事難期咫尺玉顏和淚鎖金
閨恰似小園桃與李雖同處不同枝 玉笙初度顛鸞
籠落花飛為誰吹月冷風高此恨只天知任是行人無
定處重相見是何時

滿園花

一向沉吟又淚珠盈襟袖我當初不合苦攔就慣縱得
軟頑見底心先有行待痴心守甚捨著昧子倒把人來
辱眩 近日來非常羅皂醜佛也須眉皺恁掩得衆人
口待收了字羅罷了從來斗從今後休道共我夢見也
不能得勾

迎春樂

萼蒲葉葉知多少惟有箇蜂兒妙雨晴紅粉齊開了露
一點嬌黃小 早是被曉風力暴更春共斜陽俱老恁
得花香深處作箇蜂兒抱 花香原作看香
恐是當時語

淮海長短句卷上

淮海長短句卷中

秦觀 小游

鷓鴣仙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
便勝却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鷓鴣蹄
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菩薩蠻

蟲聲泣露驚秋枕羅幃淚濕鴛鴦錦獨卧玉肌涼殘更
與恨長 陰風翻翠幔雨濯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
金井寒

減字木蘭花

天涯舊恨獨自凄凉人不問欲見回腸斷盡金爐小篆
香 蠟燭長歛任是東風吹不轉困倚危樓過盡飛鴻
字字愁

木蘭花

秋容老盡芙蓉院草上霜花勻似剪西樓促坐酒盃深
風壓繡簾香不捲 玉纖慵整銀箏隔紅袖時籠金鴨
煖歲華一任委西風獨有春紅留醉臉

畫堂春

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春園憔悴杜鵑啼無
奈春歸 柳外畫樓獨上凭闌手撚花枝放花無語對
斜暉此恨誰知

千秋歲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颼颼酒盃難

別寬未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鳥鷺同飛蓋携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 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 郴江幸自遶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坡翁絕愛此詞尾兩句自書於扇云少游已矣雖萬日何期釋天隨註三體唐詩謂此二句實自沈相日亦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變化然此之故彼泉木賦黃山公惜此詞料陽意重微易之未得其字今物誌遂作料陽處思謂此亦何官而病其重也李太白詩曉彼落日暮即斜陽暮也劉禹錫烏衣巷口夕陽斜杜工部山木蒼蒼落日曛皆此意別如韓文公之類尤多豈可亦謂之重耶山谷當無此言即誠出山谷亦一時之言未足為定論也

蝶戀花

曉日窺軒雙燕語似與佳人共惜春將暮屈指點陽都幾許可無時霎雨風雨 流水落花無問處只有飛雲冉冉來還去持酒勸雲雲且住憑君凝斷春歸路

一落索

楊花終日空飛舞奈久長難駐海潮雖是暫時來却有箇堪憑處 紫府碧雲為路好相將歸去肯如薄倖五更風不解與花為主

醜奴兒

夜來酒醒清無夢愁倚闌干露滴輕寒雨打芙蓉淚不乾 佳人別後音塵消瘦盡難捱明月無端已過紅樓

十二間

南鄉子

妙手寫微真水剪雙眸點絳唇疑是昔年窺宋玉東鄰只露牆頭一半身 往事已酸辛誰記當年翠黛攀盡道有些堪恨處無情任是無情也動人

醉桃源 即阮郎歸

碧天如水月如眉城頭銀漏遲波風動畫船移嬌羞物見時 銀燭暗翠簾垂芳心兩自知楚臺魂斷曉雲飛幽歡難再期

河傳 二首

亂花飛絮空望空關合離人愁苦那更夜來一霎涼情風雨暗掩將春色去 離枯壁盡因誰做若說相思佛也首兒聚莫恁為伊抵死深紫腸惹肚為沒教人恨處

又

恨眉醉眼甚輕輕颯著神魂迷亂常記那回小曲闌干西畔鬢雲鬆羅襪刻 丁香吐嬌無限語軟敲低道我何曾惜雲雨未諧早被東風吹散悶損人天不管

浣溪沙 五首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澹烟流水畫屏幽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閑挂小銀鈎

又

香靨凝羞一笑開柳腰如醉暖相挨日長春困下樓重照水有情聊整鬢倚闌無緒更堪鞋眼邊牽恨懶歸

來

又

霜縞同心翠黛連紅綃四角綴金錢惱人香囊是龍涎
枕上忽收疑是夢燈前重看不成眠又還一段惡因緣

又

脚上鞋兒四寸羅屐邊朱粉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回波
料得有心憐宋王只應無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麼

又

錦帳重重卷暮霞屏風曲曲闌紅牙恨人何事苦離家
枕上夢魂飛不去覺來紅日又西斜滿庭芳草襯殘花
前段有味尾句尤含高潔思

如夢令五首

門外鴉啼楊柳春色著人如酒睡起髮沉香玉腕不勝
金斗消瘦消瘦還是根花時候

又

遙夜沉沉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
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又

幽夢忽忽破後妝粉亂痕香袖遙想酒醒來無奈玉銷
花瘦回首回首遠岸夕陽疎柳

又

樓外殘陽紅滿春人柳條將半桃李不替風回首落英

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

又

池上春歸何處滿日落花飛絮孤館悄無人夢斷月堤
歸路無緒無緒簾外五更風雨

阮郎歸四首

根花新綻漸團枝撲人風絮飛秋千未拆水平堤落紅
成地衣 遊蝶困乳鶯啼怨春春怎知日長早被酒禁
持那堪更別離

又

宮腰袅裊翠髮鬆夜堂深處逢無端銀燭殞秋風靈犀
浮暗通 更有限恨無窮星河沉曉空墮頭流水各西
東佳期如夢中

又

瀟湘門外水平鋪月寒征棹孤紅妝飲罷少踟躕有人
偷向隅 揮王飭酒真珠梨花春雨餘人人盡道斷腸
初那堪腸也無

又

相天風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虛麗譙吹罷小單于迢迢
清夜徂 鄉夢斷依魂孤峰嶸歲又除衡陽猶有鷹傳
書郴陽和隔無

滿庭芳三首 味茶

北苑研膏方圭圓璧萬里名動京關碎身粉骨功合上
凌煙尊俎風流戰勝春睡開拓愁邊纖纖捧香泉淺
乳金縷鷓鴣斑 相如方病酒一觴一詠賓有群賢使

扶起燈前醉玉顏山樓攬胸中萬卷遠傾動三峽詞源
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妝殘

又

此詞正少游所作人傳王觀撰非也

晚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方過還晴高臺芳樹飛燕蹴紅
英舞困輸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柳
低按小秦箏多情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漸酒
空金盞花困蓬瀛豆蔻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
關又疎煙淡日寂寞下燕城

又

茶詞

雅撫飛觴清談揮塵使君高會群賢密雲雙鳳初破繡
金團窠外爐烟似動開尊試一品香泉輕淘起香生王
乳雪瀲灩紫蘇圓嬌髮宜美盼雙拳翠袖穩步紅蓮坐
中客翻愁酒醒歌闌點上紗籠畫燭花驗弄月影當軒
頻相顧餘歡未盡欲去且留連

桃源憶故人

玉樓深鎖薄情種清夜悠悠誰共羞見枕衾鴛鴦風悶即
和衣擁無端畫角聲城動驚破一番新夢窓外月華
霜重聽徹梅花弄

淮海長短句卷中

淮海長短句卷下

秦觀少游

調笑令十首并詩

王昭君

詩曰

漢宮選女適單于明妃歛袂登輶車玉容寂寞花無主
顧影低回泣路隅行行漸入陰山路目送征鴻入雲去
獨抱琵琶恨更深漢宮不見空回顧

曲子

回顧漢宮路捍撥檀槽管對舞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
偷彈玉筋未央宮殿知何處目送征鴻南去

右一

樂昌公主

詩曰

金陵往昔帝王州樂昌公主第最風流一朝隋兵到江上
共抱恹恹去國愁越公萬騎鳴笳鼓劍擁王人天上去
空携破鏡望紅塵千古江楓籠簞路

曲子

簞路江楓古樓上吹簫人在不憂花半壁香塵汚往日
繁華何處鶯鶯歡新愛誰為主啼笑兩難分付

右二

崔徽

詩曰

蒲中有女號崔徽輕似南山翡翠兒使君當日最寵愛

坐中對客常擁持一見裴郎心似醉夜解羅衣與門吏
西門寺裏樂未央樂府至今歌翡翠

曲子

翡翠好容止誰使庸奴輕點綴裴郎一見心如醉笑裏
偷傳深意羅衣深夜與門吏暗結城西幽會

右三

無雙

詩曰

尚書有女名無雙蛾眉如畫學新妝伊家仙客最明俊
舅母唯只呼王郎尚書性日先曾許數載睽違今復遇
聞說襄江二十年當時未必輕相慕

曲子

相慕無雙女當日尚書先曾許王郎明俊神仙侶腸斷
別離情苦數年睽恨今復遇笑指襄江歸去

右四

灼灼

詩曰

錦城春暖花欲飛灼灼當庭舞柘枝相君上客河東秀
自言那得傍人知妾願身為梁上燕朝朝暮暮長相見
雲收月隨海沉沉淚滿紅綃寄腸斷

曲子

腸斷繡簾捲妾願身為梁上燕朝朝暮暮長相見莫遣
恩還情變紅綃粉淚知何限萬古空傳遺怨

右五

眇眇

詩曰

百尺樓高燕子飛樓上美人鬢翠眉將軍一去音容遠
只有年年舊燕歸春風昨夜來深院春色依然人不見
只餘明月照孤眠回望舊恩空戀戀

曲子

戀戀樓中燕燕子樓空春日晚將軍一去音容遠空鎖
樓中深怨春風重到人不見十二闌干倚遍

右六

崔鶯鶯

詩曰

崔家有女名鶯鶯未識春光先有情河橋兵亂依蕭寺
紅愁綠慘見張生張生一見春情重明月拂牆花影動
夜半紅娘擁抱來脉脉鶯鶯魂若春夢

曲子

春夢神仙洞冉冉拂墻花樹動西廂待月知誰共更覓
玉人情重紅娘深夜行雲送困鞦韆橫金鳳

右七

採蓮

詩曰

若耶溪邊天氣秋採蓮女兒溪岸頭笑隔荷花共人語
煙波渺渺蕩輕舟數般水調紅嬌晚掉轉舟回笑人遠
腸斷誰家遊冶郎盡日踟躕臨柳岸

曲子

柳岸水清淺笑折荷花呼女伴盈盈日照新妝面水調空傳幽怨扁舟日暮笑散遠對此令人腸斷

右八

煙中愁

詩曰

鑑湖樓閣與雲齊樓上女兒名阿溪十五能為綺麗句平生未解出幽閨謝郎巧思詩裁剪能使佳人動幽怨瓊枝璧月結芳期斗帳雙雙成春戀

曲子

春戀西湖岸湖高樓臺侵雲漢阿溪本是飛瓊伴風月朱扉斜掩謝郎巧思詩裁剪能動芳懷幽怨

右九

離魂記

詩曰

深閨女兒嬌復凝春愁春恨那復知舅兄雅有相拘意暗想花心臨別時離舟欲解春江暮冉冉香魂逐君去重來兩身復一身夢覺春風話心素

曲子

心素與誰語始信別離情最苦蘭舟欲解春江暮精爽隨君歸去異時携手重來處夢覺春風壓戶

右十

虞美人三首

高城望斷塵如霧不見臨驂處夕陽村外小灣頭只有柳花無數送歸舟瓊枝玉樹頻相見只恨離人遠欲

將幽恨寄青樓爭奈無情江水不西流

又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數亂山深處水縈回可惜一枝如畫為誰開輕寒細雨情何限不道春難管為君沉醉又何妨祇怕酒醒時候斷人腸

又

行行信馬橫塘畔烟水秋平岸綠荷多少夕陽中知為阿誰凝恨背西風紅妝艇子來何處蕩葉偷相顧鴛鴦驚起不無愁柳外一雙飛去却回頭

點絳脣二首 桃源

醉漾輕舟信流引到花深處塵緣相誤無計花間住烟水茫茫千里斜陽暮山無數亂紅如雨不記來時路

又

月轉烏啼畫堂宮徵生離恨美人愁悶不管羅衣褪清淚斑斑揮斷柔腸寸頃人問背燈偷搵拭盡殘妝粉

品令二首

幸自得一分索強教人難喚好好地惡了十來日恰而今較此不須管管管持教笑又又何須脫纖纖倚賴臉兒得人惜放軟頑道不得

又

掉又懼天然箇品格於中壓一簾兒下時把鞋兒踢語低低笑咭咭每每素樓相見見了無限憐惜人前強不欲沾沾識把不定臉兒赤

南歌子三首

玉漏迢迢盡銀潢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鐘
催起怕天明 臂上妝猶在襟間淚尚盈水邊燈火漸
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

又

秋髮香雲隊嬌眸水王裁月憐風恍為誰開天外不知
音耗百般猜 王露沾庭砌金風動瑤灰相看有似夢
初回只恐又拋人去幾時來

又

香墨凝華畫燕脂淡淡勻揉藍衫子杏黃裙獨倚玉關
無語點檀唇 人去空流水花飛半掩門亂山何處覓
行雲又是一鉤新月照黃昏

臨江仙二首

千里瀟湘接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
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 獨倚危樓情悄悄遙聞妃瑟
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又

髻子偎人嬌不整眼兒失睡微重尋再握樣早心忪斷
腸攜手何事太匆匆 不忍殘紅猶在臂離疑夢裡相
逢逢憐南埭上孤蓬夕陽流水紅滿淚痕中

好事近

夢中作

春路雨添花花化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
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轉旋碧石醉卧古藤陰下了
不知南北

東坡跋

供奉官莫君沔官湖南喜從遷愛蔣尤為呂元鈞所
稱又能誦少游事甚詳為予誦此詞至流涕乃錄本
使藏之

魯直跋少游好事近

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
句只今惟有賀方回

陳後山云今之詞手惟有秦七黃九謂淮海

山谷也然詞尚豐潤山谷特瘦健似非秦比
此在諸公非其至多出一時之興不自甚惜

故散落者多其風儻綺麗者流播人口獨見
傳錄蓋亦泰山毫芒耳字復舛誤頗為辨正

其有一二字不可校者不欲以臆見輒易存
闕文之意更俟善本正之

嘉靖己亥中秋日南湖張縱識